

紅樓夢

唐駘題





本書係曾瑤孫先生所贈

紅樓夢新序

紅樓夢因爲描寫的太迷離倘恍了，包含的事實也太繁複了，因此便惹起後人的許多猜測；不是說紅樓夢影射的是雍正奪嫡的那一回事，便是說林黛玉實在說的是董小宛。我也曾把這許多附會的紅學家做的作品仔細研究過；研究的結果，却得了一個結論。就是：『這許多附會的紅學家，大概都是生在清末，因爲那時種族革命的火燄，漸次增高；不怕死，肯實行的人，都去做了革命黨，拿着筆桿子的文人，眼見得甚麼民報革命軍這一類書籍很流行，便感覺到滿洲人有痛罵的必要，要罵又苦沒有資料，於是就來利用紅樓夢，說：林黛玉便是董小宛，賈寶玉便是清世祖；又說：賈寶玉便是康熙朝的廢太子胤礽』。其實，這些都是廢話，都不相干。不過那時節的幾位老先生，要達痛罵滿清的目的，不得已，把紅樓夢做手段罷了！我自信這個結論下得不錯，因爲這些附會的紅學家，都是近時人；有幾個現在還活着，却找不出光緒朝以前的文人，做過這種『勞而無功，其目的祇在罵滿清』的工作。本來思想，文學，藝術，都脫不了有時代做背景

的！

那麼，光宣以前，就沒有附會的紅學家了嗎？有！俞樾的小浮梅閒話說：

紅樓夢一書，世傳爲明珠之子而作；……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卽其人也。

再推向前，又有陳康祺的郎潛紀聞上說：

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衛所奉爲上客者也。

卽此一端，可見光宣以前，祇把紅樓夢當做影射明珠家事的作品；沒有後來那樣的紅樓夢，愈變愈玄；甚麼譏刺朝政咧，種族革命咧，說得紅樓夢幾乎一字一語，都有啞謎。

所以後來的附會紅學家，附會得越發利害；就是越發使人家懷疑，換一句語說，簡直是毫無價值，我以爲我們就是考證的功夫，也是白做的，這個地方，正該用那『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的那句老話。看完了那些附會紅學家的大議論，一笑丟開，也就完事！倒還是影射明珠家事的那一種傳說比較近情些。

我不說比較可靠，却說比較近情，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這一種傳說，也是附會

的，也都不可信！換句話說，就是不必信。不過比較後來的附會紅學家荒謬的程度，覺得不及些罷了。

我們看了紅樓夢知道賈寶玉這人的個性，是怎樣的呢？天性很聰明，可是不歡喜念書。模樣兒生得很俊，一天到晚，在女孩子隊裏廝混。他的祖母溺愛他，可是他的父親却不歡喜他。賈寶玉的個性，如是如是，我們再看一看納蘭成德如何呢？

徐乾學做的納蘭成德墓誌銘裏說：

容若性至孝，太傅——指明珠——嘗偶恙，日侍左右，衣不解帶，顏色黝黑。及愈，乃復初，太傅及夫人加餐，輒色喜，以告所親。友愛幼弟，弟或出，必遣親近僮僕護之，反必往視，以爲常。

韓荃的神道碑裏也說：

君性至孝，未闔門入直，必之太傅夫人所問安否，歸晚，亦如之。燠寒之節，寢善之宜，日候視以爲常。而其志尤在於守身不辱，保家亢宗，不僅以承顏色，娛口體爲孝也。

試思這可是賈寶玉辦得到的事？至於「守身不辱，保家亢宗，不僅以承顏色娛口體爲孝也，」這幾句話，簡直和賈寶玉的個性，枘鑿到了極處。雖說諛慕文章，照例是該歌功頌德的，可是這人是個強盜，做慕志銘做神道碑的朋友，至多只能抬高他做個小偷。『總不能說他是聖賢的！』所以添枝帶葉是有的，如若毫無影響，或竟把忤逆說成大孝，目不識丁說成通儒碩學，那個，大概也不至於吧？

我們再把納蘭成德的家世研究一下。徐乾學的墓志銘韓荃的神道碑都說：納蘭成德的始祖，叫做昆懇達爾漢，高祖叫做養汲弩，曾祖叫做金台什，那時是葉赫部的酋長，因爲降了明朝，所以和滿洲反抗，這金台什被清太祖殺掉的，——光緒帝的嗣母，同治帝的生母那拉氏，也姓葉赫，（就是有名的西太后）清朝好說是亡在那拉氏手裏的，有人便說他是爲金台什復仇咧。——祖父叫做倪迓韓，父親便是明珠。我們爲便利起見，替他列成一個世系表如下：

星憲達爾漢——（六傳至）——養汲弩

長子某

次子某

幼子金台什

長子某

次子倪迓韓——明珠——成德

我們再看一看紅樓夢上榮國府在世系表：

榮國公——賈代善

賈赦——賈璉

賈珠——賈蘭

賈政——寶玉

賈環

把這兩張世系表一比較，便知道兩家截然不同，萬不能併為一談。紅樓夢上說「代善去世，長子賈赦襲了官，又說皇上額外賜了賈政一個主事之職，令其入部學習，如今已陞了員外郎。」可見賈政的官，祇是一個員外郎，而明珠却是太子太傅，在康熙朝權勢赫奕，炙手可熱，和賈赦賈政的閒曹冷宦不同。再進一步，紅樓夢上說：「寶玉十五歲中了舉，便出家做和尚去了，至於成德却是十七歲（康熙辛亥）補的秀才，十八歲（壬

子)中的舉，十九歲(癸丑)中的會試，——胡適之說成德這一年中進士，錯了！——要應殿試了，湊巧那成德發起寒疾來，因此便歇了三年，直到丙辰年才應殿試，名次在二甲，賜進士出身，選授御前侍衛，三十一歲死，康熙帝爲之震悼，中使賜奠，卹典有加。徐乾學的墓誌銘裏這樣說：

年十七，補諸生貢，入太學，……明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會試中式，將廷對，患寒疾，……歲丙辰，應殿試，……各官咸嘆異焉。名在二甲，賜進士出身，……選授三等侍衛，……晉二等，尋晉一等，……上知其有文武才，非久且遷擢矣。嗚呼！孰意其七日不汗死也，

韓荻的神道碑又這樣說：

自少小已傑然見頭角，喜談書，有堂構志，……年十八九，聯舉京兆禮部試，又三年而當丙辰，廷對勁直，……一時驚嘆！……以二甲久次，選授三等侍衛，再遷至一等。

若使賈寶玉『喜讀書有堂構志』，肯考秀才考舉人考進士，那麼，他的父親，——

賈政——該歡喜他，何致於「不肖種種大受笞撻」呢？賈寶玉罵那些想借八股弋取功名的人做「祿蠹」；「這成德該被寶玉罵一聲「祿蠹」，」才是正理。若說成德便是寶玉，那未免也把寶玉當祿蠹，未免太滑稽了！

有人說：「紅樓夢上有林黛玉葬花的一回事，「葬花」兩字，前人的詩詞裏，是很少見的，獨有納蘭成德的詞中用過。而且納蘭成德的詞中，又屢用「紅樓」兩字。這就可以證明納蘭成德和紅樓夢的關係。」我道不然。「葬花」「紅樓」這種字面，在詩詞裏是習見的，紅樓兩字更多，若是定要牽扯到紅樓夢上去，未免太笨了！不信，我們再看一看成德的詞中，究竟有沒有和紅樓夢發生實在關係的可能。

成德詞中，用葬花兩字的，有一首金縷曲，題目是亡婦忌日有感，我如今把牠抄在下面：

金縷曲（亡婦忌日有感）

此恨何時已？滴空階，寒更雨歇，葬花天氣，三載悠悠魂夢香！是夢久應醒矣，料也覺人間無味，不及夜臺塵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釵鈿約，竟拋棄！重泉

若有雙魚寄，好知他，平來苦樂，與誰相倚？我自終宵成轉側，忍聽湘絃重理，待結個他生知己；還怕兩人都薄命，再緣慳，賸月零風裏，清淚盡，紙灰起！

再抄一首有『紅樓』兩個字的詞：

鷓鴣天

別緒如絲睡不成，那堪孤枕夢邊城；因聽紫塞三更雨，却憶紅樓夜半燈！書鴛重，恨分明，天將愁味釀多情，起來呵手封題處，偏到鴛鴦兩字冰。

我們若是把這兩首詞咀嚼一遍，便可以明白：『所有葬花紅樓等等字樣，不過是成德一時興到，隨意拉來做了詞料的，決不會與後來的紅樓夢，以及林黛玉葬花等等有關！』

所以『納蘭成德就是寶玉』這一種傳說，是無根據的，是不足信的。紅樓夢之所以成爲紅樓夢，我們祇能欣賞作者描寫的藝術，以及寶玉黛玉寶釵，這些人在紅樓夢中的個性。『風月寶鑑』是只能反照的，我却要說，讀紅樓夢，該從正面讀去，不要把

紅樓夢裏去，再蹈前人的覆轍，做那鑽到牛角尖裏去，越鑽越不得出路的工作！

化書社教我替他們新近標點的紅樓夢作序，限我三天交卷。其實我到了第四天

無奈爲時間所限，只得就此擱筆了。其餘的，只能等到再版的時候，再詳細地說；特地
在這裏向讀者道歉！

十八，四，十，張恂子，上海。



紅樓夢目錄

- 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 第二回……賈夫人仙逝揚州城……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 第三回……託內兄如海薦西賓……接外孫賈母憐孤女
- 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 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 第六回……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 第七回……送宮花賈璉戲熙鳳……赴家宴寶玉會秦鍾
- 第八回……賈寶玉奇緣識金鎖……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 第九回……訓劣子李貴承申飭……嗔頑童茗煙鬧書房
- 第十回……金寡婦貪利權受辱……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第十一回……慶壽辰甯府排家宴……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第十二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龍禁尉……王熙鳳協理甯國府

第十四回……林如海捐館揚州城……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第十五回……王鳳姐弄權鐵檻寺……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第十六回……賈元春才選鳳藻宮……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第十七回……園工竣試才題對額……疑心重負氣剪荷包

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王熙鳳正言彈妬意……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第二十一回……賢襲人嬌嗔箴寶玉……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第二十二回……聽曲文寶玉悟禪機……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7446
18
v.1

第二十四回……醉金剛輕財尚義俠……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魔魔法叔嫂逢五鬼……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第二十六回……蜂腰橋設言傳心事……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第二十七回……滴翠亭寶釵戲彩蝶……埋香冢黛玉泣殘紅

第二十八回……蔣玉函情贈茜香羅……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還禱福……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寶釵借扇機帶雙敲……椿齡畫蔷癡及局外

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第三十二回……訴肺腑心迷活寶玉……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第三十三回……手足眈眈小動唇舌……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第三十五回……白玉釧親嘗蓮葉羹……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第三十六回……繡鴛鴦夢兆絳芸軒……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 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 第三十八回……林瀟湘魁奪菊花詩……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 第三十九回……村老老是信口開河……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 第四十回……史太君兩宴大觀園……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 第四十一回……賈寶玉品茶權翠庵……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 第四十二回……蘅蕪君蘭言解疑癖……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 第四十三回……閒取樂偶攢金慶壽……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 第四十四回……變生不測鳳姐潑醋……喜出望外平兒理妝
- 第四十五回……金蘭契互剖金蘭語……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 第四十六回……尷尬人難免尷尬事……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 第四十七回……猷霸王調情遭苦打……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 第四十八回……濫情人情誤思游藝……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 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紅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臠

- 第五十回……蘆雪亭爭聯卽景詩……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 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編懷古詩……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 第五十二回……三俏平兒情掩蝦鬚燭……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 第五十三回……甯國府除夕祭宗詞……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 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陳腐舊套……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 第五十五回……辱親女愚妾爭閒氣……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 第五十六回……敏探春興利除宿弊……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 第五十七回……慧紫鵲情辭試莽玉……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 第五十八回……杏子陰假鳳泣虛凰……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 第五十九回……柳葉渚邊噙鴛叱燕……絳雲軒裏召將飛符
- 第六十回……茉莉粉替去薔薇硝……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 第六十一回……投鼠忌器寶玉瞞騙……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 第六十二回……憨湘雲醉眠芍藥裯……獸香菱情解石榴裙

- 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羣芳開夜宴……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 第六十四回……幽淑女悲題五美吟……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 第六十五回……賈二舍儉娶尤二姨……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 第六十六回……情小妹恥情歸地府……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 第六十七回……見土儀顰卿思故里……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 第六十八回……苦尤娘賺入大觀園……酸鳳姐哭鬧甯國府
- 第六十九回……弄小巧用借劍殺人……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 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 第七十一回……嫌隙人有心生嫌隙……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 第七十二回……王熙鳳恃強羞說病……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 第七十三回……傻丫頭誤拾繡春囊……懦小姐不問釁金鳳
- 第七十四回……惑姦讒抄檢大觀園……避嫌隙杜絕甯國府
- 第七十五回……開夜宴異兆發悲音……賞中秋新詞得佳識

- 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淒清……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 第七十七回……俏丫鬢抱屈天風流……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 第七十八回……老學士閒微媿嬾詞……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 第七十九回……薛文起悔娶河東吼……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 第八十回……美香菱屈受貪夫棒……王道士胡謔妬歸方
- 第八十一回……占旺相四美釣游魚……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 第八十二回……老學究講義警頑心……病瀟湘癡魂驚惡夢
- 第八十三回……省宮闈賈元妃染恙……鬧閨闈薛寶釵吞聲
- 第八十四回……試文字寶玉始提親……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 第八十五回……賈存周报陞郎中任……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 第八十六回……受私賄老官翻案牘……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 第八十七回……感秋聲撫琴悲往事……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 第八十八回……博庭歡寶玉讚孤兒……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 第八十九回……人亡物在公子填詞……蛇影杯弓釀脚絕粒
- 第九十回……失綿衣貧女耐嗽嘈……送菓品小郎驚巨測
- 第九十一回……縱淫心寶蟾工設計……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 第九十二回……評女傳巧姐慕賢良……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 第九十三回……甄家僕投靠賈家門……水月庵掀翻風月案
- 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賈母賞花妖……失通靈寶玉知奇禍
- 第九十五回……因訛成實元妃薨逝……以假混真寶玉瘋癲
- 第九十六回……瞞消息鳳姐設奇謀……洩機關釵兒迷本性
- 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斷癡情……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 第九十八回……苦絳珠魂歸離恨天……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 第九十九回……守官箴惡奴同破例……閔邸報老舅自擔驚
- 第一百回……破好事香菱結深恨……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 第一百一回……大觀園月夜警幽魂……散花寺神籤占異兆

- 第一百二回……甯國府骨肉病災侵……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 第一百三回……施毒計金桂自焚身……味真禪雨村空遇舊
- 第一百四回……醉金剛小鯁生大浪……癡公子餘痛觸前情
- 第一百五回……錦衣軍查抄甯國府……驢馬使彈劾平安州
- 第一百六回……王熙鳳致禍抱羞慚……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 第一百七回……散餘資賈母明大義……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 第一百八回……強歡笑蘅蕪慶生辰……死纏絲瀟湘聞鬼哭
- 第一百九回……候芳魂五兒承錯愛……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 第一百十回……史太君壽終歸地府……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 第一百十一回……鴛鴦女殉主登太虛……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 第一百十二回……活冤孽妙尼遭大劫……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 第一百十三回……懺宿冤鳳姐託村嫗……釋舊憾情婢感癡郎
- 第一百十四回……王熙鳳歷劫返金陵……甄應嘉蒙恩還玉粒

- 第一百十五回……惑偏私惜春矢素志……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 第一百十六回……得通靈幻境悟仙緣……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 第一百十七回……阻超凡佳人雙護玉……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 第一百十八回……挾微嫌舅兄欺弱女……警謎語妻妾諫癡人
- 第一百十九回……中鄉魁寶玉卻塵緣……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 第一百二十回……甄士隱詳說太虛情……賈雨村歸結石頭記

紅樓夢

楔子

『無才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風塵碌碌，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識見，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故當此蓬牖茅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况對着晨風夕月，階柳庭



花，更覺潤人筆墨。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把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甄士隱賈兩村云云；——

却說：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有個姑蘇城，城中閭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閭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旁住著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也推他爲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秉性恬淡，不以功名爲念，每日只以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爲樂，到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

一日，炎夏無事，士隱於書房閒坐，手倦拋書，伏几盹睡，不覺朦朧中走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此物，意

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千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家，又將造却歷世；但不知起於何處？落於何方？」那僧道：「此事說來好笑；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絳珠草」一株；那時這個石頭，因媧皇未用，却也落得逍遙自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那仙子知他有些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居住，就名他爲赤霞宮神瑛侍者；他卻常在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這株仙草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了草木之胎，得換人形，僅僅修成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飢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常說：『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若下世爲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還得過了。』因此一事，就幻出多少風流冤家，都要下凡，造歷幻緣，那絳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這石頭復還原處，你我何不將他仍帶到警幻仙子案前，給他挂了號；同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脫幾個

，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于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塵，猶未全集。」

却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位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間仙師所談因果，實是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能大開癡頑，備細一聞，弟子洗耳諦聽；稍能警醒，亦可免沈淪之苦。」

二仙笑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要不忘了我兩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機固不可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爲何？或可得見否？」那僧說：「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面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爲有處有還無！」

甄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能一聲霹靂，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

定睛看時，但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見奶媽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逗他頑耍；一面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癩頭跣足，那道跛足蓬頭，瘋瘋顛顛，揮霍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說：『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中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睬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轉身進去，隱隱聽得，那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路；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說：『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蹤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入必有來歷，很該問他一問；如今後悔，卻已晚了！」

這士隱正癡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的，走來了。——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

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內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爲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麼新聞？」士隱笑說：「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得很；賈兄來得正好，請入小齋，彼此俱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得忙起身謝道：「恕枉駕之罪，且請略坐，弟卽來奉陪。」雨村亦起身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裏雨村且翻弄詩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隨起身往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丫鬢，在那裏掐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卻也有動人之處，雨村已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鬢掐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這丫鬢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褻褻；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他，

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一定就是此人。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有回頭一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以爲這女子有意於他，便狂喜不禁；自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面前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

一日，到了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謂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恰值士隱走來，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獻舉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笙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把清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極！弟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了。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爲賀。雨村飲乾，忽歎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挂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進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那能得到！』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雖不才，「義利」二字，卻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捷，方不負兄之所學；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爲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北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分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薦書兩封，與雨村帶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爲寄身之地。因

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爲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

真是閑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士隱令家人霍啓，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啓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等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得霍啓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啓也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妙，再使幾個人去找尋，回來皆云：「影響全無——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顧性命；——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搆病，日日謂醫問卜。不想這日三月十五日，葫蘆廟中作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鍋火起，便燒着窗紙。——南方人家，俱用竹籬木壁，也是劫數應當如此，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挂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

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礫場了！只有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歎而已。與妻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盜賊蠶起，官兵勦捕；田莊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拆變了，攜了妻子與兩個丫鬢，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卻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拆變田產的銀子在身邊，拿出來託他隨便置買些房地，以爲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用半賺的，略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惜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做。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嚇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弄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到那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拓，麻鞋鶻衣，口內念着幾句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身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上都曉神仙好，

只有「嬌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癡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子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

道：「你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呢！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
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的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夙慧的，一
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注解出來何如？」道人
笑道：「你就請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牀！衰草枯楊，曾爲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

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堆白骨，今宵紅綃帳裏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裊，搶了過來背上，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哄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知此信，哭得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尋訪，那有音信？無奈何，只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鬢伏侍，主僕三人日夜做些針線，幫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每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

這日那甄家的大丫鬢，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

任了！」丫鬢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過去；到而大轎內，抬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丫鬢到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裏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嚷說：「本縣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嚇得目瞪口呆，忙出來陪笑啓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既是你的女婿，便帶了你去，面稟太爺便了。」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封家各各驚慌。不知何事？——至二更時分，封肅方回來；衆人忙問端的，原來：「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交；因在我家門首，看見嬌杏丫頭買線，只說「女婿移住此間，」所以來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歎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丟了；」太爺說「不妨。待我差人去，務必找尋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感傷。一夜無話。

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肅

，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衙內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贈與封肅，又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令其且自過活，以待訪尋女兒下落。

却說嬌杏那丫鬢——便是當年回顧雨村的——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奇緣，也是意想不到之事。誰知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載，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正是：——

「偶因一回顧，便爲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升了本縣太爺。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且恃才侮上，那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二年，便被上司參了一本，說他「性情狡猾，擯改禮儀；外沾清正之名，暗結虎狼之勢；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部文一到，本府各官，無不喜悅。那雨村雖十分慚恨，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所積宦囊，並家屬人等，送至原籍安頓妥當；却自己擔風袖月，遊

覽天下勝跡。

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方，聞得今年鹽政，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爲巡鹽御史。——到任未久。——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只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甲出身，雖係世祿之家，卻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雖有幾門，却與如海俱是堂族，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又於去歲亡了；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只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一見他生得聰明俊秀，也欲使他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歎。

且說雨村在旅店，偶感風寒，愈後又因盤費不繼，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爲息肩之地；偶遇兩個舊友，認得新鹽政。知他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遂將雨村薦進衙門去

。這女學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工課不限多寡，其餘不適兩個伴讀丫鬢；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養病。——看看又是一載有餘；不料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學生侍奉湯藥，守喪盡禮，過於哀慟；素本怯弱，因此舊症復發，有好些時不會上學。雨村閒居無事，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信步至一山環水漩，茂林修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牆垣朽敗；有額題曰「智通寺」。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各山大刹，到不會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一訪？」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裏煮飯；雨村見了，却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又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退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

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贊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爲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亦忙笑道：「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說：「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來了。」——今夜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

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到沒有什麼新聞；到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出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笑道：「榮國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門楣？」雨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卻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卻是同脈；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疏了。」子興歎道：「老先生休此說！如今的這

榮甯二府，也都蕭索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榮甯兩宅，入口也極多，如何便蕭索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甯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著圍牆一望，裏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嵒嶒軒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裏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蒼蔚溫潤之氣，那裏像個衰敗之家？」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甯榮兩宅，是最「教乎有方」的！」子興歎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甯國公，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甯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甯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

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他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了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驛；這位珍爺，也到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是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裏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了，把那甯國府，竟翻過來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裏。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界史侯的小姐爲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尙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爲人平靜中和，也不管理家務；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爲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卽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職，令其入部學習。如今現已升了員外郎。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末胎又生了一位小公子，

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裏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新聞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故而乃祖母愛如珍寶，那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喜歡，說他「將來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一般。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臭濁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岸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晁，周，程，朱，張，——皆應運而

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下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祚永運隆之日，太平無爲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爲「甘露」，爲「和氣」，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氣，不能洋溢於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中，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偶爾溢出者，值靈秀之氣，偶遇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如風，水，雷，電地中相過；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爲「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爲「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爲「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爲「逸士」「高人。」縱偶生於薄祚寒門，亦斷不至爲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駕馭，必爲奇優名倡。——如前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

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繙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候」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是革職以來，這兩年偏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也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他們兩家來往極親熱的；——至在下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榮貴，卻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到是個難得之館！——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啓蒙，卻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還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著我議書，我方能認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裏自己糊塗。」又常對著跟他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最爲要緊！若

使要說的時候，必用淨水香茶嗽了口方可；設若說錯，便要鑿牙穿眼的。」其暴虐頑劣，種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變了一個樣子。因此他合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的亂叫起來。後來聽得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什麼？莫不叫姐妹說情討饒，你豈不愧煞？」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痛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果覺疼得好些；湊得「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姐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爲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我所以辭了館出來的。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基業，從師友規勸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姐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也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因賢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爺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甯府珍爺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多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一個個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取，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

豔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排的，卻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證：目今你歸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手笑道：「是極！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寫字遇著「敏」字，亦減一二筆。我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爲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爲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子興歎道：「老姊妹三個，這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的東牀何如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個銜玉之子，又有長子所遺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子一個，到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何如？」——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次名賈璉，今已二十來歲了；親上做親，娶的是政爺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只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的——於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得！」

所以目今現在乃叔政老爺家住，幫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了令夫人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到退了一舍之地；模樣又極標致，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一個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這幾個人，只怕都是那「正」「邪」兩賦以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顧算別人的賬，你也喝一杯酒纔好。」雨村道：「只顧說話，就都吃了幾杯。」子興笑說：「說着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吃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爲不可。」於是二人起身，算還酒上。——方欲走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個喜信的。——」這原是紅樓夢全書敘述榮甯二府借着賈冷二人談話開端的「楔子」；以後方是正文。

紅樓夢 楔子



紅樓夢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故當此蓬牖茅椽，繩

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况對着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潤人筆墨；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書中間用「夢」「幻」……等字，卻是本書此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

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玩深有趣味。

卻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峯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相不凡，丰神迥異；來到青埂峯下，席地坐談。見着這塊鮮瑩明潔的石頭，且又縮成扇墜一般，甚屬可愛，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到也是個靈物了；只是沒有實在好處，須得再鑄上幾個字，使人人見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之

地，溫柔富貴之鄉，去走一遭。」石頭聽了大喜，因問：「不知可鐫何字？攜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畢，便袖了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

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下經過，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引登彼岸的一塊頑石：上面敍着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閒情，詩詞謎語，到還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後面又有一偈云：——

『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曉得這石頭有些來歷，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來，有些趣味，故鐫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

——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我縱然鈔去，也算不得一種奇書。」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癡？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到新鮮別致。況且那野史中，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豔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卽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亦可以噴飯下酒。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只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世消愁之際，把此一玩，不但洗了舊套，換新眼目，卻也省了些壽命筋力，不比那謀虛逐妄，我師意爲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大旨不過談情，亦只實錄其事，並無傷時淫穢之病，方從頭至尾，鈔寫回來，問世傳

奇。從此，空空道人遂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卽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

詩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石頭記緣起旣明，正不知那石頭上面記着何人何事？看官！請聽：按那直頭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有個姑蘇城；城中閭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閭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旁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也推他爲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秉性恬淡，不以功名爲念，每日只以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爲樂，到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

一日，炎夏無事，士隱於書房閒坐，手倦拋書，伏几盹睡，不覺臙腫中走至一處，

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尙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家，又將造劫歷世。但不知起於何處，落於何方？」那僧道：「此事說來好笑。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那時這個石頭，因媧皇未用，卻也落得逍遙自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那仙子知他有些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居住，就名他爲赤霞宮神瑛侍者。他卻常在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這株仙草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了草木之胎，得換人形，僅僅修成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饑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只因尙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常說：『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若下世爲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眼淚還他，也還得過了！』因此一事，就幻出多少冤家都要下凡，造歷幻緣；那絳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這石頭復還原處，你我何不將他仍帶到警幻仙子案前，給他掛了號，同這

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從來不聞有『還淚』之說！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塵，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

卻說甄士隱聽得明白，遂不禁向前施禮，笑問道：「二位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癡頑，備細一述，弟子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要不忘了我兩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機固不可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爲何？或可得見否？」那僧說：「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面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

甄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看時，但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見奶媽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粉得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引他頑耍一會，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癩頭跣足，那道跛足蓬頭——瘋瘋顛顛，揮霍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中作甚？』

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睬不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轉身欲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中念中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癡，菱花空對雪泔泔。』

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煙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路，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那僧號道，

「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蹤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入必有來歷，很該問他一問——如今後悔卻已晚了！」

這士隱正癡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的走了來。這賈雨村原是湖州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塞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爲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望，敢街市上有甚麼新聞麼？」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的很。賈兄來得正好，請入小齋，彼此俱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的忙起身謝道：「恕誑駕之罪；且請略坐，弟卽來奉陪。」雨村亦起身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

這裏雨村「翻弄詩籍解悶。忽聽得牕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來是

一個丫鬢在那裏掐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卻也有動人之處，雨村已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鬢掐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窮，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這丫鬢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他，只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一定就是此人了一——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一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以爲這女子有意於他，便狂喜不禁；自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到了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

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謂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頻添一段愁；悶來時斂額，行去幾回眸。』

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儔？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頭。』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櫝中求善價，釵於篋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期過譽如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

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獻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笙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清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極！弟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了，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爲賀。雨村飲乾，忽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掛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所能得到！』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雖不才，「義利」二字，卻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捷，方不負兄之所學。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爲處置，亦不枉兄之認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北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

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薦書兩封

，與雨村帶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爲寄身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爲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

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士隱令家人霍啓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啓因要小解，將便英蓮放在人家門檻上坐着。等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蹤影？急得霍啓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啓也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妙，再使幾個人去找尋，回來皆云，「全無影響。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顧性命。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遭疾，日日請醫問卜。不想這一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作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鍋火逸，便燒着紙窗。此方人家俱用竹籬木壁，也是劫數應當如此；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礫場了。只有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

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歎而已。與妻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盜賊蠹起，官兵勦捕，田莊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攜了妻子與兩個丫鬢，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卻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產的銀子在身邊，拿出來託他隨置買些房地，以爲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用半賺的，略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一二年，越發窮了。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做。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嚇，急忿怨痛，已有積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

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到那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拓，麻鞋鶻衣，口內念着幾句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身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

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呢！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夙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注解出來如何？』道人笑道：『你就請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爲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

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堆白骨，今宵紅綃帳裏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襖搶了過來背上，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哄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知此信，哭得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尋訪。那討音信？無奈何，只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鬢伏侍，主僕三人，日夜做些針線，幫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每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

這日，那甄家的大丫鬢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那丫鬢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過去；俄而大轎內抬着一個烏帽

猩烈的官府過去。丫鬢到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裏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

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嚷，說「本縣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嚇得目瞪口呆。

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卻說封肅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啓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既是你的女婿，便帶了你去面稟太爺便了。」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封家各各驚慌，不知何事。

至二更時，封肅方回來，衆人忙問端的。『原來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交；因在我家門首看見嬌杏丫頭買線，只說女婿移住此間，所以來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去了，太爺說，「不妨，待我差人去，務必找尋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感傷。一夜無話。

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便在女兒前一力攬掇，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衙內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贈與封肅；又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令其且自過活，以待訪尋女兒下落。

卻說嬌杏那丫鬢——便是當年回顧雨村的——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奇緣，也是意想不到的事。誰知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載，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正是：——

「偶因一回顧，便爲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縣太爺。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且恃才侮上，那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參了一本：說他性情狡猾，擅改禮儀；外沽清正之名，暗結虎狼之勢；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卽批革職。部文一到，本府各官，無不喜悅。那雨村雖十分漸愧，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嬉笑自若；交代

過公事，將歷年所積官囊並家屬人等送至原籍安頓妥當，卻自己擔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蹟。

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方，聞得今年鹽政，點得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爲巡鹽御史，到任未久。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遇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只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甲出身。雖係世祿之家，卻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雖有幾門，卻與如海俱是堂族，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又於去歲亡了；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知何之事。只嫡妻賈民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見他生得聰明俊秀，也欲使他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嘆。

且說兩村在旅店偶感風寒，愈後又因盤費不繼，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爲息肩之地；偶遇兩個舊友，認得新鹽政，知他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遂將兩村薦進衙門去。這

女學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上課不限多寡，其餘不過兩個伴讀丫鬢；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養病。看看又是一載有餘，不料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學生侍奉湯藥，守喪盡禮，過於哀慟，素本怯弱；因此，舊症復發，有好些時不會上學。雨村閒居無事，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

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景，信步至一山環水漩，茂林修竹之處，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牆垣朽敗；有額題曰「智通寺」；門旁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名山大刹，到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一訪？……」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鐘老僧在那裏煎飯。雨村見了，卻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又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退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

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贊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爲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歲年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敵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敵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笑道：『榮國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門楣？』雨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卻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卻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疏了。』子興嘆息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榮甯二府，也都蕭索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榮甯

兩宅，人口也極多，如何便蕭索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甯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着圍牆一望，裏面廳殿樓閣，也都還崢嶸軒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裏，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蒼蔚溫潤之氣：那裏像個衰敗之家？」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甯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甯國公，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甯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甯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

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他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纏。這位珍爺也倒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是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裏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了，把那甯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裏。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爲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尙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爲入平靜中和，也不管理家務；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爲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卽時令長子襲官，外間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職，令其入部學習；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裏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新聞異事不是

？」雨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愛如珍寶。那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同，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喜歡，說他將來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一般。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怪，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臭濁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岸然正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靡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晁；周，程，朱，張；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

明靈秀——天地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祚永運隆之日，太平無爲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爲甘露，爲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氣，不能洋溢於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中；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偶爾溢出者，值靈秀之氣偶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如風水雷電，地中相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爲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爲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爲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爲逸士高人；——縱偶生於薄祚寒門，亦斷不至爲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駕馭，必爲奇優名倡。如前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繙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

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處則公侯，敗則賊子？」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徧游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纔你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也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他門兩家，來往極親熱的。至在下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榮貴，却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到是個難得之館；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啓蒙，却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還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裏自己糊塗。」又常對着跟他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此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個寶號還要尊榮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最爲要緊。若使要說的時候，必用淨水香茶漱了口方可；設若說錯，便要鑿牙穿腮的。」其暴虐頑劣，種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明文雅，竟變了一個樣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

，他便「姊姊妹妹」的亂叫起來。後來聽得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姊妹』作什麼？莫不教姊妹們去說情討饒？你豈不愧煞！」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痛之時，只叫『姊姊』『妹妹』字樣，或可解痛，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果覺痛得好些，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姊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爲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我所以辭了館出來的。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基業，從師友規勸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也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爺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甯府珍爺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多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取；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豔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排的，却也是後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證：目今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卽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

訪可知。』兩村拍手笑道：『是極！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寫字遇着「敏」字亦減一二筆，我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爲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爲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過了！』子興嘆道：『老姊妹三個，這是極小的，又沒有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的東牀何如呢！』兩村道：『正是。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子，又有長子所遺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了一個，到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何如。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次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做親，娶的是政爺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的。於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得；所以目今現在乃叔政老爺家居住，幫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了令夫人之後，倒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到退了一舍之地。模樣又極標致，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一個男人萬不及一的！』兩村聽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幾個人，只怕都是那

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願算別人家的帳，你也吃一杯酒纔好。」雨村道：「只願說話，就多吃了幾杯。」子興笑道：「說着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卽多吃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爲不可。」於是二人起身，算還酒錢。方欲走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個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
要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託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憐孤女

卻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張如圭。他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裏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歡喜。忙忙敘了兩句，各自別去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即忙獻計：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而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

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尙未行。此刻正思送女進京。因向蒙教誨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弟已預籌之，修下薦書一封，託內兄務爲周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弟於內兄信中注明，不勞吾兄多慮。」

『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一家，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之流，故弟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卽弟亦不屑爲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於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又說：『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卽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

那女學生原不忍棄父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甚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黛玉聽了，方洒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

一日，到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了「宗姪」的名帖，至榮府門上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卽忙請入相會。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

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扶危，大有祖風；况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極力幫助。題奏之日，謀了一個復職。不上兩月，便選了金陵應天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這林黛玉常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僕婦，穿吃用度，已是不凡，何況今至其家？多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恥笑了去。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煙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美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勅造甯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卻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抬着走了一箭之遠，將轉彎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了四個衣帽周全的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抬着轎子，衆婆子步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又退了出去，衆婆子上前打起

轎籠，扶黛玉下了轎。林黛玉扶着婆子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台階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丫頭，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說道：「剛纔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於是三四人爭着打簾子。一面聽着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賈母抱住，攬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黛玉也哭個不休。衆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一拜見了。賈母道：「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初來，可以不必上學去。」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一個。

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媽並五六個丫鬢，擁着三位姑娘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沈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

鵝蛋臉兒，俊眼修眉；願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尙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妝束。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歸了坐位，丫鬢送上茶來，不過敘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女兒，所疼者獨有你母；今一旦先我而逝，不得見一面，教我怎不傷心！』說着，攜了黛玉的手，又哭起來。家人忙相勸慰，方略略止住。衆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弱不勝衣，卻有一段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來如此；從會吃飯時便吃藥到如今了。經過多少名醫，總未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記得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親，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這和尚瘋瘋癩癩，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裏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

一語未休，只聽後院中有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是斂聲屏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丫鬢，擁着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着赤金盤螭纓絡圈；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雲緞窄背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衆姊妹都忙告訴黛玉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曾識面，聽見他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叫做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物！我今日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

心頭，一刻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使用手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到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休再題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爲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攜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麼藥？在這裏不要想家；要什麼吃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爲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配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再叫人去拿罷。」熙鳳道：「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媽媽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舅去。維時，賈赦之妻邢氏忙

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孫女過去，到底便宜些。」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

那邢夫人答應了，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門前，早有衆小廝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邢夫人攜了黛玉坐上，衆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驃；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大門內，至儀門前，方下車來。邢夫人攜了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處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致，不似那邊的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好。及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妝麗服之姬妾丫鬢迎着。邢夫人讓黛玉坐下，一面令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來回說：「老爺說道：『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傷心，暫且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懷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裏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黛玉忙站起身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那夫人苦留吃過飯去，黛玉回答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遲去不恭，異

日再領，望舅母容諒。」邢夫人道：「這也罷了。」遂命兩個媽媽用方纜坐來的車子送了過去，於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衆人幾句，眼看着車去了，方回去。

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衆媽媽引着，便往東轉彎。走過一座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門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道方是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抬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鑿金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椅子。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鑿着銀子跡，道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蔭拜手書。」

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東邊的三間耳房內，於是老媽媽引黛

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鋪着猩紅洋毯，正面設着大紅金綫蟒引枕，秋香色金綫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窯美人觚，內插着時鮮花卉並茗碗，茶具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子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袱，底下四副脚踏；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說。老媽媽讓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卻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東邊椅上坐下，本房的丫鬢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了茶，打量這些丫鬢們妝飾衣裙，舉止行動，果與別家不同。

茶未吃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一個丫鬢走來，笑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媽媽聽了，於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上面堆着書籍，茶具；靠東面壁西設着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的彈花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乃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

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偶一頑笑，都有個儘讓的；但我最不放心的卻有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裏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裏還願去，尙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道了。你以後只不要睬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素聞母親說過：「有個內姪乃啣玉而生，頑劣異常，不喜語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是這位表兄，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說的，可是啣玉而生的這位表兄？在家時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性雖憨頑，說待姊妹們極好的。况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同一處，兄弟們自另院別室，豈有得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若姊妹們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事來；所以囑咐你別睬他。他嘴裏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都答應着。

忽見一個丫鬢來說：「老太太那裏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

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甬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廊抱廈廳；北邊立着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向這裏找他去。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說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纒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后院了，於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每和嫂子們左右不在這裏吃飯，你是客，原該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賈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左手第二，惜春右手第二。旁邊丫鬚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於案旁勸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鬚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飯畢，各各有丫鬚用小茶盤捧上茶來。

當日林家教女以惜福養身，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吃茶，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裏許多規矩，不似家中，亦只得隨和着些。接了茶，又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也漱了口。又

盥手畢，然後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什麼書，不過認幾個字罷了。』

一語未了，只聽外面一陣脚步響，丫鬮進來報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想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個憊懶人物；及至進來，原來是一個青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槍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綫；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膽，眼似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卽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纓絡，又有一根五色絲綫，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一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裏見過的？……何等眼熟！』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卽轉身去了。

一回再來時，已換了冠服。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

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脚；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卻難知其底細。後人有作西江月二詞批寶玉，極確。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爲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卻說賈母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早已看着了一

個妹妹，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來作揖。歸坐，細看形容，與衆不同：兩鬢似蹙非蹙籠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閒靜似嬌花照水，行動如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玉看罷，笑

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着面善，心裏倒像是舊相認識，恍若遠別重逢的一般。」賈母道笑：「好，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量一番，因問：「妹妹可會讀書？」黛玉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道：「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道：「何處出典？」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况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甚美？」探春笑道：「只恐又是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杜撰的太多，偏是我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有玉沒有，衆人都不解，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無，因答道：「我沒有；那玉亦是件罕物，豈能人人皆有？」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癡狂病來；摘下那玉，就很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人的高低不識，還說靈不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嚇的地下衆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攔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痕，泣

道：「家裏姊姊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這妹妹原有玉來的；因爲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你妹妹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玉——也是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媽知道了！」說着，便向丫鬢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也就不生別論了。

當下奶娘來問黛玉房舍，賈母便說：「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暖閣裏，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櫥裏；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櫥外牀上很妥當，何必又出來鬧你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錦被，般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己的奶娘王嬾嬾；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嬾嬾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將自己身邊兩個丫頭，名喚紫鵲，鸚哥的，與了黛玉。

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媽媽；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四五個灑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鬢。當下王嬭嬭與紫鵲等陪侍黛玉在碧紗櫺內；寶玉之乳母李嬭嬭並大丫頭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大牀上。

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姓花，又曾見前人詩句有「花氣襲人知晝暖」之句，遂回明賈母，卽更名襲人。這襲人有些癡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跟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着實憂鬱。

是晚，寶玉，李嬭已睡了，他見裏面黛玉，鵲哥等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悄的進來，笑問：「姑娘怎麼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炕沿上坐了。鵲哥笑道：「林姑娘在這裏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說：『今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病；倘或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所以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爲他這種行狀你多心傷感，只怕

你還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敍了一回，方纔安歇。

次早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遺來的兩個媳婦兒來說話的；雖黛玉不知原委，探春等卻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考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卻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卽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爲國子祭酒。族中男女，無不讀詩書者。至守中繼續以來，便謂女子無才便是德；故生了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列女傳使他讀讀，認得幾個字，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事蹟罷了；卻以紡績女紅爲要。因取名爲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於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聞不問；惟知侍親教子，外則陪伴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居於此，自有這幾個姑嫂相伴；除老父之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

如今且說賈雨村授了應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卽拘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丫頭，不想係拐子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主，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丫頭，無奈薛家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皆已逃走無蹤跡了；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求太老爺拘拿凶犯，以扶善良，存歿感激天恩不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等事！——打死了人，竟白白走了，拿不來的！」發簽差公人，立刻將凶犯家屬拿來拷問。只見案旁立着一個門子使眼色不令他發簽，雨村心下狐疑，只得停手。退堂至密室，令從人退去，只留此門子一人伏侍。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卻十分面善，一時想不起來。」門子笑道：「一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得當年葫蘆廟裏之事麼？」雨村大驚，方憶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裏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

投廟去修行，又耐不得寺院淒涼景况；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遂趁年紀尚輕，蓄了髮，充當門子。雨村那裏料得是他？便忙攜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因令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也。此係私室，但坐何妨？」這門子方告了坐，斜簽着坐了。雨村道：「方纔何故不令發簽？」這門子道：「老爺榮任到此，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爲「護官符」？」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從前的官府，都因碍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云：——

「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東海缺少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雨村尚未看完，忽聞傳點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忙具衣冠出去迎接。

有頓飯工夫，方回來問這門子，門子道：「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就是「豐年大雪」之「雪」；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卻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並這拐賣的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死的乃是一個小鄉紳之子，名喚馮淵；父母俱亡，又無兄弟，守着些薄產度日；年紀十八九歲，酷愛男風，不甚好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丫頭，立意買來作妾，設誓不近男色，也不再娶第二個了；所以鄭重其事，必待三日後方進門。誰知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銀子而逃；誰知又走不脫，兩家拿住，打了個半死，都不肯收銀，各要領人。那薛公子豈肯讓人的？便喝令下人動手，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拾回

去，三日竟死了。這薛公子原早擇下日子要上京去的；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如沒事一人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並非爲此而逃；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這且別說，老爺可知這被賣的丫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雨村駭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他自五歲被人拐去，卻如今纔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單拐的是幼女；養至十二三歲，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極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雖模樣出脫得齊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認得他。——但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痣，從胎裏帶來的。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說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取說；只說拐子是他親爹，因無錢還債，故賣的。我哄他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無可疑了。那日馮公子相見了，兌了銀子，因拐子醉了，英蓮自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纔令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又叫妻子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

丫鬢相看；况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裏頗過得，索性又最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略解些，自謂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了與薛家了！若賣與第二家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他「獸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尙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雨村聽了，亦嘆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上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到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爲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於一人；這正爲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判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了個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卽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個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的面？」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聖

上隆恩，起復委用，正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枉法？是實不忍爲的！」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言，「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爲君子？」依老爺這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爲妥。」雨村低了頭半日，方說：「依你怎麼樣呢？」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簽拿人。凶犯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不依，自然將薛家族人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只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係宿孽。今狹路相遇，原因了結。今薛蟠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而死。其禍皆由拐子某人而起。所拐之人，係某處某姓氏；除將拐子按法處治外，餘不略及……」等語。小人暗中囑託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自然不疑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了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有了銀子，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

不妥！我再等斟酌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也罷了。」二人計議已定。

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千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少，不過藉此欲得些燒埋之銀；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便疾忙修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之言寄去。此事皆由葫蘆廟內沙彌新門子所爲，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意。後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遠遠的充發了纒罷。

按下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至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略識幾個字，終日惟有鬥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上舊日情分，戶部掛個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

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嫺雅。當時他父親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書字爲念，只留心鍼黹，家計等事，好爲母親分憂代勞。近因今上崇尚詩禮，徵探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凡世宦名家之女，皆得報名達部，以備選擇爲公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爲才人贊善之職。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勢拐騙起來；京都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來，送妹待選；二來，望親；三來親自入都，銷算舊帳，再計新支；其實只爲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檢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起身，不想偏遇了那拐子賣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尋，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託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等，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他卻視爲兒戲；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

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母舅管轄，不能任意揮霍；如今陞出去，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咱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年來沒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咱們這次進京去，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舅處，或是你姨爹家，他們家的房舍極是寬敞些，咱們且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家裏自然忙亂起身。咱們這會子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舅雖陞了去，還有你姨娘家。况這幾年來，你舅舅姨娘家兩處，每每帶信捎書，接咱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姨娘家，未必不苦留我們。咱們且忙忙的收拾房子，豈不是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卻知道：守着舅舅姨母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各住，好任意施爲。你既如此，你自己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家姊妹們別了幾年，卻要廝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妹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而來。

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纔放了心；又見哥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門外下軍了。』喜的王夫人忙帶了人接出大廳來，將薛姨媽等接了進去。姊妹們暮年相見，悲喜交集，自不必說。敍了一番契闊，又引着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斷見過，又治席接風。薛蟠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庶務，在外住着，恐怕又要生事；咱們東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白空閒着，叫人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原要留住，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裏住下，大家親密些。』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住在外，恐薛蟠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卻，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願。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

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

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敘；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到也十分樂意——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欲在賈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誰知自此間住了，不上一月，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都是那些紈袴氣習，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則現在房長乃是賈珍，彼乃甯國府又現襲職，凡族中事，都是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事爲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著棋而已。况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這些子弟們，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而迎春，探春，惜春三個孫女，倒且靠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順，似漆如膠。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麗，人謂黛玉所不及。而寶釵行爲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深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與寶釵頑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忍之意，寶釵卻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况自天性所稟，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出一意，並無親疏遠近之別。如今與黛玉同處賈母房中坐臥，故略比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有求全之毀，

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爲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在房中獨自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回轉來。

因東邊甯府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具，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帶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是甯榮二府眷屬家宴，並無別樣新聞趣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陪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道：「我們這裏有幾間空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親向寶玉的奶娘丫鬢等道：『嬌氣姐姐們，請寶叔隨我這裏來。』」賈母素知秦氏是極妥當的人——生得嫵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是重孫媳婦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看見是一幅畫，貼在上面；人物固是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他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對聯，寫道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卽文章。』

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裏了，忙說：『快出去』

！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裏還不好？往那裏去呢——不然，往我屋裏去罷。」寶玉點頭微笑。有一嫵嫵說道：「那裏有個叔叔往姪兒媳婦房裏睡覺的禮？」秦氏笑道：「嗚嗚！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麼？上月你沒有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雖然和寶叔同年，兩個人若同站立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呢！」寶玉道：「我怎麼沒有見過他？你帶他來我瞧瞧。」衆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裏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

剛至房中，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寶玉便覺得眼錫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着趙飛燕立着舞的金盤；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大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陽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寶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寶玉含笑道：「這裏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的！」說着，親自展開了西施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於是衆奶媪伏侍寶玉臥

好了，欸欸散去；只留下襲人，秋紋，晴雯，麝月四個丫鬢爲伴。秦氏便吩咐小丫鬢們好生在檐下看着貓兒打架。

那寶玉纔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玉砌，綠樹清溪；真是人跡不逢，飛塵罕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裏過一生，雖然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先生刻責！……』

正胡思之間，聽見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寄言衆兒女：何必覓閒愁？』

寶玉聽了，是女兒的聲氣。歌音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個麗人來，蹁躑嫋娜，與凡人不同，有賦爲證：——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蘭麝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鬢；脣綻櫻頰兮，榴齒含香。盼纖腰之楚楚兮，風迴雪舞；耀珠翠之輝煌兮，』

，鴨綠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嘖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鬢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閃爍文章。愛彼之容貌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蕙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豔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

——應慚西子，實愧王嫱。奇矣哉！生於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若斯之美也！」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裏來？如今要往那裏去？我也不知這裏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遺響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日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壺，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可試隨我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

在何處，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副對聯，大書道：——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爲「古今之情」？何爲「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略領略。」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幾處寫着的是：「癡情司」，「結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

。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麼？」仙姑道：「此中各司，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簿冊。爾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裏肯依，復央之再三，警幻便看這司的匾，說：「也罷，就在此司內

略隨喜隨喜罷。」寶玉喜不能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寫着對聯云：——

「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爲誰妍？」

寶玉看了，便加感歎。

進入門中，只見有十數個大櫥，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有各省字樣。寶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的封我看，只見那邊櫥上封條大書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因問：「何爲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卽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爲正冊。」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裏，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個女孩兒。」警幻微笑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兩邊二櫥，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寶玉再看下首一櫥，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櫥，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冊櫥門開了，拿出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這首頁上畫的，既非人物，亦非山水，不過是水墨滌染，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幾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彩雲易散；心比天高，身爲下賤；風流靈巧招人怨。壽夭多因誹謗生，多情公子空牽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牀破蓆，也有幾句言詞道：——

『枉自溫柔順，空云似桂如蘭。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個，去開了副冊櫥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枝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致使芳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又不解，又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面畫着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釵；也有四句詩道：——

『可嘆停機德，誰憐詠絮才？玉帶林中掛，金釵雪裏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知他必不肯洩漏天機；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往後看時，只見畫着一張弓，弓上掛着一香櫛，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怎及初春景？虎兇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詩云：——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

後面又畫着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爲？襤褸之間父母違！展眼弔斜暉，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污泥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有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係由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閨花柳質，一載赴黃梁！』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裏面有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妝。

可憐繡戶侯長女，獨臥青燈古佛旁！』

後面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雙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裏訪續，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家亡莫論親；偶因濟劉氏，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旁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妬，枉與他人作笑談。』

詩後又畫一座高樓，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造孽開端實在甯。』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洩漏天機，便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珠簾繡幕，畫棟雕簷，說不盡的「光搖朱戶金鋪地，雪照瓊樓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好個所在。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

一言未了，只見房中走出幾個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嬌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何貴客，忙的接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個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引了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寶玉聽如此說，便嚇得欲退不能，果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攔住寶玉的手，向衆姊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來，適從甯府經過，偶遇榮甯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弈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性情怪謔；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

可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得使彼跳出迷人圈子，入於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中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尙未覺悟；故引彼再到此處，令其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未可知也。」說畢，攜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不知所聞何物，寶玉遂不住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中所無，爾何能知？此係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爲「羣芳髓」。寶玉聽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座，小鬟捧上茶來。寶玉自覺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於放春山遺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絨，奩間時漬粉污；壁上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無可奈何天。」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癡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鬟來調桌安椅，擺設酒饌，真是

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說那餽饌之盛。寶玉因此酒香冽異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麩，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爲「萬豔同杯」。寶玉稱賞不迭。

飲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

方歌了一句，警幻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別，又有南北九宮之調；此或詠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曲，反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鬟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過來，一面目視其文，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

「開闢鴻濛，誰爲情種？都只爲風月情濃，奈何天，傷

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誤——『都道是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士水晶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枉凝眉——『一個是閨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話？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秋，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卻說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未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淒婉，竟能消魂醉魄；因此也不問其原委，也不究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恨無常——『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芳魂銷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裏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

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襖襟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嘶配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少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羶，視綺羅俗厭；卻不知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可歎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達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璧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蕩貪歡媾；覷着那侯門豔質同蒲柳，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嘆芳魂豔魄，一載蕩悠悠！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那清
天和。說什麼天上天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挨過？則見那
，白楊村裏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着，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
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
方寶樹喚婆娑，上結着長生菓。」

聰明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
空靈。家富人甯，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
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如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
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幸娘親，積得陰功
。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很舅奸兄！正是乘除加
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裏恩情，更那堪夢裏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

題，繡帳鴛衾；只這戴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陽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懸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留得個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笑裘纓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甯，宿孽總因情！』

飛鳥各投林——『爲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微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歌畢，還又歌副曲。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嘆：『癡兒竟尙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臥。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繡閣

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艷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嫵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煙霞，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爲解；又以情而不淫作案：皆此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卽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旣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寶玉聽了，嚇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於讀書，家父母尙每垂訓飭，那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尙幼，不知「淫」爲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享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爲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爲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旣遇令祖甯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爲我閨閣增光，而見棄於世道；故引子前來，醉以美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

可卿者，許配於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略領些仙閣幻境之風光尙然如此，何況塵世之情景哉？而今而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寶玉入中，將門掩上自去。

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然至一個所在：但見荆榛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說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寶玉忙止步問題：「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卽「迷津」也！深有萬丈，遙且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聽「迷津」內響如雷聲，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嚇得寶玉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攏衆丫鬢，忙上來攙住，叫寶玉：「別怕！我們在這裏！」

卻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着貓兒狗兒打架，忽聞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

名，因納問道：『我的小名，這裏從無人知道，他如何知得，在夢中叫將出來？……』
正在不解，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卻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在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喝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剛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冷一片粘濕，嚇的忙伸出手來，問道：「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近年也漸省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使覺察了一半，不覺也羞得紅漲了臉；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了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過晚飯，過這邊來。襲人趁衆奶娘丫鬟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道：「好姐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襲人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裏弄出來的那些髒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知了。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

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與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自知係賈母將他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爲越理，遂和寶玉偷試了一番，幸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與別個不同，襲人待寶玉越發盡職，暫且別無話說。

按榮府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個入寫起方妙；卻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倒還是個頭緒。

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其祖上曾做道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知也。自其祖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管，狗兒遂將

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幫着女兒女婿過活起來。

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老看不過，乃勸道：「姑爺，你別噏着我多嘴：噏們村莊人家，那一個不是老老成成，守着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託着那老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定。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有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噏們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徧地皆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罷了！在家跳踢，也不中用的。」狗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炕頭上坐着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去不成？」劉老老說道：「誰叫你打劫去呢？也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就會自己跑到噏們家裏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老老道：「這倒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噏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倒替你們想出一

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疎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嚙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一好點心，拔一根寒毛，比嚙們的腰還壯呢！」劉氏一旁接口道：「你老說得是！你我這樣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性重，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老老既如此說，況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試風頭看？」劉老老道：「嗚噯！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道：「不妨，我教你個法兒：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本極好的。」劉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說不

得的了：你又是個男人，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也難賣頭賣脚去；倒還是捨了我這副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有益。」當晚計議已定。

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逛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至甯榮街來。至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老老便不敢過去；且揮揮衣服，又教板兒幾句話，然後蹭到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凸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挨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了他一回，便問：「是那裏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睬他；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在那牆腳下等着；一會子，他們家裏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誤了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老老道：「那周大爺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卻在家裏。你從這邊繞到後街門上找就是了。」劉老老謝了，遂攜着板兒繞到後門上。

只見門上歇着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食的，也有賣頑耍的物件的——鬧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裏厮鬧，劉老老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裏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位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引着劉老老進了後院，至一院牆邊，指道：「這就是他家。」忙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老老迎上來，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老老，你好呀？你說說，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裏坐。」劉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一貴人多忘事，那裏還記得我們？」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倒了了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着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卻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

己的體面，便笑說：「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個正佛裏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卻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裏都是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帶着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只因你老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與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們這裏，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了。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內姪女兒，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

「劉老老聽了，納罕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的！——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了他？』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有客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甯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的一面，纔不枉走這一遭兒。』劉老老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說：『老老說那裏話來？俗話說的：『自己方便，與人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兒，那裏費我什麼事？』說着，便喚小丫頭去到廳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裏擺了飯沒有。小丫頭去了，這裏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見難得的！』周

瑞家的聽了道：『嘻！我的老老，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卻比別人都大呢。如今出跳得美人一般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回來你見了，就知道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嚴了些。』說着，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裏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周瑞家的聽了，忙起身催着劉老老快走，『這一下來吃飯，是個空兒，咱們先等着去。若遲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整頓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

先至倒廳，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在那裏，略等一等，自己先過影壁。走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來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等奶奶下來，我細細回明，諒奶奶也不責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個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裏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方出去領了他們進來。上了正房台階，小丫頭打起了猩紅氈簾，繞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

何氣味，身子便似在雲端裏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暈目眩；劉老老此時點頭咂嘴念佛而已。於是引他到東邊這間屋裏，乃是賈璉的大女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老老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座。劉老老見平兒徧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得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丫頭。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們倒上茶來吃了。

劉老老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羅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懸墜着一個秤錘般一物，卻不住亂晃。劉老老心中想着：「這是什麼東西？有煞用呢？……」正歎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嚇了一跳；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說道：「老老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說着，迎出去了。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個婦人的衣襟悉索，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着大紅漆捧盒進

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了聲「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幾人。

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擺列，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略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劉老老一巴掌打了開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老老會意，於是帶着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會，方蹭到這邊屋內。只見門外銅鈎上懸着大紅灑花軟簾，南牕下是炕，炕上大紅條氈；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心綫閃緞大坐褥，旁邊有銀唾盒。那鳳姐家常戴着紫貂昭君套，圍着那攢珠勒子，穿着桃紅灑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豔，端端正正坐在那裏；手內拿着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着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個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的灰，慢慢的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立在面前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老老已是在地下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攬着不拜罷。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

是甚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老老了。」鳳姐點頭。劉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便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人家棄厭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裏沒有人似的。」劉老老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在這裏，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教人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做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二門子親窮呢！」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去了。

這裏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了幾句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兒，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裏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要緊的，你就帶進來。」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問了，沒什麼要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閒，二奶奶陪着便一樣的

，多謝費心。想着白來逛逛呢，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

劉老老道：「也沒甚說的；不過是來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情分。周瑞的家
的便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
面遞眼色與劉老老。劉老老會意，未語先飛紅了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爲何來，只得
忍恥道：『論理，今日初次見姑奶奶，卻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裏來，少不
得說了——』」

剛說到這裏，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裏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止道：『
劉老老，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蔡大爺在那裏呢？』只聽一路靴子腳響，進來了
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矢矯，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老老此時，坐不
是，立不是，藏沒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這是我姪兒。』劉老老方扭扭捏捏
，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嬪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嬪子的那
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去略擺一擺，就送過來的。』鳳姐道：『遲了一
日。昨兒已給了人了。』賈蓉聽說，便嘻嘻的笑着，在炕沿子上下個半跪，道：『嬪子

若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嬪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你們那裏也放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東西纔罷；一見了，就要想拿去。」賈蓉笑道：「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壞一點，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鑰匙，傳幾個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

這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轉回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方慢慢退出。

這劉老老身心方安，便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不爲別的，只因他爹娘在家裏鄉吃的也沒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裏怎麼教你的？打發咱們來作煞事的？只顧吃菓子呢！」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知可用

了早飯沒有呢？」劉老老忙道：「一早就往這裏趕咧，那裏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那邊屋裏，過來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屋裏來。

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道：「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是當初他們的祖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因連了宗的。這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卻也從沒空過的；今來瞧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不可簡慢了他。使有什麼話說，叫二奶奶裁度着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

說話間，劉老老已吃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齶唇咂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了，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也知道了。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中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是有的；况我接着管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面看着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大的難處，說與人也未必信呢。今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兒向我張口，怎好教你空手回去？可巧昨兒

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還沒動呢；你不嫌少，且先拿了去用罷。」那劉老老先聽見告艱苦，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絕他二十兩銀子，喜得眉開眼笑，道：「我們也知艱難的；但俗語道：『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些。』憑他怎麼，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呢！」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睬，叫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老老跟前，鳳姐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走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麼見了他倒不會說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樣姪兒來了？」劉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愛還愛不過來，那裏還說得上話兒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家中坐了片刻。劉老老留下一塊銀與周瑞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呢，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裏，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

紅樓夢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未知劉老老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赴家宴寶玉會秦鍾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老老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丫鬢們，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出東角門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鬢金釧兒和那一個纔留了頭髮的小女孩兒，站在臺磯上頑。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來回，因向內努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話。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裏間來；只見薛寶釵家常打扮，頭上只挽着髻兒，坐在炕裏邊，伏在小炕几上同丫鬢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裏來，寶釵便放下筆，轉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道，『姑娘好？』一面炕沿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裏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天，所

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請個大夫認真醫治。小小的年紀倒作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笑道：「再不要提起！爲這病根，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藥，花了多少錢，總不見一點效驗！後來還虧了一個癩頭和尚，專治無名之病；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裏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健壯，還不相干；若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裏弄來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這倒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甚麼「海上方」？姑娘說了，我們也好記着，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事的。」寶釵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這方，真真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概都有限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曬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笑道：「噯！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工夫！倘或雨水這日不下雨，可又怎麼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裏有這樣可巧的

雨？也只好再等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罐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拏出來吃一九，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呵彌陀佛！真巧真死了人！等十年都未必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本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麼樣？」寶釵道：「也不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九也就罷了。」

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道：「誰在這裏？」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便回了劉老老之事。略等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去，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種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簾櫳響處，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丫頭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甚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裏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兒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裏頭作的新鮮花樣兒，堆

紗花十二枝。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二枝。下剩六枝，送林姑娘二枝；那四枝給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寶丫頭戴也罷了，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寶丫頭古怪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裏曬日陽，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時常說的，臨上京時買的，爲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丫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他？」

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這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咱們東府裏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釧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裏？」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裏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爲嘆息，感傷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來。

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多，一處擠着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

卻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抱廈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裏來。只見幾個小丫頭兒都在抱廈內聽呼喚默坐；迎春的丫鬢司棋與探春的丫鬢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裏都捧着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遂進房內，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鬢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房裏，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鬢們道：『在那屋裏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邊屋裏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兩個一處頑笑。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裏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可巧兒又送了花來；若剃了頭，卻把這花戴在那裏？』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鬢入畫來收了。周瑞家的因問智能：『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刺」，那裏去了？』智能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余老爺府裏去了；叫我在這裏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說，『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

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着。」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就是爲這事了。」

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會，便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執後窗下過，越西花牆，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的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裏去。周瑞家的會意，忙的躡手躡脚的往東邊房裏來，只見奶子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問奶子：「姐兒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搖頭兒。正問着，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卻有賈璉的聲音；接着房門響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進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送花來。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裏拿出兩枝來，先叫彩明來，吩咐他送到那邊府裏給小蓉大奶奶戴；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

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的女兒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說：「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裏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

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的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裏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嗚！今兒偏生來了個劉老老；我自己多事，爲他跑了半日。這會子被姨太太看見了，叫送這幾枝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完呢。你這會子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倒會猜着！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因前兒多吃了幾杯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裏，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且家去等我。我送這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家來。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這有什麼忙的？』他女兒聽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的，就急得這樣的！』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

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裏，卻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來與姑娘戴。』寶玉聽說，便說：『什麼花？拿來

與我看。』一面便伸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兩枝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的？』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寶玉問道：『周姐姐，你作甚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裏，我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寶玉道：『寶姐姐在家作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丫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娘娘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麼病，吃什麼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裏回來，也着了些涼，改日再親來。』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

原來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日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燈時，鳳姐已卸了妝，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咱們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交給他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點頭。鳳姐又道

：『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着，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問我？』鳳姐又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逛逛，明日倒沒有什麼事。』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他的心，倒該過去走走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紈，迎，探等姊妹們，亦各定省畢，各歸房無話。

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逛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換了衣裳，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甯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侍妾丫鬢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攜了寶玉，同入上房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便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麼？拿什麼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應，幾個媳婦先笑道：『二奶奶今日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你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麼？』尤氏道：『今日出城請老爺爺安去了。』又道：

可是你怪悶的坐在這裏，何不出去逛逛？」秦氏笑道：「上回寶叔要見我兄弟，今兒巧來了；想在書房裏，寶叔何不去瞧一瞧？」寶玉卽下炕要走。尤氏便吩咐人小心跟着，「別委曲着他，倒比不得跟着老太太過來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着，何不請進這小爺來？我也見見。難道我是見不得他的？」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咱們家的孩子，胡打海摔跌慣了的；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不像你這「潑辣貨」形像，倒要被你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我不笑話就罷。」竟叫：「快領去。」賈蓉道：「他生得靚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嬌子見了沒得生氣。」鳳姐笑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給你一頓嘴巴子！」賈蓉笑道：「我不敢強，就帶他來。」

一會兒，果然帶了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靚腆含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攬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旁坐下，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叫「秦鍾」。早有鳳姐跟的丫鬚

媳婦們看見鳳姐初見秦鍾，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鏢子，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還說「太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鍾二人，隨便起坐說話。

那寶玉自一見秦鍾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獸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豬癩狗了！可恨我爲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啻遭我荼毒了！……」秦鍾自見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羣；更兼金冠繡服，艷婢嬌童；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那能與他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界上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寶玉又問他議什麼書。秦鍾見問，便依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發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果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果子擺在

裏間小炕上，我們那裏坐下，省得鬧你們。」於是二人進裏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果酒；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睬他；他雖靦腆，卻性子倔强，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

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么？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間；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事。秦鍾因言：「業師於去歲辭館，家父年紀老了，有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尙未議及延師，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己爲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道：「正是呢！我們家卻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親戚子弟，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着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裏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幾天，遂暫且躲攔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

事？」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裏的義學倒好，原要來和這裏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裏又事忙，不便爲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咱們回來先告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嫂。今日你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稟明了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會牌。算帳時，卻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吃了晚飯。

因天黑了，尤氏說：「派兩個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得家裏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着老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裏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卻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水，得

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看待。如今誰肯難爲她？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好酒，喝醉了無人不罵。我嘗說給管事的：以後不要派他差事，只當他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何不遠遠的打發他到壓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衆媳婦們說：「伺候齊了。」鳳姐也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

尤氏等送至大廳，只見燈火輝煌，衆小廝們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好差事，派了別人；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些！二十年頭裏的焦大太爺眼裏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們！」正罵得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衆人喝他不住，賈蓉忍不得便罵了幾句，叫人細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那焦大那裏有賈蓉在眼裏，反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

——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能够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還不早些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留在家裏，豈不是害？親友知道，豈非笑話？咱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是了。」衆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個，揪翻綑倒，拖往馬圈裏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部說出來，亂嚷亂叫，說：「我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雞戲狗，爬灰的爬灰，養小叔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肱膊拆了，往袖子裏藏！」」衆小廝見他說出來的話有天沒日的，唬得魂飛魄喪，便把他綑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遙遙聽得，都裝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是什麼？」」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裏胡謔！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倒細問！等我回了太太，仔細搥你！」嚇得寶玉連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些話了！」」鳳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咱們回了老太太

太，打發人家學裏說明了，請了秦鍾，家學裏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來。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衆人，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約秦鍾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一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實稱讚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旁幫着說，『改日秦鍾還來拜老祖宗呢！』說得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高年，卻極有興頭。至後日，尤氏來請，遂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靜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而罷。

卻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又恐攪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擾；又恐遇他父親，更爲不妥；甯可繞遠者而去。當下衆媽媽丫鬚，伺候他換衣服

；見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媽媽丫鬢，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裏邊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轉北繞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趕上來笑着，一個抱住腰，一個攜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做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好。嘮叨了半日，纔走開。老媽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往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裏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彎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房的頭目，名喚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七個人，從帳房裏出來。一見寶玉走來，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趕來打千兒，請寶玉的安，寶玉忙含笑拉他起來。衆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處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

閒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屋裏來，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鬢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住他，抱入懷中，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爲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倒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裏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裏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裏比這裏暖和，你那裏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玉聽了，忙下炕來。

至裏間門前，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綢軟簾，寶玉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綫，頭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髻兒，蜜合色綿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綾錦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多謝記掛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卽令鶯兒倒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又問別的姊妹們安；一

面看寶玉頭上戴着累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捧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纓，頂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地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兒倒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頂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着。

看官們：須知道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頑石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幻來新舊臭皮囊。

須知運敗金無彩，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

那頑石亦會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正面乃「通靈寶玉，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反面乃「除邪祟，二療冤疾，三知禍福」等字。

寶釵看畢，又從先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裏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念

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裏發歎作什麼？』鶯兒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倒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央道：『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鑿上了，所以天天帶着；不然，沈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裏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摘將出來。寶玉忙托着鎖看時，是金鎖讚語；果然一面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識：正面「不離不棄」四字；反面「芳齡永繼」四字。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倒與我的是一對兒？』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鑿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裏來。寶玉此時與寶釵相近，只聞一陣香氣，不知是何氣味，遂聞：『姐姐熏的是何香？我竟從未聞過這氣味兒。』寶釵笑道：『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煙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是甚麼香？』寶釵想了

一想，說：『是了；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冷香丸」，這樣好聞？姐姐給我一丸嘗嘗。』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丸藥也要混吃的。』

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擺擺的來了。一見寶玉，便笑道：『噯呀！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齊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如此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來了，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襟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子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你就該去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媽李嬾嬾因說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早晚的；就在這那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媽那裏擺茶果呢。我叫丫鬢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了，李嬾嬾出去，命小廝們都散了。

這裏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留他們吃茶。因寶玉誇前日在那邊府裏珍大嫂子

那裏吃的好鵝掌鴨信，薛姨媽連忙把自己糟的取來與他嘗。寶玉笑道：『這個須要酒方好。』薛姨媽便命人灌了上等的酒來。李嬾嬾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了。』寶玉笑央道：『嬾嬾，我只喝一杯。』李嬾嬾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給了你一口酒吃，弄送得我挨了兩日的罵！姨太太不知：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賠在裏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策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頭來，『讓你奶奶也去吃杯，搪搪寒氣。』那李嬾嬾聽如此說，只得且和衆人吃酒去。

這裏寶玉又說：『不必燙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搜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改了？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燙來

方飲。黛玉磕着瓜子兒，只管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丫鬢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爲他費心。那裏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鵑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的比聖旨還快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覆之詞，只嘻嘻的笑一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睬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單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裏；倘或在別人家，豈不要惱的？難道看得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巴巴兒的，從家裏送個手爐來，不說丫頭們太小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有這些心。」

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嬾嬾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那心甜意洽之時，又兼姐妹們說說笑笑的，那裏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好嬾嬾！我再吃兩杯，就不吃了。」李嬾嬾道：「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隄防着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

中大不自在，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黛玉忙說：『別掃了大家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個嫵嫵！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悄推寶玉，使他賭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囁說：『別理那老貨！咱們只管樂嚼們的！』那李嫵也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勸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爲什麼助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嫵嫵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裏多吃了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裏是外人，不當在這裏的，也未可知！』李嫵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我這話算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擗，說道：『真真這個顰丫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裏，沒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裏，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我睡罷。』因命再燙些酒來，『我來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嫵因吩咐小丫頭：『你們在這裏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兒多吃了。』說着，便家去了。

這裏雖還有兩三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嬾嬾走了，也都悄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兩個小丫頭，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筍雞皮湯，寶玉痛喝了幾碗，又吃了半碗多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醞醞的吃了幾碗茶，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人，也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咱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梗把頭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毡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了，罷了。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戴過？』——讓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過來，我與你戴罷。』寶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冠兒，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顛巍巍露於笠外。整理已畢，端詳了一會，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略等等。』寶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丫頭們跟着也彀了。』薛姨媽不放心，吩咐兩個婦女跟着，送了他

兄妹們去。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

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中歇着，不許再出了，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奶子怎麼不見？」衆人不敢直說他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又出去了。」寶玉跟賈母回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好。叫我研了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這一天，快來給我寫完了這些墨纔罷！」寶玉方纔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個字在那裏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裏過那府裏去，囑咐我貼在門斗兒上的。我生怕別人貼壞了，親自爬高上梯，貼了半日，這會兒還凍得手僵呢！」寶玉道：「我倒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便伸手攜着晴雯的手，同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

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見是「絳芸軒」三字，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得這樣好法！明兒也替我

寫個匾。」寶玉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裏間炕上努嘴。寶玉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着，寶玉笑道：「好，太睡早了些。」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邊吃早飯，有一碟兒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和珍大奶奶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曾見麼？」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來，我便知道是我的；偏纔吃了飯，就攔在那裏。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去給我孫子吃罷。」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說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還讓林妹妹吃茶，衆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盞茶，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斟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斟上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他要嘗嘗，就給他吃了去。」寶玉聽了，將手中杯子順手往地下一擲，豁瑯一聲，打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樣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慣的比祖宗還大！攆了出去，大家乾淨！」說着，立刻便要去回賈母攆他乳母。

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是故意裝睡，引寶玉來惱他頑耍。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也還可以不必起來；後來捧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勸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都願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待你。」寶玉聽了，方無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纏綿，眉眼愈加餹澀，忙伏待他睡下。襲人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手帕包好，擡在褥子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頸子。那寶玉到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奶奶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又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

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鍾來拜，寶玉忙接出來，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標致，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愛秦氏，見了秦鍾是這樣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

遠，或一時寒熱不便，只管住在我這裏；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不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家稟知他父親。

他父親秦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卿；長大時，生得形容嫵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秦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回南，在家溫習舊課，正要與賈親家商議，附往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賈代儒，——現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澀，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少了拿不出來；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拼西湊，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贖見禮；帶了秦鍾，到代儒家來拜見；然後聽寶玉揀好日子，一同入塾。

至塾中之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煙鬧書房

話說秦鍾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未起，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牀沿上發悶；見寶玉醒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裏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書的時節想着家，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强，那功課甯可少些；一則食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裏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裏有人照顧。脚爐手爐的炭也

交出去了，你可逼着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我出外頭，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裏，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耍纔好。」說着，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

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出來請安，回說上學裏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髒了我這地，靠髒了我這門！」衆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罷，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媽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裏，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開一開，先揭了你的皮，再

和那長進的算帳！」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磕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鬨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虛應故事而已！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道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念；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

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揮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會？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曲，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妝，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勝叨了半日，方撒身去。

了。黛玉又忙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

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不能延師者，卽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爲族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

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兼之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己重孫一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裏便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己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鍾悄說：「咱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况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也只得混着亂叫起來。

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多人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靦腆溫柔，未語先面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

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裏你言我語，詬誶謠譏，佈滿書房內外。

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禮物與賈代儒，卻不會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這想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名姓，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他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一叫玉愛。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於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纏綿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入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卻八目勾留，或設言託意，或詠桑寓柳，遙以心照；卻外面爲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他們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要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

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鍾趁此和香憐
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裏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
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顧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
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
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誰許你們這
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咱們一聲兒
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
？」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
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忿，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無故欺負他兩
個。

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
又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去管約，反「助紂爲虐」，
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

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因此，賈瑞，金榮一千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卻拿着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搶白了幾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裏商量着！』怎麼長短。金榮只願得亂說，卻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

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薈，亦係甯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甯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專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詭譎謠詠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薈搬出甯府，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薈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應名

來上學，亦不過虛掩耳目而已；仍是門鷄走狗，賞花閱柳爲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於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想畢，也裝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煙喚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

這茗煙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而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薈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他的爺寶玉都牽連在內，不給他個利害，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煙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薈助着，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你是什麼東西！』賈薈遂踉一踉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裏茗煙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的事，管你甚麼相干！你是個好小

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室中子弟，都怔怔的癡望。賈瑞忙喝：「茗煙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卻打了賈藍，賈菌的座上。這賈藍，賈菌，亦係榮府的近派重孫。這賈菌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這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煙，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攬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打那人。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咱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邊搥了來。終是身小力薄，搥到半道，至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了下來。只聽豁瑯一響，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那賈菌即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裏經得舞動長板；茗煙早吃了一下，亂嚷道

：『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廝：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信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也有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亂笑，唱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

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裏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事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彼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煙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着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煙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爲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煙，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裏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了爲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顯的咱們沒禮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裏的事情，那裏了結，

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裏，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裏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_管？」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連你老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_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要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在這裏，『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爲什麼？難道別人家來得，咱們倒來不得的？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弟兄們和氣。」茗煙在窗外道：「他是東街裏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掙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裏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他！」說着便要走，叫茗煙進來包書。茗煙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他，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

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搥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哥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裏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還往火裏奔！」茗煙方不敢做聲。

此時賈瑞也生恐鬧不清，自己也不乾淨，只得委曲着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過，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勸金榮說：「俗語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己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裏，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你又要管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裏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們家裏，還有力氣請得起先生麼？況且人家學裏，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這裏念書，家裏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

，不是因你在那裏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不給不給，也幫了咱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若再要找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实實的頑一會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的呢！』於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也自睡覺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他姑娘原來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裏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甯榮二府裏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並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

卻說這日賈璜之妻金氏，因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裏走走，瞧瞧寡嫂並姪兒。閒話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府學房裏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大聽則已，聽了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小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很耍太勢利了！況且多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

奶奶，再和秦鍾的姐姐說說，叫他評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聽了，急的了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出來，怎麼在那裏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裏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裏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了望甯府裏來。

到了甯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子尤氏，未敢氣高，殷殷勤勤敘過了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不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有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日就懶怠動了，話也懶怠說，眼神發眩。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着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好生靜養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裏來取。倘或他有個好歹，你再要娶這一個媳婦兒。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兒，只怕打着燈籠兒也沒處去找呢！」他這爲人行事，那個親戚，那

個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心煩！偏生今兒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當着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裏打架，不知是那裏附學的學生倒欺負了他，裏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嬖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心又多，不拘聽見什麼話兒，多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是弄非，調三惑四；氣的是爲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裏吵鬧。他爲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我纔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又勸解了他的兄弟幾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裏找寶玉去了；我又瞧着他吃了半隻燕窩湯，我纔過來的。嬖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况目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裏如同針扎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想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見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

嫂子倒別叫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璉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讓這大奶奶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便向那屋裏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他姪兒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好，因轉怒爲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方家去了。

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尤氏答道：「倒沒什麼說；一進來，臉上倒像有些着腦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倒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留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了幾句閒話，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裏尋一個好大夫給他瞧瞧要緊，可別就誤了！現今咱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裏要得！一個個都是聽着人的口氣，見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倒殷勤的很，三四個人，一日輪流着，倒有四五遍來看脈；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兒，吃了也不見效，倒弄得一日三五次換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實於病人無益！」賈珍說：「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又

脫脫換換的？倘或又着了涼，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什麼好衣裳，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體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不大爽快，因為不得個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心裏實在着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極精，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裏除災，也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來，明日想一定來的。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請他來瞧的。等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又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法？」賈珍說：「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裏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你們必要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騭文，給我叫人好好的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裏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

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陞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裏請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嬪子來逛逛。」

正說着，賈蓉上來請安，尤氏便把上頂的話，一一交代了。并說：「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拏了老爺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裏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上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和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陞，吩咐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畢，自

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

且說次日午間，門上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

於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堂，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脈何如？』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脈，再請教病源爲是。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就是了。』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

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靠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調息了次數，凝神細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於是同先生到外邊屋裏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蒙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題：『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脈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氣滯血虧者，應脅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應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脈，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脈的爲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裏，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着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有的說是喜，有的說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那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真着話兒。求

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衆位就攔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來，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就誤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起來，病倒尙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得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了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服養心調氣之藥，何至於此？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症來——待我用藥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二錢，白朮二錢（土炒），雲苓三錢，熟地四錢，歸心二錢（酒炒），白芍二錢（炒），川芎一錢五分，黃芪三錢，香附末二錢（製），醋柴胡八分，淮山藥二錢（炒），真阿膠二錢（蛤粉炒），延胡索一錢五分（

酒炒)，炙甘草八分。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紅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

於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也不錯。』賈珍道：『他原來不是混飯吃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既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賈蓉聽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

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十回

金釵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第十一回

慶壽辰甯府排家宴

見熙鳳買瑞起淫心

話說當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菓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歡喜不歡喜，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裏率領闔家都朝上行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

這裏漸漸的就有人來。先是賈璉，賈薈來看了各處的座位，並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算計，本來請太爺今日來家，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裏戲臺上預備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裏，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座。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因笑說道：「

老太太原是個「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但是這時候，天氣又涼爽，滿園的菊花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看看衆兒孫熱熱鬧鬧的，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為晚上看見寶兄弟吃桃兒，他老人家又嘴饞了，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很爛的呢！」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旬，還跟着老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以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了，又懶得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兩個月沒來。」邢夫人接着說道：「莫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子。

這裏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

先生，醫道很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個大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略好些，別的仍不見大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肯不掙扎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裏見他的，他強掙扎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有甚麼趣兒！」正說着，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不敢來，太爺聽了，甚歡喜，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嬪子並哥哥們；還說那陰鷲文叫他們急急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並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着。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賈蓉皺着眉頭兒說道：「不好呢！嬪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於是賈蓉出去了。這裏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裏吃飯？還是在園子裏吃去？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裏預備着呢。」

王夫人向邢夫人道：「這裏很好。」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

不多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爲給大老爺拜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麼？」鳳姐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麼一說，就叫做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裏都笑起來。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了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裏去。賈蓉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裏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被璉二叔並舊大爺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甯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帳房裏。禮單都上了檔子了，領謝的名帖都交給各家的來人了，來人各照例賞過了。衆人都讓吃了飯，纔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嬪子，都過園子裏去坐着罷。」尤氏道：「這裏也是

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去，我再過去罷。」王夫人道：「很是，我們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裏來！」寶玉也要跟着鳳姐兒去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呢。」

於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裏間房門，秦氏見了，要站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頭暈！」於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樣子？」於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賈蓉叫：「快倒茶來！嬌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家的女兒似的待。嬌娘！你姪兒雖說年經，卻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嬌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從無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個病

，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有了！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兒；就是孀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得過年去！」

寶玉正把眼瞧着那「海棠春睡圖」並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裏睡晌覺時，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覺流下來了。鳳姐兒見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恐病人見了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他勸解他的意思了。說：「寶兄弟，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那裏就到這田地？況且年紀又不大，略病病就好。

」又回向秦氏道：「你別胡思亂想。豈不是自家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吃得下些飲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倒別在這裏只管這麼着，倒招得媳婦也心裏不好過。太太那裏又惦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寶叔過去，我還略坐坐呢。」賈蓉聽說，卽同寶玉過會芳園去了。

這裏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催了兩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我再來看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着

這個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了命！嬭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捱日子的！」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這那裏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好——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噲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別說一天二錢人參，就是二斤也吃得起。好生養着罷，我就過園子裏去了。」秦氏又道：「嬭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的時候，還求過來瞧瞧我呢！噲們娘兒們坐坐，多說遭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眼圈兒又紅了，說道：「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於是帶着跟來的婆子媳婦們並甯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裏頭繞進園子便門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疎林如畫。西風乍緊，猶聽鶯啼；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近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座，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向

前對鳳姐兒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吃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裏。」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裏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說，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鳳姐。鳳姐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說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呢，不得合你說話。等閒了，再會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裏去請安，又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那情景越發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脚放遲了些。見他去遠了，心中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裏有這樣禽獸的人！……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裏，他纔知道我的手段！……」

於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見兩三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見了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你們奶奶就是這樣急脚鬼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文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了天香樓後門，見寶玉和一羣丫頭子們那裏頑呢。鳳姐兒說：「寶兄弟，別忒淘氣了。」一個丫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見了面，總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和他同住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於是鳳姐兒至邢夫人，王夫人前告了坐，尤氏的母親前周旋了一遍，仍同尤氏坐下，一桌上吃酒聽戲。尤氏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太太們在上，如何敢點？」邢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和親家太太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幾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接過戲單來，從頭一看，點了一齣「還魂」，一齣「彈詞」。遞過戲單去，說：「現在唱「雙官誥」，唱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

他們心裏又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纔有趣，天氣還早呢。」鳳嫂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裏去了？」旁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十番」，那裏吃酒去了。」鳳姐兒道：「在這裏不便宜，背地裏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裏都像你這麼正經人呢？」

於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在車旁邊侍立等候着呢。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嬌子，明日還過來逛逛。」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於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拿眼看着鳳姐兒。賈珍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裏賈珍同一家子的兄弟子姪吃過飯，方大家散去。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也有幾日病好了些，也有幾日歹些，賈珍，尤氏，賈蓉，好不心焦。

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值鳳姐兒往甯府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

。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若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再去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麼，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一答應了。

到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甯府裏，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甚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於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又沒怎麼添病，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嬖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倒吃了兩塊，倒像尅化的動的似的。』鳳姐兒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裏瞧瞧，就要趕着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嬖子替我請老太太安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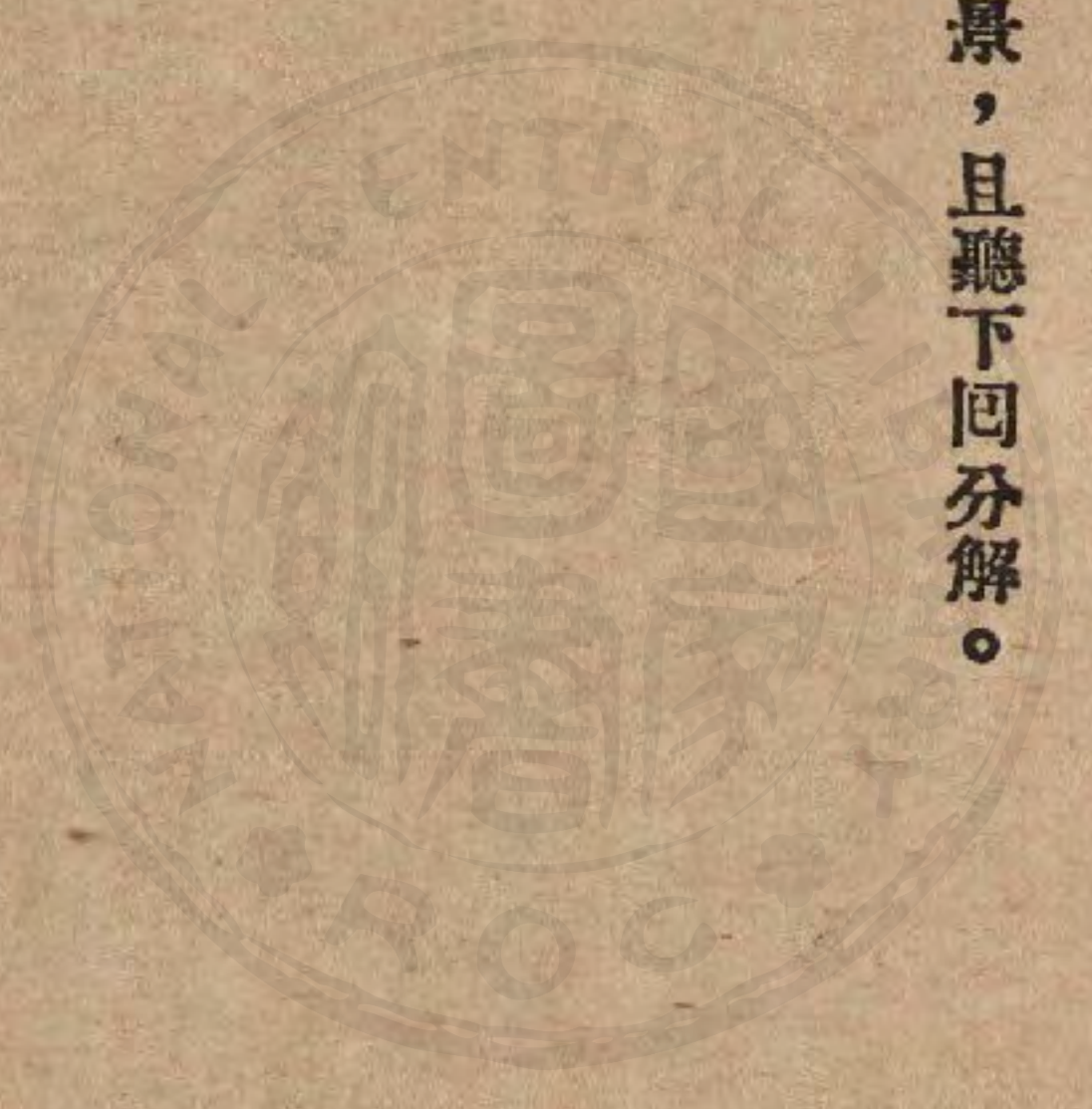
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瞧媳婦是怎麼樣

？」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個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慢慢的辦着罷。」於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決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緩的說，別嚇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

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中沒有什麼事麼？」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聲，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回道：「這瑞大爺是爲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

月裏在甯府園子裏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懶蝦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帳東西！起這樣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自有道理！」

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十一回

慶壽辰甯府排家宴

見熙鳳買瑞起淫心

一六六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卻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急命快請進來。賈瑞見請，心中暗喜；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坐讓茶。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越發酥倒，因餵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緣故。」賈瑞笑道：「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腳，捨不得回來了！」鳳姐道：「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錯了，我就不這樣。」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裏頭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真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天也悶的很？」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兒。」賈瑞道：「我倒天天閒着，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兒可好不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裏肯往我這裏來？」賈瑞道：「我在嫂子面前，若有一句

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嚇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是個有說有笑，極疼人的，我怎麼不來？——死了也情願！」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賈蓉兄弟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裏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塗東西，一點不知人事！」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覷着眼，看鳳姐的荷包；又問戴的什麼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些！」別叫丫頭們看見了！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兒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裏，也不方便；你且去，等到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是那裏人過的多，怎麼好躲呢？」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再沒有別人來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盡，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以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裏摸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來往；往賈母那邊去的門戶已鎖，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着，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咯噠一聲，東邊

的門也關上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得鐵桶一般。此時要出去亦不能了，南北俱是高牆，要跳也無可攀援。這屋內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的；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飢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去叫西門。賈瑞覷他背着臉，一溜煙，抱了肩跑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

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誤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卽賭，嫖娼宿妓，那裏想到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的，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外，不稟我不敢攛出，如何昨日私自出去了！』據此也該打，何況是撒謊！因此，發很撒倒，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命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功課來方罷。賈瑞先凍一夜，又遭了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裏讀文章，其苦萬狀。此時賈瑞邪心未改，再想不到鳳姐捉弄他。

過了兩日，得了空，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急得賭咒發誓。鳳姐因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裏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裏那間空屋裏等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來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來！來！——死也要來！』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裏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

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裏親戚又來了，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裏來等着。「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左等不見人影，右聞也沒聲響；中心害怕，不住猜疑道：『別是又不來了？……又凍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見黑魃魃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等那人剛至面前，便如「餓虎撲食，貓兒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裏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裏「親爹親娘」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做聲。賈瑞扯了自己的褲子，硬幫幫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薈舉着

個蠟臺照道：「誰在屋裏？」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臊我呢！」賈瑞一見，卻是賈蓉，直臊得無地可入，不知怎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脫，被賈薈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嬸已經告到太太跟前，說你無故調戲他，他暫用了個脫身計，哄你在這邊等着；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擊你。剛才你又認作他，沒的說，快跟我去見太太！」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你只說沒有我，我明日重重謝你！」賈薈道：「放你不值什麼，不知你謝我多少？」——況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賈薈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帳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能。」賈瑞道：「這也容易。」賈薈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拿來命賈瑞寫。他兩個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畫了押。賈薈收起來，然後撕羅賈蓉。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薈做好做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薈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着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來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條路，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完了！這屋裏你還藏不住，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

『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燈，出至院外，摸着大臺階底下，說道：『這窩兒裏好。只蹲着，別哼一聲，等我們來再走。』說畢，二人去了。

賈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裏。心下正盤算，只聽頭頂上一聲響，唵喇喇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頭一身。賈瑞忍不住屢呀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滿頭滿臉，皆是尿屎，渾身冰冷打顫。只見賈蕃跑來，叫：『快走！快走！』賈瑞方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中。天已三更，只得叫開了門。家人見他這般光景，問是怎麼了，少不得撒謊，說：『天黑了，失脚掉在茅廁裏了。』一面卽到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恨。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標致，又恨不得一時樓在懷裏；胡思亂想，一夜不會合眼。自此雖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

賈蓉等兩個常常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尙且難禁，况又添了債務；日間功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尙未娶親，爾來想着鳳姐，不得到手，未免有些「指頭兒告了消乏」；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因此，三五下裏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

脹，口內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似漆；黑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遺精，咳痰帶血；如此諸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於是不能支持，一頭躺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

倏忽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裏來尋。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鳳姐回道：『前兒——新近都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着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偏昨兒我已着人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嚙們這邊沒了，你打發個人往那邊你婆婆處問問；或是你珍大哥哥那裏有，尋些來湊着，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鳳姐應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將些渣末泡鬚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有了。」然後回王夫人，只說：『都尋了來，共湊了有二兩送去。』

那賈瑞此時要命心急，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口稱專治冤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內聽了，直着聲叫喊，說：『快去請進那位菩薩

來救命！」一面在枕上叩首。衆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歎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取出正反面皆可照人的鏡——背上面鑿着「風月寶鑑」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來，單與那些聰明俊傑，風雅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他好了。」話畢，徜徉而去，人苦留不住。

賈瑞接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倒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寶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裏面，嚇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帳！如何嚇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着，便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裏面，點首兒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牀上。噯呀了一聲，一睜眼，鏡子從新又掉過來，仍是反面立着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攤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

，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

旁邊伏侍的人，只見他先還拿着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手內；末後鏡子掉下來便不動了。衆人上來看看，已嚙了氣，身子底下，冰涼粘濕，一大攤精，這纔忙着穿衣抬牀。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毀此鏡，遺害世人不小！』遂命人架火來燒。只聽鏡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爲真，何苦燒我！』正哭着，只見還是那個跛足道人從外跑來，喊道：『誰毀「風月寶鑑」！吾來救也！』說着，直入中堂，搶入手內，飄然去了。

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鐵檻寺，日後帶回原籍。一時，賈家衆人齊來弔問。榮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也是二十兩，甯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其餘族中人，貧富不一，或一二兩，三四兩不等；外又有各同窗家中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得此幫助，倒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

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因爲身染重病，寫書來特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

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勸。於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費，不消煩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衆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甯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熏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睡眠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含笑說道：『嬌嬌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嬌嬌，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嬌嬌，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願？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嬌嬌！你是個脂粉隊裏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

世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中不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嬌嬌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所能常保的？但如今能於盛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事業，亦可以常永保全了！卽如今日，諸事俱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日後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今日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的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周流，又無爭競，也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他物可入官，這祭祖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爲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前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語！若不早爲後慮，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兒問

：『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嬸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着！』因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嚇的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輩的，想他素日和陸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的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愛老慈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

閒言少敘，卻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孤單，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覺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扶着，問是怎麼樣的；又要回賈母去，請大夫。寶玉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

計開。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零八僧衆，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鬼魂；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於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十位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爲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故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

且說賈珍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來弔，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我們本店裏，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檣木」，出在潢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的。原是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會用。現在還封在店裏，沒有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抬來罷。』賈珍聽說，喜之不盡，卽命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如檀麝；以手扣之，聲如玉石，大家稱奇。賈珍笑問道：『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着一千兩銀子，只怕沒買處；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銀子作工錢便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卽命解鋸造成。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殮以上等杉木，也就罷了。』賈珍如何肯聽？

忽又聽見秦氏之丫鬟，名喚瑞珠的，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都稱歎，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殯殮之，一併停靈於會芳園之登仙閣。又有小丫鬟名寶珠的，因秦氏無出，願爲義女，請任引喪駕靈之任。賈珍甚喜，即時傳命，從此改呼寶珠爲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禮，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得錯亂。賈珍因想道：「賈蓉不過是個「喪門監」，靈旛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

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坐了大轎，打道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着，讓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早打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爲喪禮上風光些？」賈珍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缺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裏；你知道，咱們都是老相好，不拘怎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馬胖子要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咱們的孩子

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賈珍忙命人寫了一張紅紙履歷來，上寫着：

「江南應天府江甯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

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

戴權看了，回手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道：「回去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日我來兌銀子送過去。」小廝答應了，戴權告辭。賈珍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問：「這銀子還是我到部去兌？還是送入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兌，你又吃虧了；不如秤準一千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因說：「待服滿後，親帶大小犬到府叩謝。」於是作別。

接着又聽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正房；又見錦鄉侯，川甯侯，壽山伯，三家祭禮，也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珍接上大廳。多少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計數；只這四十九日，一條甯國府街上，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來官去。

賈珍令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靈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截。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牌，豎在門外，大書道：

「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待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上大書「世襲甯國公家孫婦，防護內廷御前待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之喪，四大部洲至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正一教門道紀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振，四十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及繁紀。

只是賈珍雖然心滿意足，但裏面尤氏又犯了舊症，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

當下正自憂慮時，寶玉在側，便問道：「事事都算妥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

便將「裏面無人」的話告訴他了。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保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寶玉見座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向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勝，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裏來。

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裏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嚇的衆婆娘呀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於悲痛，因拄個拐，跛了進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也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拄拐，硬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拿椅子與他坐。賈珍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嬪嬪並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說道：「嬪嬪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又病倒，我看裏頭着實不成個體統，要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裏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爲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嬪嬪家，只和你二嬪嬪說就

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及叫人笑話，倒是煩別人的好。」賈珍笑道：「嬾嬾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從小兒，大妹妹頑笑時，就有殺伐決斷；如今出了閣，在那府裏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可求了。嬾嬾不看姪兒與姪兒媳婦面上，只看死的份上罷！」說着，流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起，被人見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幾分，卻又眼看着鳳姐出神。

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好賣弄能幹；今見賈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得如此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問道：「你可能會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算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裏面照管——便是我有不知的，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作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裏先與大妹妹行禮，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裏去謝。」說着，便作揖下去，鳳姐連忙

還禮不迭。賈珍便命人取了甯國府「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說道：「妹妹愛怎麼樣，就怎麼樣辦，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去取，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要好，看爲上；二則也同那府裏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珍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着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己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裏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賈珍又問：「妹妹還是住在這裏？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我這裏趕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鳳姐笑說：「不用。那邊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說：「也能，也能。」然後又說了一會閒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回去，不在話下。

這裏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廈內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臨期推諉；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

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約束，無臉者不上進。」——此五件，實是甯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甯國府中都總管來陞，聞知裏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裏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須要小心伺候。每日大家早來晚散，甯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不要把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裏面也該得他來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呈文經榜紙箭，票上開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來至儀門，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卽命彩明定造冊簿，卽時傳了來陞媳婦，要「家口花名冊」查看；又限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府聽差；大概點了一點數目單冊，問了來陞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

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那甯國府中婆子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與來陞媳婦分派衆人執事，不敢擅入，在窗外打聽。聽見鳳姐和來陞媳婦道：「既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裏「原是一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說罷，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叫進來看視。一時看完，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內單管人客來往，倒茶，別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事。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掛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也不管別事。這四個人專在內茶房收管杯碟茶器；若少一件，四人分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分賠。這八個人單管收祭禮。這八個人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箭，——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剩下的，按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玩起，至於痰盒掃帚，一草一苗，或去或壞，就問這看守的人賠補。來陞家

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的，打架拌嘴的，立刻來回我，休要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都有鐘表，不論大小事，皆有一定時刻；橫豎你們上房裏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已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同事的，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咱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畢，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鷄毛揮子，掃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氈席，痰盒，腳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件，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迷失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紊亂無頭緒。一切「偷安竊取」……弊，一概都蠲了。鳳姐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也過於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熬了各樣細粥，精美小菜，令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筵菜到抱廈內單與鳳姐。鳳姐不畏

勤勞，天天按時刻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廈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羣；便有眷客來往，也不迎送。

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閣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燄口，拜水懺；又有十二衆青年尼僧，搭綉衣，鞞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知道今日客來不少，寅正便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口奶子，漱口已畢，正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衆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一對明角燈，上寫「榮國府」三個大字。來至甯府大門首，門燈朗掛，兩邊一色蠟燈，照如白晝；白茫茫穿孝家人，兩行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廝等退出，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照着，簇擁鳳姐進來。甯府諸媳婦，迎着請安。鳳姐款步走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棺木，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多少小廝，垂手侍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

大哭。於是裏外上下男女，都忙忙接聲嚎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鳳姐方纔止住。

來旺媳婦倒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了族中諸人，自入抱廈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卽令傳來。那人惶恐，鳳姐冷笑道：『我說是誰誤了，原來是你！你比他們有體面，所以才不聽我的話！』那人回道：『小的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醒了，覺得早些，因又睡迷了；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初次！』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了，在前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卻問王興媳婦來作什麼。王興媳婦近前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令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符，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來的。鳳姐問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件，因指兩件道：『這個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領。』說着，將帖子擲下，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才家的在旁，因問：『你有什麼事？』張才家

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取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張才家的領去。一面又命念那一件，是爲寶玉外書房完竣，支領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卽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才家的繳清再發。那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了，後兒我也睡迷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難管別人了，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了臉，喝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甯國府對牌出去，說與來陞，革他一日銀米。衆人見鳳姐動怒，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出去傳諭。拉出去照數打了，進來回復。鳳姐道：『明日再有誤的打四十，後日的六十；要挨打的只管誤！』說着，吩咐散了罷，衆人方各自辦事去了。那時被打之人，亦含羞飲泣而去。彼時榮甯兩處領牌交牌的人，往來不絕，鳳姐又一開發了。於是，甯府中人，纔知鳳姐利害。自此，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不在話下。

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今日人衆，恐秦鍾受了委屈，要同他往鳳姐處坐坐。秦鍾道：『他的事多，況且不喜人去，咱們去了，豈不煩膩？』寶玉道：『他怎好膩咱們呢？不相

干，只管跟我來。」說着，便拉了秦鍾，直至抱廈。鳳姐正吃飯，見他們來了，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玉道：「同那些渾人吃什麼！原是哪邊。我們兩個，同老太太吃了來的。」說着，一面歸坐。鳳姐飯畢，就有甯府一個媳婦來領牌，爲支取香燈事。鳳姐笑道：「我算着你今兒該來支取。想是忘了？要終久忘了，自然是你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裏都是這牌，倘別人私造一個，支了銀子去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嚙們家沒人來領牌子支東西？」鳳姐道：「他們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多早晚纔念夜書呢？」寶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纔好！——只是他們不快給收拾出書房來，也是沒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也不中用；他們該做到那裏的時候，自然有了。」鳳姐道：「就是他們做，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聽罷，便挨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他們牌，好支東

西去收拾！」鳳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痛，還攔的住你這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正鬧着，人來回蘇州去的昭兒來了，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爺的靈柩到蘇州，大約趕年底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裏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說着，蹙眉長歎。

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着人不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望；待要回去，奈事未了畢；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裹，交付昭兒。又細細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勸他少吃酒，別勾引他認得混帳女人，——

回來打折你的腿！』趕亂完了，天已四更，睡下不覺早又天明，忙梳洗過甯府來。

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又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備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及進城，竟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灶等項。接靈人口，鳳姐見日期有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上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啓帖症源藥案；各事冗雜，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得鳳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得，坐臥不能清靜。剛到了甯府，榮府的人跟着；既回到榮府，甯府的人又跟着。鳳姐雖然如此之忙，只因素性好勝，惟恐落人褒貶，故費盡精神，籌畫得十分整齊。於是，合族中上下，無不稱贊。

這日伴宿之夕，裏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等伴宿，尤氏猶臥於內室，一切張

羅欸待，獨是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也有羞口羞脚的，也有不慣見人的，也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大雅，言語典則；因此，也不把衆人放在眼裏，揮霍指示，任其所爲，旁若無人。

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至天明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誥封一等甯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柩」。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新做出來的，一色光彩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引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平；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這六家，與榮甯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甯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甯；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遊擊謝鯤；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

，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舉。堂客也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十餘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

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棚是東平王府的祭，第二棚是南安郡王的祭，第三棚是西甯郡王的祭，第四棚便是北靜郡王的祭。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最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世榮年未弱冠，生得美秀異常，情性謙和。近今甯國府家孫婦告歿，因想當日彼此祖父有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前日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鼓入朝，公事一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旁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喧嘩。

一時只見甯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甯府開路傳事人等報與賈珍，賈珍卽命前面札駐，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世榮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自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

臨，蔭生輩何以克當！」世榮笑道：「世交至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旁還禮畢，復親身來謝恩。世榮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玉而誕者？久欲得一見爲快，今日一定在此，何不請來一會？」賈政忙退下，命寶玉更衣，領他前來謁見。那寶玉素聞得世榮是個賢王，且才貌俱全，風流跌宕，不爲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不克如願；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瞥見那世榮坐在轎內，好個儀表。

不知近前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世榮頭上戴着淨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鞵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世榮忙從轎內伸手挽住。見寶玉戴着束髮銀冠，勒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世榮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問：「啣的那寶貝在那裏？」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出，遞與世榮。世榮細細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世榮一面極口稱奇，一面理順綵縵，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攜手問寶玉幾歲，現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世榮見他語言清朗，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玉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於老鳳聲，」未可量也！」賈政陪笑道：「犬子豈敢認承

金獎。賴藩郡餘禎，果如所言，亦蔭生輩之幸矣。」世榮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此資質，想老太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溺愛，——溺愛則未有不荒失業者。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卻多蒙海內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垂青眼，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談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道：「是。」世榮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卒無敬賀之物。此係聖上所賜萼萐香念珠一串，權爲敬賀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謝過了，於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世榮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玉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輪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人掩樂停音，迢迢然將殯過完，方讓世榮過去，不在話下。

且說甯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又有賈赦，賈珍等諸同寅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因記掛着

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這些小事，惟恐有閃失，難見賈母；因此，命小廝來喚寶玉。寶玉只得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同女孩兒一般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啣們姐兒兩個同車，豈不好麼？」寶玉聽說，便下了馬，爬上鳳姐車內，二人說笑前進。

不一時，只見那邊兩騎馬，直奔鳳姐車前下馬，扶車回道：「這裏有下處，奶奶請歇歇更衣。」鳳姐命請王邢二夫人示下。那二人回說：「太太們說不歇了，叫奶奶自便。」鳳姐使命歇歇再走。小廝帶着轎馬，岔出人羣，往北而來。寶玉在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着馬，隨他父親的轎子。忽見寶玉的小廝來請他去打尖，秦鍾遠看寶玉騎的這馬，搭着鞍籠，隨着鳳姐的車往北而去，便知寶玉同鳳姐一車，自己也帶馬趕上來。同入一莊門內，——那莊農人家，無多房舍，婦女無處迴避——那些村姑莊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鍾的人品衣服，幾疑天人下降。鳳姐進入茅屋，先命寶玉等出去頑頑。寶玉等會意，因同秦鍾帶着小廝們，各處遊玩。

凡莊家動用之物，俱不曾見過的，寶玉見了，都以爲奇，不知何名何用。小廝中有

知道的，一一告訴了名目並其用處。寶玉聽了，因點頭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爲此也！」一面說，一面又到一間房內，見炕上有個紡車，越發以爲稀奇。小廝們又告以紡紗織布之用，寶玉便上炕搖轉作耍。只見一個村莊丫頭，約有十七八歲，走來說道：「別弄壞了！」衆小廝忙喝住了。寶玉忙丟開手，卻笑說道：「我因不曾見過，所以試一試頑兒。」那丫頭道：「你們不會，我轉給你瞧。」秦鍾暗拉寶玉道：「此鄉大有意趣。」寶玉一把推開道：「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那丫頭紡起紗來，果然好看。忽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丟了紡車，一徑去了。

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了衣服，問他換不換，寶玉不換，只得罷了。僕婦們端上茶食菓品來，又倒上香茶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賞封，賞了那莊戶人家。那莊婦人等來謝賞，寶玉留心看時，並不見紡紗之女。走不多遠，卻見這二丫頭懷裏抱了個小孩子，——「想是他的兄弟？」——同着幾個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情不自禁；然身在車上，

只得以目相送。一時電捲風馳，回頭已無蹤跡了。

不多時，忽已趕上大殯。早又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寶蓋，鐵檻寺僧衆，已列路旁。少時到了寺中，另供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爲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就告辭的；一一謝過之後，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至未刻，方散盡了。裏面的堂客，皆是鳳姐陪伴接待。先從誥命散起，直至晌午方散完了。只有幾個近親本族等，等做過三日道場後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便就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玉回去，寶玉乍到郊外，那裏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姐而去。

原來這鐵檻寺，當日是甯榮二公修造的，現今還有香火，地畝布施，以備族中老了人口，在此停靈。其中內外兩宅，皆是預備妥貼的，好爲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人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有那家艱難安分的，便住在這裏了；有那有錢勢，尙排場的，只說這裏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莊，或尼庵——尋個下處，爲事畢宴退之所。卽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獨鳳姐嫌不方便，因遣人來

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做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庵，因他庵裏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渾名，離鐵檻寺不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便辭了衆人，帶了寶玉，秦鍾，往水月庵來。原來秦邦業因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待安靈罷。那秦鍾便只跟着鳳姐，寶玉。

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至淨室更衣洗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裏去？」淨虛道：「可是這幾日都沒工夫。因停老爺府裏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裏，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奶的安。」

不言老尼陪着鳳姐，且說寶玉，秦鍾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鍾說：「理那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房裏，一個人沒有，你攆着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秦鍾笑道：「這可是沒有

的話！」寶玉道：「有沒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鍾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叫呢？」寶玉道：「我叫他倒，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那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常與寶玉，秦鍾說笑；如今長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卻已情投意合了。智能走去倒了茶來，秦鍾笑道：「給我。」寶玉又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爭，難道我手上有蜜？」寶玉先搶得了喝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菓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菓，他兩個那裏吃這些東西？略坐一坐，仍出來頑耍。

鳳姐也略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小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有一事，要到府裏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問何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善才庵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往我廟裏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一心看上一，要取金哥，打發

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爲難。不料守備家一聞此信，也不問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幾個人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起來。那張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來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相契，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一聲，發一封書，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他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歎道：「雖如此說，只是張家也知我來求府裏！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禮，倒像府裏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了，喜之不勝，忙說：「有！有！有！這個不難！」鳳姐說道：「我比不得他們拉蓬扯的擗圖銀子。這三千

兩銀子，不過是給打發去說的小廝們作盤纏，使他們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便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老尼忙答應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得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礙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見奶奶大小事都妥貼，越發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貴體才是！」一路奉承奶奶，鳳姐越受用，也不願勞乏，更攀談起來。

誰想秦鍾趁黑晚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那裏洗茶碗，秦鍾便攬着親嘴。智能急得跺脚，說：「做什麼！」就要叫喚。秦鍾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日再不依我，我就死在這裏！」智能道：「你想怎麼樣？除非等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才依你！」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火！』」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挫不起，又不好叫得，少不得依的。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出聲，他二人嚇

得魂飛魄散。倒是那人嗤的一聲笑了，方知是寶玉。秦鍾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麼！」寶玉道：「你倒不依，咱們就叫喊起來。」羞得智能趁暗中跑了。寶玉拉了秦鍾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別讓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算帳。」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裏間，秦鍾，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令人拿來，擱在自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鍾算何帳目，未見真切，此係疑案，不敢纂創，一宿無話。

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甯可回去。寶玉那裏肯回去？又有秦鍾戀着智能，挑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些小事未安排，可以借此再住一天，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了淨虛的那件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因有此三益，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裏逛，少不得索性辛苦了——明日是一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日必回去的！」於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悄悄的

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託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之遙，兩日工夫，俱已妥洽。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欠賈府之情，這些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不在話下。

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裏去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裏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執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另派婦女相伴。

要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且說秦鍾，寶玉二人，跟着鳳姐自鐵檻寺照應一番，坐車進城，到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到自己房中，一夜無話。至次日，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了與秦鍾讀夜書。偏生那秦鍾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繾綣，未免失於調養；回來時使咳嗽傷風，懶怠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只在家中調養，不能上學。寶玉便掃了興，然亦無法，只得候他病痊再議了。那鳳姐卻已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洽。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退了前聘之物。誰知愛勢貪財之父母，卻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退了前夫，另許李門，他便一條汗巾，悄悄的尋了個自盡。那守備之子聞知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情種，遂投河而死。可憐張李二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裏鳳姐卻安享了三千兩，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

所作所爲，諸如此類，不可勝數。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甯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嚇的賈赦，賈政一千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許多跟從的內監。那夏太監也不曾負詔捧勅，直至正廳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奉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吃茶，便乘馬而去。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兆頭，只得急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探信。有兩個時辰，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等語。那時賈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守候。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聚在一處，打聽信息。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莊門外伺候，裏頭的消息，一概不知。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咱們家的大小姐，晉封爲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們去謝恩。』賈

母等聽了，方心安，一時皆喜見於面。於是都按品大妝起來，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並尤氏，一共四乘大轎，魚貫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了賈薈，賈蓉，奉侍賈母前往。於是甯榮二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欣喜；獨有寶玉置若罔聞，你道什麼緣故。

原來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來找秦鍾；不意被秦邦業知覺，將智能逐去，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了，三五日光景，嗚呼哀哉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帶病未痊，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痛悔無及，又添了許多病症；因此，寶玉心中悵悵不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那解得他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友如何來慶賀，甯榮兩府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戩了。

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了。寶玉聽了，方纔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引見，皆由王子騰屢上薦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兄弟，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諸事停妥。賈璉此番進京，若按站而走，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

各平安。寶玉只問了黛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

好容易盼到明日午牌，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場，又致慰慶之詞。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着打掃臥室，安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寶釵，迎春，寶玉等。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賜苓苓香串珍重取出，轉送黛玉。黛玉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這東西！」遂擲而不取。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

且說賈璉自回家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事繁，無片刻閒空，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少時，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洗塵，不知可賜光認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鬢參見畢，端上茶來。賈璉遂問別後家中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辛苦。鳳姐道：「我那裏管得這些事來？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作針。臉又軟，攔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裏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過大事，膽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

連覺也睡不着了。我苦辭過幾回，太太又不許，倒說我圖受用，不肯學習；殊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我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個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抱怨。「坐山看虎鬪，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紀輕不壓人，怨不得不放我在眼裏。更可笑那府裏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幫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做情允了，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你明兒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雖叫大爺錯委了他？」說着，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我方纔見姨媽去，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得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嚼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問姨媽，方知是上京買來的那小丫頭，名喚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裏人。開了臉，越發出跳的標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鳳姐道：「哎！往蘇杭走了一趟回來，也

該見些世面了，還是這樣眼饑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拿平兒去換了他來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裏，瞧着鍋裏」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爲香菱兒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饑荒。那姨媽看着香菱模樣兒好，還是小事；其爲人行事，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還跟不上他。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與他做了妾。過了沒半月，也看的馬棚風一般了。我倒心裏可惜他！」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

這裏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兒的打發香菱來？」平兒道：「那裏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兒。奶奶你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算也沒有了！」說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銀，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偏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裏碰見；不然，他走了來回奶奶，二爺少不得要知道。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裏的還要撈出來花呢！知道奶奶有了體己，他還不大着腦子化麼？所以我趕着接過來，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我故此當着二爺跟前，只說香菱兒來了。」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你二爺回來了，忽刺巴的反打

發個房裏人來了？原來你這蹄子鬧鬼！」說着，賈璉已進來了。

鳳姐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卻不敢任興，只陪侍着。賈璉的乳母趙嬾嬾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嬾嬾執意不肯，平兒等早於炕沿設一杌，又有小脚踏，趙嬾嬾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很嚼不動那個，沒的倒硌了他的牙！」因問平兒道：「早起來留的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正好給媽媽吃，你怎麼不拿了去，趕着叫他們熱來？」又道：「媽媽，你嘗一嘗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趙嬾嬾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爲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裏，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裏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他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趾牙兒的。我還再三的求了他幾遍，他答應的倒好，如今還是落空！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裏用不着人？所以倒是來和奶奶說是正經；靠着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的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

兒子，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卻看着是「內人」一樣呢！」說着，滿屋裏人都笑了。趙嬷嬷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裏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與「外人」，這些混帳緣故，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攔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咱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嬷嬷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喝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作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赧笑道：「你們別胡說了！快盛飯來吃！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誤了正事！——剛纔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爲省親的事。」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准了？」賈璉笑道：「雖不十分准，也有八九分了。」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趙嬷嬷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緣故？」賈璉

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情，皆是一理，不在貴賤上分的。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裏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豈有不思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兒女，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省視。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諭旨，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關國體儀制，母女尙未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旨，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不妨啓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盡骨肉私情，共享天倫之樂事。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妃的父親，已在家裏動工了，修蓋省親的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非有八九分了？』趙嬷嬷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起，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以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

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趙嬾嬾道：「嗻呀呀！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化的像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嬾嬾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嗻呀呀！好世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家太爺說，也是這樣的，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趙嬾嬾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

正說着，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完了飯不會，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裏蓉蕙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

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說什麼話，鳳姐因亦止步。只聽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裏花園，起至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明日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道：『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造也容易；若採置別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倒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應幾個「是」。賈璉又近前回說：『下姑蘇請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兩個兒子，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璉打諒了一回，笑道：『你能設在行麼？這個事雖不甚大，裏頭卻有藏掖的。』賈璉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旁燈影下悄拉着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嚙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過豬肉，也看見過豬』

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呢？依我說，很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要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璉道：「剛纔也議到這裏，賴大爺說：『竟不用從京裏帶銀子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兩，剩二萬兩存着，等置辦彩燈花燭並各色簾幟帳幔的使用。』」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璉道：「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個便宜了你呢！」賈璉忙陪笑道：「正要和孀娘討兩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嬾嬾。彼時趙嬾嬾已聽話聽厭了，平兒忙笑推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璉忙跟出來，悄悄的向鳳姐道：「孀娘要什麼東西，吩咐了，開個帳兒，給我兄弟帶去，按帳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擇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着，一徑去了。這裏賈璉也是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了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着辦事，倒先學會了這把戲。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

不要論到這裏。」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賈璉乏了，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待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

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過甯國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繪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事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全，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甯府會芳園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已盡拆去。當日甯榮二宅雖有一小港界斷不通，然這小港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絡。會芳園本是從北牆角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近，湊來一處，省許多財力；縱有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名公，號山子野，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於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陞，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布；堆山鑿池，起樓豎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又有山子野調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豆之事，賈珍

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節略；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薈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暫且無話。

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自是暢快；無奈秦鍾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快樂。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了，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煙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做什麼。茗煙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還明明白白，怎麼說不中用了？」茗煙道：「我也不知道；剛纔是他家的老頭子特來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派妥當人跟去，到那裏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忙出來更衣，到外邊，車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煙等跟隨。來至秦家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內室，嚇的秦鍾的兩個遠房姪母並幾個弟兄都藏之不迭。此時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已易簣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

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鍾面如白蠟，合目呼吸，展轉枕上，寶玉忙叫道：「驚哥！寶玉來了！」連叫兩三聲，秦鍾不睬，寶玉又叫道：「寶玉來了！」

那秦鍾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鍾魂魄那裏肯就去，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着家務；又記望着智能尙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鍾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碍處！」

正鬧着，那秦鍾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慈悲，讓我回去和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衆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

那判官聽了，先就嚇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等的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衆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

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火炮，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亦無益於我們！』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園工竣試才題對額

疑心重負氣剪荷包

話說秦鍾既死，寶玉痛哭不止，李貴等好不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時還帶餘哀。賈母幫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喪。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記述；只有寶玉，日日感悼，思念不已，然亦無可如何了。

又不知過了幾時，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說：「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聽了，沈思一會，說道：「這匾對倒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亦難懸擬。若直待貴妃遊幸時再請題，偌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主意：各處匾對，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

來，暫且做出燈匾對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使用；若不妥，再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於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疎了；縱擬出來，未免迂腐古板，反使花柳園亭，因而減色，轉沒意思。」衆清客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所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爲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着，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衆人。

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鍾，憂傷不已，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中來戲耍。此時方纔進去，忽見賈珍來了，向他笑道：「你還不快出去？一會子老爺來了！」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廝們，一溜煙就出園來。方轉過彎，頂頭撞見賈政，引着衆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旁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師稱讚他專能對對，雖不喜讀書，偏有些歪才；所以此時便命他隨入園中，意欲試他一試。寶玉未知何意，只得隨往。剛至園門，只見賈珍

帶領許多執事，旁邊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閉了，我們先瞧外面，再進去。」賈珍命人將門關上。賈政先看那正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鰓脊；那門欄窗櫺，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磚牆下面，白石台階，鑿成西番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一帶翠嶂，擋在面前，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能想到這裏！」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徑。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徧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走進山口。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故此只將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亦知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

玉擬來。寶玉道：「嘗聞古人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况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莫如直書古人『曲徑通幽』這舊句在上，倒也大方。」衆人聽了，讚道：「是極！妙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當過獎他。他年小的人，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

說着，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蘊葱，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爲欄，環抱池沼；石橋跨港，獸面銜吐。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到亭內坐了，問：「諸公以何題此？」衆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罷。」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爲稱。依我拙裁：歐陽公句，『瀉於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鬚尋思，因叫寶玉也擬一個來。寶玉回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歐陽公題

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也用瀉字，似乎不妥；——况此處既爲省親別墅，亦當依應制之體；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擬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何如？方纔衆人編新，你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寶玉道：「用「瀉玉」二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鬚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稱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來。」寶玉四顧一望，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隄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又稱讚個不已。於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觀覽。忽抬頭見前面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於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便是曲折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裏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牀几椅案；從裏間房裏，又有一小門出去，卻是後園，有大株梨花並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脈，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好

。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說着，便看寶玉，嚇的寶玉忙垂了頭，衆人忙用閒話解說。又二客說：「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個道是「睢園遺跡」。賈政道：「也俗。」賈珍在旁說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爲亂道，先說出議論來，方許你做。方纔衆人說的，可有使得的否？」寶玉見問，便答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所，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做？」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鬨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閒煙尙綠，幽窗棋罷指猶涼。」

賈政搖頭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想起一事來，問賈珍

道：『這些院落屋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麼？』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准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

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喚賈璉。一時來了，賈政問他共有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中取出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摺節略來，看了一看，回道：『粧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綢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俱得了。外有猩猩氈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黑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牀裙，枕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

一面說，一面走着，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隈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裏面數楹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椹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白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轆轤之屬；

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雖係人力穿鑿，而入目動心，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去，忽見籬門外路旁有一石，亦爲留題之所。衆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許多生色，非范石湖田家之詠，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云：「方纔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爲妙。」

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好，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來。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梢頭。」賈珍應了，又回道：「此處竟不必養別的雀鳥，只養些鵝，鴨，鷄，之類纔相稱。」賈政與衆人都道：「妙極！」賈政又向衆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須用虛的方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卻是何字樣好？大家想想。」寶玉卻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今莫若且題以『杏帘在望』四字。」衆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的意思！」寶玉冷笑道：「村名若

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唐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用「稻香村」的妙？」衆人聽了，越發同聲拍手道：「妙！」

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舊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說，也不過是試你的瀟灑，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引衆人步入茆堂。裏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卻瞅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爲佳，那裏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嘗云「天然」，此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默癡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天然反不明白？天然者，天之自成，而非人力之所爲也。」寶玉道：「可又來！此處置一田莊，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遠無隣村，近不附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過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

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爲其地，非其山而強爲其山；卽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出拔去。纔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澣葛處，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茶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於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衆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寶玉道：「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道：「更是胡說！」

於是賈政進了港洞；又問賈珍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尙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

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渡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很！」因而走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脚；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颻，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氣馥，非凡花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薛荔藤蘿，賈政道：「薛荔藤蘿，那得有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衆草中也有藤蘿薛荔，那香的是杜若薺蕪。那一種大約是薺蘭，這一種大約是金葛；那一種是金莖草，這一種是玉露藤；紅的自然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那離騷文選所有的那些異草——有叫作什麼薺蕪葦蕪的，也有叫做什麼紫綸絳組的，還有什麼石帆水松扶留等樣的；見於左太冲吳都賦；又有叫做什麼綠蕪的，還有什麼丹椒薺蕪風連；見於

蜀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嚇得寶玉倒退，不敢再說。

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遊廊，便順着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香矣！此造卻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詩「麝蕙滿院泣斜陽」句，衆人云：「頹喪！頹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沈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寶玉在旁，不敢作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

麝，明月，洲渚之類。若這樣着迹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則匾上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荳蔻詩猶艷，睡足茶蘼夢也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爲奇。」衆人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尤覺幽雅活動。」賈政笑道：「豈有此理！」

說着，大家出來。走不多遠，只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尚節儉，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爲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在那裏見過的一般，卻一時想不起那

年月的事了。賈政又命他題咏，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作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道：『罷了。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題不來，定不饒你！這是第一要緊處所，要好生作來！』說着，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雨村處遣人回話。』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了』

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略觀大概。

說着，引客行來，至一大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道：『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卽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於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爲垣，或編花爲門；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因半日未嘗歇息，腿酸脚軟，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說着，一徑引入。繞着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

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週垂。賈政與衆人進了門，兩邊盡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那一邊是一株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衆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從沒見過這樣好的！』賈政道：『這個叫做「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出女兒國，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經之說耳。』衆客道：『畢竟此花不同！女兒之說，想亦有之。』寶玉道：『大約騷人韻士，以此花紅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閨閣風度，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未免認真了。』衆人都道：『領教妙解！』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賈政因道：『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一客道：『「蕉鶴」二字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又說：『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說一樣，遺漏一樣，便不足取。』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美。』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說着，引人進入房內。只見其中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

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或萬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一榻一榻，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榻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條爾五色紗糊，竟係小窗；條爾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如琴，劍，爐，瓶之類，俱懸於壁，卻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贊道：『好精緻！難爲怎麼做的！』

原來賈政走了進來，未到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也有窗間隔。及到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又有紗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起人，與自己形相一樣，卻是一架玻璃鏡。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此門出去，便是後院；出了後院，倒比先近了。』引着賈政及衆人轉了兩層紗櫺，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轉過花障，只見清溪前阻，衆人詫異道：『這水又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坳裏引到那村莊裏，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裏，仍舊合在一處，從那牆下出

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迷了路。賈珍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導引。衆人隨着，由山脚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門現於面前，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至於此極！』於是大家出來。

那寶玉一心只記掛着裏邊姊妹們，又不見賈政吩咐，只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來道：『你還不去？恐老太太記念。難道你還逛不足麼？』寶玉方退了出來。至院外，便有限賈政的小廝上來抱住，說道：『今日虧了老爺喜歡！方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次，我們回說老爺喜歡——若不然，老太太叫你進去了，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衆人都強，今兒得了彩頭，該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吊。』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一個個都上來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說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個圍繞着，送至賈母門前。那時賈母正等着，見他來了，知道不會難爲他，心中自是歡喜。

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黛玉聽說，走過來一瞧，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

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毀了！」說畢，生氣回房，將前日寶玉囑咐他做而未完的香袋，拿起剪子來就鉸。寶玉見他生氣，便忙趕過來，早已剪破了。寶玉曾見過這香袋，雖未完工，卻也十分精巧；無故剪了，卻也可氣。因忙把衣解了，從裏面衣襟上將所繫的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東西？我何曾把你的東西給人！」林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裏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剪了香袋，低着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你是懶怠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如何？」說着，擲向他懷中而去。黛玉越發氣得哭了，拿起荷包又剪。寶玉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擡，拭淚說道：「你不用合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擻開手！」說着，賭氣上牀，面向裏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妹妹短，陪不是。

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衆人回說：「在林姑娘房裏。」賈母聽說道：「好，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頑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別叫他們拌嘴。」衆人答應着。

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那裏，我跟到那裏。』一面仍拿荷包來帶上。黛玉忙伸手搶道：『你說不要，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着，嗤的一聲笑了。寶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我做個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寶釵亦在那裏。

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原來賈薈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會學過唱的衆女人們——如今皆是幡然老嫗——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薈總理其日月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帳目。又有林之孝來回：『探訪聘買得十二個小尼姑，小道姑，都到了；連新做的十二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這姑娘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十八歲，取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媽媽，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

通，經典也極熟，模樣也極好。因聽說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具葉遺文，去年隨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着。他師父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遺言說他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所以未曾扶靈回去。」王夫人便道：「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若接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要傲些，就下個請帖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叫書啓相公寫個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話說當下又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庫拿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王夫人並上房丫鬢等皆不得空閒，寶釵因說：『咱們別在這裏礙手礙腳！』說着，同寶玉等往迎春房中來。王夫人日日忙亂，直到十月裏，纔全備了：監督都交清帳目；各處古董文玩俱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自仙鶴，鹿，兔，以及雞，鵝等——俱買全交於園中各處飼養；賈薈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念佛經咒。於是賈政方略心安意暢；又請賈母等到園中色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些微不當之處，賈政纔敢題本。

本上之日，奉旨於明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貴妃省親。賈府奉了此旨，一發日夜不閒；連年亦不曾好生過的。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

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帶了許多小太監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出入，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種儀注；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馬司打掃街道，攆逐閒人；賈赦等監督工人扎花燈煙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

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妝。此時閨內，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悄無一人咳嗽。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用圍幙擋嚴。正等的不耐煩，忽然一個太監騎匹馬來了。賈政接着，問其消息。太監云：『早多着哩。未初用晚膳，未正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樣，老太太與太太且請回房；等到了時候再來，也未爲晚。』於是賈母等且自便去了，園中賴鳳姐照料。鳳姐命執事人等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面傳人挑進蠟燭，各處點起燈來。忽聽外面馬跑之聲不一，有十來個太監，喘吁吁跑來拍手兒。這些太監都會意，知道是來了，各按方向站立。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

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行，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面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翥，雉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着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物。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座金頂金黃繡鳳轎，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跪下，早有太監過來扶起賈母等。那轎輿抬進大門，入儀門，往東到一所院落門前，有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抬輿入門，太監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元春下輿。只見苑內各色花燈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着「體仁沐德」四個字。元春入室更衣，出復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煙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

却說賈妃在轎內看了此園內外光景，因點頭歎道：「太奢華過費了！」忽又見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輿登舟。只見清流一帶，勢若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却用各色綢，綾，紙，絹及通草爲

花，粘於枝上，每一株懸燈數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做就的諸燈：上下爭輝，真是琉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又有各種盆景燈，珠簾繡幙，佳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闌麝燈，明現着「蓼汀花溆」四字。

看官聽說：這「蓼汀花溆」四字及「有鳳來儀」……等字，皆係上回賈政偶試寶玉之才，如何便認真用了？想賈府世代詩書；自有一二名手題詠；豈似暴發之家，竟以小兒語搪塞了事呢？只緣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爲幼弟；賈妃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獨愛憐之；且同侍賈母，刻未相離。那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口傳授教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雖爲姊弟，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兄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讚他儘有才情，故於遊園時聊一試之。雖非名公大筆，却是本家風味；且使賈妃見之，知愛弟所爲，亦不負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將寶玉所題用了。那日未題完之處，後來又補題了許多。

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溲』二字便好，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即刻換了。彼時舟臨內岸，去舟上與，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峨。石牌坊上，正現「天仙寶境」四個大字，賈妃命換了「省親別墅」四字，於是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燒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鱗；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啓道：「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禮儀太監請升座受禮，兩階樂起，二太監引賈赦，賈政，等於月臺下排班上殿。昭容傳諭曰：「免。」乃退出。又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升月臺下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亦退。茶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室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

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之。賈妃垂淚，彼此上前斷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姊妹三人，俱在旁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

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不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不笑，反倒哭個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能一見呢！』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邢夫人忙上來勸解。賈母等讓賈妃歸座，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執事人等，在外廳行禮。其媳婦丫鬢行禮畢，賈妃歎道：『許多親眷，可惜多不能見面！』王夫人啓道：『現有外親薛王氏及寶釵，黛玉，在外候旨；外眷無職，不敢擅入。』賈妃卽命請來相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亦命免過，上前各敘闊別。又有貴妃原帶進宮的丫鬢抱琴等叩見，賈母連忙扶起，名入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甯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敘些久別情形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於簾內行參畢，又向其父說道：『田舍之家，蒸鹽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啓道：『臣，草莽寒門，鳩羣鴉屬之中，豈意得繳鳳鸞之瑞。今貴人上沐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於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體天地好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豈能報

效於萬一！惟朝乾夕惕，忠於厥職，伏願我君萬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福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爲念；更祈自加珍愛，惟勤慎肅恭以待上，庶不負上眷顧隆恩也。」賈妃亦囑以「國事宜勤，暇時保養，切勿記念。」賈政又啓：「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請卽賜名爲幸。」賈妃聽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說道：「果進益了。」賈政退出，賈妃因問：「寶玉因何不見？」賈母乃啓道：「無職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進來。

小太監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命他近前，攜手攬於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來啓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之中，諸般羅列。進園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不一，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了，此皆過分。既而來至正殿，諭免禮。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捧羹把盞。元妃乃命筆，硯，伺候，親拂羅箋，擇其喜者

賜名。題其園之總名曰：——

「大觀園」。

正殿匾額云：——

「顧恩思義」。

對聯云：——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又改題：——

「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賜名怡紅院。

「蘅芷清芬」，賜名蘅蕪院。

「杏帘在望」，賜名澹葛山莊。

正樓曰大觀樓。

東面飛樓曰綴錦閣。

西面飛樓曰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藕香榭，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匾額，如：「梨花春雨」，「桐剪秋風」，「荻蘆夜雪」……等名，不可勝紀。又命舊有匾聯，不可摘去。於是先題一絕句云：——

『衡山抱水集來精，多少功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於吟詠，姊妹們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紀今日之事。』妹等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意發揮，不可爲我微才所縛。且喜寶玉竟能題詠，是我意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蘅蕪院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澗葛山莊：——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詠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詩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構思。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於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難與薛林爭衡，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

勉強湊成一絕。

賈妃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

迎春

「園成景物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游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

探春

「名園築就勢巍巍，奉命多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盡，果然萬物有光輝！」

「文章造化」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裏，景奪文章造化功。」

「文采風流」

李紈

「秀水明山抱復回，風流文采勝蓬萊。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珠

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臺！名園一自邀遊賞，未許凡人到此來。」

「凝暉鍾瑞」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文

風已著宸游夕，孝化應隆歸省時。蓉蕩仙才瞻仰處，自慚何敢再爲辭？」

「世外仙源」

林黛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氣象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所及！」

原來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不想賈妃只命一區一詠，倒不好違諭多做；只胡亂做一首五言律應命罷了。彼時寶玉尙未做完，纔做了瀟湘館與蘅蕪院兩首。正做怡紅院一首，起稿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理論，推他道：「他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纔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又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分馳了？況且蕉葉之典故頗多，再想一個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有出處？」寶釵悄悄

的嘔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朝韓翃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煙綠蠟乾」都忘了麼？」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意，笑道：「該死！眼前現成之句，一時竟想不到！姐姐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只叫你師傅，再不叫姐姐了！」寶釵亦悄悄的笑道：「還不快做上去，只「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呢！」一面說笑，因怕他就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寶玉續成了此首，共有三首。此時黛玉未得展才，心上不快；因見寶玉構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寶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因叫他抄錄了前三首，卻自己吟成一律，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向寶玉跟前。寶玉打開一看，覺比自己做的三首高得十倍，遂忙恭楷謄完呈上。

賈妃看是：——

「有鳳來儀」

寶玉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竽竿青欲滴，个个綠生涼。迸砌防階水，穿簾礙鼎香。莫搖分碎影，好夢正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靜苑，蘿薛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輕煙迷曲徑，冷翠滴迴廊。誰詠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綠蠟春猶捲，紅妝夜未眠。憑欄垂絳袖，倚石護青煙。對立東風裏，主人應解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莊。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爲四首之冠，遂將蘅蕪山莊改爲稻香村；又命探春將方才十數首詩另以錦箋謄出，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妃又命以瓊酪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時賈蘭尚幼，未諳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故無別傳。賈環從年內染病未痊，自

有處調養，故亦無傳。

那時賈薈帶領一班女戲子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只見一個太監飛跑下來說：「做完了詩了，快拿戲目來。」賈薈忙將戲目呈上，並十二個人的花名冊子。少時，點了四齣戲——第一齣『豪宴』，第二齣『乞巧』，第三齣『仙緣』，第四齣『離魂』——賈薈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裝演的形容，卻做盡悲歡情狀。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薈便知是賜齡官之物，連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做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薈忙答應了；因命齡官做『游園』，『驚夢』，二齣。齡官自以為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從；定要做『相約』，『相罵』二齣。賈薈扭他不過，只得依他做了。賈妃甚喜，命莫難爲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疋宮綢，兩個荷包，並金銀鏢子，食物之類。然後撒筵，將未到之處，復又游玩。忽見山環佛寺，忙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班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按例行賞。」乃呈上節略。賈妃從頭看了無語，

卽命照此而行。太監下來，一一發放。

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綢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鏤十錠，吉慶有餘銀鏤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減了如意，拐杖，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爵各二隻，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鏤二對；寶玉亦同此；賈蘭則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銀鏤二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鏤四錠，表禮四端；另有表禮二十四端，青錢一千串，是賞與賈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衆丫鬻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皆是表禮一端，金銀鏤一對；其餘彩緞百疋，白銀千兩，御酒數瓶，是賜東西兩府及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又有青錢五百串，是賜廚役優伶百戲雜行人等的。

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啓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卻又勉強笑着，拉了賈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囑：『不須牽掛，好生保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見面儘容易的，何必過悲？倘明歲天

恩仍許歸省，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咽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別，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的，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裏諸人，好容易將賈母勸住，及王夫人，攙扶出園去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並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

且說榮備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閒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貶，只掙扎着，與無事的人一樣。第一個寶玉卻是極無事，最閒暇的。偏這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可回來；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得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裏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使命換衣裳。纔要出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

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英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上個個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往各處閒耍。先尋進內去和尤氏並丫頭姬妾說笑了一會，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會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百般作樂；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裏邊去了，也不理論。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會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裏瞧熱鬧去了。

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素日這裏有個小書房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裏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那廂來。剛到窗前，聞得房內呻吟之聲，寶玉倒嚇了一跳，心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膽，掀破窗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卻不會活，卻

是茗煙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進門去，將那兩個嚇開了，抖衣而顫。茗煙見寶玉，忙跪下哀求。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致，倒也白淨，些微亦有動人心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躁脚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的去了。

寶玉又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得茗煙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煙道：『大約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煙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正新鮮奇文！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個夢，夢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卍」字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萬兒。』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等我明兒說了給你作媳婦，好不好？』茗煙也笑了，因問：『二爺爲何不看這樣的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做什

麼呢？」茗煙微微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去，一會兒再往這裏來，他們就不知道了。」寶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況且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煙道：「就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卻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咱們竟找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做什麼呢。」茗煙笑道：「好，好。我倒忘了他家。」又道：「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煙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

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半里路程，轉眼已到門前。茗煙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此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吃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嚇的驚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在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爲何，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拉着，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把心放下來，說道：「你也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煙：「還有誰跟來？」茗煙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說道

：這還了得！倘或撞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馬碰，有個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煙挑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媽媽們打你！」茗煙撇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來的！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要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花自芳忙勸道：『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檐草舍，又窄又不乾淨，爺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的臉上通紅。花自芳母子兩個，恐怕寶玉寒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桌，又忙倒好茶。襲人笑道：『你們不要白忙，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了，不敢亂給東西他吃。』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個椅子上，扶着寶玉坐了；又用自己的腳爐墊了腳；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烘上，仍蓋好，放於寶玉懷內；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

彼時他母兄已是忙着，齊齊整整的，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因笑道：『既來沒有空去的理；好歹嘗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趟。』說着，便拈了幾個松子麩，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送與寶玉。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悄問

襲人道：『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因見寶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說道：『你特爲往這裏來，又換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裏去麼？』寶玉笑道：『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笑道：『悄悄的罷！叫他們聽着，什麼意思？』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稀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瞧了再瞧。什麼稀罕物兒？也不過這麼個東西。』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雇一輛乾乾淨淨，嚴嚴緊緊的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爲不妨，爲的是碰見人。』花自芳忙去雇了一輛車來。衆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些果子與茗煙，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叫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面說着，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車，放下車簾。茗煙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煙命住車，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裏混一混，纔

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了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車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倒難爲你了！」於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下。

卻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鬢們，都越發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偏他奶母李嬾嬾拄拐進來請安，瞧瞧寶玉，見寶玉不在家，丫鬢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歎道：「只從我出去，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樣兒了！別的媽媽越不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台，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的；只知嫌人家髒！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糟塌，越不成體統了！」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嬾嬾已是告老卸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着他們；因此，只顧頑笑，並不理他。那李嬾嬾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時候睡覺？」丫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個討厭的老貨！」李嬾嬾又問道：「這盞碗裏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吃？」說畢，拿起就吃。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受氣。」李嬾嬾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腸子！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

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的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他怎麼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裏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阿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送東西孝敬你老人家去，豈有爲這個不自在的？」李嬾嬾道：「你們也不必裝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爲茶攪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兒有了不是，我來領！」說着，賭氣去了。

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躺在牀上不動，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倒是贏的；誰知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道：「你們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回，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代他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妝。寶玉命取酥酪來，丫鬢們回說：「李奶娘吃了。」寶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月我吃的時候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鬧的肚了纔好了。他吃了倒好，攔在這裏白糟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

牀。』寶玉聽了，信以爲真，方把酥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剝。一面見衆人不
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甚麼人？』襲人道：『那是我的兩姨妹
子。』寶玉聽了，讚歎了兩聲。襲人道：『歎什麼？我知道你心裏的緣故，想是說他那
裏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爲
他實在好得很——怎麼也得他在咱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
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纔往你家來？』寶玉聽
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咱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
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
了？想是我纔冒撞沖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寶玉笑道
：『你說的這話，怎麼叫人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裏，沒的我們
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裏。』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倒也是嬌生慣養的，我姨父姨娘
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妝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
不禁又嘻兩聲。正不自在，又聽襲人嘆道：『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

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吃一驚，忙丟下栗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叫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越發^疑惶了；因問：「爲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們這裏的家生女兒；我一家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裏，怎麼是個了局？」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襲人道：「從來沒有這理；便是朝廷宮裏，也有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放——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家。」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要不放你呢？」襲人道：「爲什麼不放呢？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不肯放我出去；再多給我家幾兩銀子，留下，也還有的——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幾年，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爲伏侍得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得你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不成事。」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

，心裏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慢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强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為你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太太，斷不肯行的。』寶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呢？……』乃歎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兒！』說着，便賭氣上牀睡了。

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况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卻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回來，再多掏摸幾個錢，也還

罷了；其實又不難了。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伏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光景，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一塊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

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弛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正；每欲勸諫，恐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寶玉默默睡去，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己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爲酥酪生事，又像那茜雪之茶，是以假要栗子爲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己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

，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寶玉見這話有因，便說道：『你倒說說，我還好怎樣留你？我自己也難說！』襲人笑道：『咱們素日好處，自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攔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了。』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有形有跡，還有智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裏去就去了。』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我正爲勸你這些。更說的很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說，你就搗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能，假喜也能，只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也叫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裏想着：我家世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裏又氣又惱了，——而且背前背後亂說些

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做「祿蠹」；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這些話，怎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是我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調脂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事：再不許弄花兒，弄粉兒，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個愛紅的毛病兒了。」寶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麼？快說！」襲人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然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這裏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望！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縱坐了，也沒甚趣。」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嬾嬾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子初二刻了，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

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掙扎的住，次後挨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說道：「不

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窩渥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

彼時黛玉自在牀上歇午，丫鬢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繡線軟簾，進入裏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裏，忙走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出病來事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裏去？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裏，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着，咱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寶玉道：「沒有枕頭；咱們在一個枕頭上罷。」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着。」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眼，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髒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妖魔星」！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來枕了。

；二人方對面倒下。黛玉因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剛纔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着，便找絹子要揩拭。黛玉使用自己的絹子替他揩拭了，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着那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吹到舅舅耳朵裏，又大家不乾淨，惹氣。』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卻是從黛玉袖中出來，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扯住，要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這等時候，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如此，這香是那裏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裏頭的香氣，衣服上薰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不過是那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麼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

「饒你了！」說着，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脅下亂撓。黛玉索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裏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笑歎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他？」寶玉方聽出來，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很了！」說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去？不能。咱們斯斯文文躺着說話兒。」說着，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絹子蓋上臉。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只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情；黛玉不答。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嗚呀！你們揚州衙門裏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說的鄭重，又且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麼事。

寶玉見問，便忍着笑，順口謊道：「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這就扯謊；自來也沒有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裏都知道？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謊道：

「林子洞裏，原來有一羣耗子精。」

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說：「明日乃是臘八日，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劫些來方好。」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小耗，前去打聽。

一時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裏菓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

只剩香芋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芋。」老耗並衆耗見他這樣，恐不諳練，又恐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卻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偷得還巧呢！」衆耗忙問，「如何得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滾在香芋堆裏，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卻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衆耗聽了，都道：「妙卻妙，只是不知怎麼個變法？你去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聽了，笑道：「這一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標致美貌的一位小姐。衆耗忙笑道：「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菓子是香芋；——卻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的香玉呢！」

黛玉聽了，翻身爬起來，按着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

我呢！」說着便擗。寶玉連忙央告：「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見你的香氣，忽然想起這個典故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典故呢！」

一語未了，只見寶釵來了，笑問：「誰說典故？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人，還說是典故。」寶釵道：「原來是寶兄弟，怪不得他：他肚子裏的典故原來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該用典故之時，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裏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倒想不起來。別人冷的那樣，他急得只出汗；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倒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手了。可知一報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裏，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吵嚷起來。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失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喚呢！——那襲人待他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揎他，可見老背晦了。」寶玉忙欲趕過去，寶釵一把扯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才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爲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見李嬾嬾拄着拐杖，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舉你起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躺在炕上，見我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裝狐媚子哄寶玉！哄得寶玉不理我；只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來的毛丫頭！這屋

裏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人不哄人！」襲人先只道李嬾嬾不過爲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辨說，「病了，纔出汗；蒙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後來聽見他說「裝狐媚，哄寶玉，」又說「配小子」……等話，由不得又羞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寶玉雖聽了這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他分辨：病了，吃藥，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們。」李嬾嬾聽了這話，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裏還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逞着丫頭們要我的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道：「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些就完了。」李嬾嬾見他二人來了，便拉住訴委曲。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個不了。

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了輸贏賬，聽得後面一片聲嚷動，便知是李嬾嬾老病發了，排攢寶玉的人；正值他今日輸了錢，遷怒於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嬾嬾，笑道：「媽

媽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剛歡喜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吵嚷，還要你管他們纔是；難道你反不知規矩，在這裏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燒的滾熱的野鷄，快跟我來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嬾嬾拿着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嬾嬾脚不沾地，跟了鳳姐兒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個沒臉；強似受那娼婦的氣！」後面寶釵，黛玉，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他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裏的帳，只揀軟的欺負！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帳上了！」

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說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做什麼？既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着寶玉道：「爲我得罪了一個老媽媽，你這會子又爲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彀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着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着病，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爲這些

事生氣，這屋裏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如此吵鬧，可叫人怎麼過呢？你只顧一時爲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裏，遇着坎兒，說得好說不好聽的，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勉強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一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叫他起來，便自己端着與他就枕上吃了，卽令小丫鬚們舖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寶玉聽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環，看他躺下，自在上房來同賈母吃飯。

飯畢，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的媽媽鬪牌，寶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朦睡去，自己要睡，天色尙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獨見麝月一人在外間房裏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麼不同他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牀底下堆着那麼些，還不彀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裏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天拔地，伏侍了一天，也該叫他們歇歇；小丫頭們也伏侍了一天，這

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我在這裏看着。」寶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癡人；因笑道：「我在這裏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裏，越發不用去了，咱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寶玉道：「咱們兩個做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晨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了，便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將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梳篦。只篦了三五下，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杯盞還沒吃，倒上了頭了！」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這麼樣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摔了簾子出去了。寶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寶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裏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寶玉會意。忽聽唵一聲簾子響，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咱們倒要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何苦又來問人了？」晴雯也笑道：「你又護着他了！你們瞞神弄鬼的，打諒我都不知道呢！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說着，一徑出去了。這裏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

次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閒逛。彼時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黹，都是閒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個趕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寶釵素昔看他如寶玉，並沒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一注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歡喜；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着急。趕着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了，若擲個六點也該贏，擲個三點就輸了。因拿起骰子來，很命一擲。一個坐定了二，那一個亂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抓起骰子來，就要拿錢，說是個「四點。」鶯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瞅鶯兒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曲，見寶釵說，不敢噴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咕唧說：「一個做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放在眼裏！前日和寶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沒有着急；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就忙喝住了。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你們怕

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寶釵忙勸道：「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况，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做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弟的怕哥哥——卻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多事，反生疎了呢？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看待，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了他？」更有個歎意思存在心裏。你道是有何歎意？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寶釵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只得聽他幾句；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爲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卻怕賈母，纔讓他三分。——現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裏，哭什麼？這裏不好，到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捨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着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

你原來是取樂的，倒招的自己煩惱，還不快回去呢。」賈環聽了，只得回來。

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是那裏墊了蹄窩來了？」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着來。爲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台盤去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裏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窗說道：「大正月裏，怎麼了？兄弟們小孩子家，一半點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樣話做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老爺太太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橫豎有教訓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出聲。鳳姐向賈環說道：「你也是個沒性氣的東西！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你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總不聽我的話，反叫這些人教的你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自己又不尊重，要往下流裏走！——安着壞心，還只怨人家偏心！輸了幾個錢，就這麼樣兒！」因問賈環：「你輸了多少錢？」賈環見問，只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虧你還是爺們！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

『豐兒，去取一串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樣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訴學裏，皮不揭了你的！爲你這不尊重，你哥哥恨得牙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子踢出來呢！』喝令，『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

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了，抬身就走。寶釵笑道：『等着，咱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寶玉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了他兩個，忙問好廝見。正值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裏來，寶玉便說：『在寶姐姐家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裏絆住；不然，早就飛來了。』寶玉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裏一遭，就說這話。』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句話，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裏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自己來納悶？』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黛玉道：『

我作踐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裏，「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要說死！我這會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何如？」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的鬧，我還怕死呢？倒不如死了乾淨！」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乾淨！」寶玉道：「我說自家死了乾淨，別錯聽了話賴人。」正說着，寶釵走來說：「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推寶玉走了。這裏黛玉越發生氣，悶向窗前流淚。

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死活憑我去罷了！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耍。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來作什麼？」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個明白人，難道「親不間疎，後不僭先」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卻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姊妹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疎；第二件，你先來，咱們兩個一桌坐，一牀睡，自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從來的；豈有個爲他疎

你的？」黛玉啐道：「我難道叫你疎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爲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爲的是我的心。難道你就知道你的心，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黛玉聽了，低頭不語。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嘔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些，怎麼你倒脫了青狐披風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暴躁就脫了。」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吃的了！」

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來笑道：「『愛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不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是。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服你。」黛玉便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個好的！」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裏敢挑他呢？」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

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纔現在我眼裏呢！」說的衆人大笑，湘雲忙箇身跑了。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仔細絆倒了，那裏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林黛玉拉着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却值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面上都丟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

，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

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靴鞋往黛玉房中來，却不見紫鵲，翠縷二人；只是他姊妹兩個尙臥在衾內。那黛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却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露於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寶玉見了，歎道：「睡着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曬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寶玉說：「這早晚還早呢？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台旁邊；只見紫鵲，翠縷，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站着。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彎腰洗了兩把。紫鵲遞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裏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寶玉也不理他

，忙忙的要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梳呢。」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戴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一一篦戴。在家不戴冠子，並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線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脚。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樣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不防被人揀了去，倒便宜他。」黛玉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了，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寶玉不答。因鏡台兩邊都是妝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覺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往口邊送，又怕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在身後看見，伸手過來，拍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

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寶

欽走來，因問：「寶兄弟那裏去了？」襲人冷笑道：「寶兄弟那裏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歎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有黑夜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倒別看錯了這個丫頭！聽他說話，倒有些見識！」寶釵便在炕上坐下，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

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麼？我那裏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又動了真氣了？」襲人冷笑道：「我那裏敢動氣？只是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景况，深爲詫異，禁不住趕來勸慰。那襲人只管合着眼不理，寶玉沒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便明白了。」寶玉聽了，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嘆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

到自己牀上睡下。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來拿一領斗篷來替他蓋上。只聽唵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仍合目裝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啞了，再不說你一聲何如？』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又勸我？你勸也罷了！剛纔又沒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爲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什麼話兒？』襲人道：『你心裏還不明白，還等我說呢？』正鬧着，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一碗飯，仍回至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裏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來，喚兩個小丫頭進來。

寶玉拿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兩個丫頭在地下站着，一個大些的，生得十分清秀，寶玉便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丫頭答道：『叫蕙香。』寶玉又問：『是誰起的這個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寶玉道：『

正經該叫「晦氣」罷咧！什麼「蕙香」呢！」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個？」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日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抿嘴兒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門，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家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寶玉用他，他便變盡方法，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饒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卻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趁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以後越來勸了；若拿出作上人的模樣，鎮嚇他們，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橫了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如此一想，卻倒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

「……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天擿亂六

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擱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

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

「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遷其穴，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

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着，看凍了。」

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厮鬧，若真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今

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睬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裏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裏去？」襲人冷笑道：「你鬥我，我知道麼？你愛那裏去，就過那裏去！從今咱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鷄爭鵝鬥，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得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裏說了，早起就忘了！」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簪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個樣子？」寶玉道：「你那裏知道我心裏急？」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麼？可知我心裏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起來梳洗。

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寫，可巧便翻出

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提起筆來續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勦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却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亂着請大夫診脈，大夫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症。』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道：『症雖險，却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蟲，豬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掃淨室，款留兩位醫生，輪流斟酌，診脈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

那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將小廝內清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材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人見他懦弱無用，都喚他作多渾蟲。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歲，也有幾分人材；又兼生性輕

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蟲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甯榮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媳婦妖嬈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見過這媳婦，垂涎久了；只是內懼嬌妻，外懼變童，不會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有意於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趟。招惹的賈璉似飢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小廝們計議，多以金帛相許，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這媳婦是舊交，一說便成。是夜，多渾蟲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來相會，一見面，早已神魂失據，也不及情談款叙，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徧體筋骨癱軟，使男子如臥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賈璉此時，恨不得渾身化在他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爲我髒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裏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那裏還有什麼娘娘？」那媳婦越浪起來，賈璉不禁醜態畢露。一時事畢，兩個又盟山誓海，難捨難分；自此後，遂成相契。

一日，大姐毒盡癩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地，祀祖宗，還願，焚香，

慶駕，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話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細說。

次日早起，鳳姐往上房裏去後，平兒收拾外邊拿進來的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縷青絲來。平兒會意，忙藏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內，拿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麼？」賈璉一見，連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從手中來奪，口內笑道：「小蹄子！你不趁早拿出來，我把你膀子撕折了！」平兒笑道：「你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你倒賭很！等他回來，我告訴了，看你怎麼樣！」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賞我罷！我再不敢賭很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鬆了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道！」平兒纔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

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沒有？」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細細查了，並沒少一件兒。」鳳姐又道：「可多什麼沒有？」平兒笑道：「不少就罷了，怎麼還有得多

出來？」鳳姐又笑道：「這半個月，難保乾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東西——戒指，汗巾，等物——亦未可定。」——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身背後，只望着平兒殺雞抹脖，使眼色，求他遮蓋。平兒只作不看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樣？我就怕有這麼的。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親自搜一搜。」鳳姐笑道：「傻丫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裏就叫我們搜着？」說着，拿了樣子去了。

平兒指着鼻子，搖着頭兒笑道：「這件事，你該怎樣謝我呢？」喜得賈璉身癢難撓，跑過來摟着，「心肝！腸兒！肉兒！」亂叫。平兒手裏拿着頭髮，笑道：「這是一輩子把柄兒！好就好；不好，嚼們就抖出這個來！」賈璉笑着央告道：「你好生收着罷！千萬可別叫他知道！」口裏說着，瞅他不提防，一把便搶過來，笑道：「你拿着終是禍胎，不如我燒了，就完了事了。」一面說，一面藏在靴掖子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摟着求歡。平兒奪手跑了出來，急得賈璉彎着腰恨道：「死促狹小娼婦兒！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平兒在牕外笑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難道圖你受用？叫他知道了

，又不肯貸我呀！」賈璉道：「你不用怕他，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罐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似的；只許他同身子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姪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以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防你使得，你防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他。」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纔叫你們都死在我手裏呢！」

一句未了，鳳姐走過院來，因見平兒在牆外，便問道：「要說話，怎麼不在屋裏？跑出來隔着牆子是什麼意思？」賈璉在內接嘴道：「你可問他。倒像屋裏有老虎吃他呢！」平兒道：「屋裏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聽說，便道：「這話是說我麼？」鳳姐便笑道：「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着，也不打簾子，一徑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丫頭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起我來了！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倒伏了他了！」鳳姐道：「都是你

慣的他！我只和你算帳就完了！」賈璉聽了，啐道：「你兩個不睦，又拿我來墊蹄兒！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裏去！」賈璉道：「我有處去！」說着就走。

鳳姐道：「你別走，我有話和你說呢。」

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麼樣？」賈璉笑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沒有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規矩；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竟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給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樣給薛妹妹做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麼想定了。但昨日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與往年給林妹妹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

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殼了，我還怪你？』說着，一徑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便要回去；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件鍼線活計取來，爲寶釵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蠲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備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席？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費幾兩老庫裏的體己；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叫我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指我們！舉眼看，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留與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殼酒的？殼戲的？』——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就和我「哪阿哪」的！』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

玉，我也沒處去訴冤！倒說我強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
上，衆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
吃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了一
遍，賈母更加歡喜。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人，皆有隨分的
，不須細說。

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中搭了家常的小巧戲台，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
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
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林黛玉，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黛玉
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聽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
道：「你既這樣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與我聽。這會子犯不上借着光兒問我
！」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着咱們的光兒。」一面說
，一面拉他起來，攜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
法，只得點了一齣『西遊記』。賈母自是歡喜，然後使命鳳姐點。鳳姐雖有邪王二夫人

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便先點了一齣，却是『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歡，然後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等先點。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樂，咱們只管咱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爲他們不成？他們在這裏白聽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呢！』說着，大家都笑，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春，探春，惜春，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

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台山』。寶玉道：『你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裏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還算你不知戲呢！你過來，我告訴你：這一套戲是一齣北點絳脣；鏗鏘頓挫，那音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隻寄生草，填得極妙，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央告道：『好姐姐！念與我聽聽！』寶釵便念道：——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煙簃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鉢鉢隨緣化！」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安靜看戲罷！還沒唱『山門』，你就妝瘋了！」——說的湘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

賈母深愛那做小旦的與一個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一發可憐兒，因問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命人另拿些肉菓與他兩個，又另賞錢兩吊。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寶釵心內也知道，只點點頭不說；寶玉也點了點頭，亦不敢說。史湘雲便接口道：「倒像林姐姐的模樣。」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使個眼色。衆人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說：「果然像得很！」一時，散了。

晚間，湘雲使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那日，包也不遲。」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裏做什麼？看人家的嘴臉，什麼意思！」寶玉聽了這話，忙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呢？我怕你得罪了人，所

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辜負了我？若是別個，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捧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望着我說！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別人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主子小姐，我是奴才了頭。得罪了他了！」寶玉急的說道：「我倒不是爲你爲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踏！」湘雲道：「大正月裏，少信口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語，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教我碎你！」說着，一逕至賈母裏間屋裏，忿忿的，躺着去了。

寶玉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將門關上了。寶玉又不解何故，在牕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再不能勸；那寶玉只呆呆的站着。黛玉只當他回房去了，卻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裏。黛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緣故，說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到底是爲什麼起？」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倒好！我也不知爲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着我比戲子，給衆人取笑！」寶玉道：「我並沒有比

你，也並沒有笑你，爲什麼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辯。黛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再者：你爲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和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家的丫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不是他自惹輕賤？——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卻也是好心；只是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愛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寶玉聽了，方知纔與湘雲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爲怕他二人生隙，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貶謗，正如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尙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爲？……」想到其間，也毋庸分辯，自己轉身回房。林黛玉見他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會發，便也回思無趣，不禁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那寶玉不理，竟回來躺在牀上，只是悶嘴咄的。

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以他事來解釋，因笑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呢。」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口吻，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好好的大正月裏，娘兒們，姊妹們，都喜歡歡，你又怎麼這個行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他人隨和，你也隨和些，豈不大家彼此都歡喜？」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言及此句，不覺淚下。襲人見此景况，不敢再說。寶玉細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來；翻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

寫畢，自己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又填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又念一遍，自覺心中無有掛碍，便上牀睡了。

誰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假以尋襲人爲由，來視動靜，襲人回道：「已經睡

了。』黛玉聽了，就欲回去。襲人笑道：『姑娘，請站着。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麼話。』說着，便將寶玉所寫的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寶玉爲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可笑可歎，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見，無甚關係。』說畢，便拿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

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念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碍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

親疏密？從前碌碌卻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因笑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來的。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明兒認真起來，說些瘋話，存了這個念頭，豈不是從我這一支曲子起？我成了個罪魁了！』說着，便撕了個粉碎，遞與丫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了。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癡心邪念。』三人果往寶玉房裏來。黛玉先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這樣愚鈍，還參禪呢！』湘雲也拍手笑道：『寶

哥哥，可輸了！」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我還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彼時惠能在廚房舂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

五祖便將衣鉢傳他。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機鋒，尙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爲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呢！」寶玉自己以爲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尙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苦惱

？」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是一時的頑話兒罷了！」說畢，四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來，命他們大家去猜；猜後每人也作一個送進去。四人聽說，忙出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專爲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了一個，衆人都爭着亂猜。小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着，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暗的寫了，一齊封送進去，候娘娘自驗是否。」寶釵聽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早猜着了。寶玉，黛玉，湘雲，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一併將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機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於燈上，太監去了。

至晚，出來傳諭道：「前日娘娘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着，也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着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筴。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以爲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所

作這個不通，娘娘也沒猜着，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麼。」衆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寫道是：

『大哥有角只八個，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牀上坐，二哥愛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

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一發喜樂，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燈來，設於堂屋，命他姊妹們各自暗暗的做了，寫出來，粘在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及各式玩物，爲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况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婆子丫鬚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裏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麼不見蘭哥兒？』地下婆子們忙進裏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他不肯來。』婆子回復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古怪

！』賈政忙遣賈環與兩個婆子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邊坐了，抓菓子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闊論，今日賈政在這裏，便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質，卻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拈口禁語。黛玉本性嬌懶，不肯多話。寶釵原不妄言輕動，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陪笑道：『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裏大設春燈雅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與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裏，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倒教我悶的慌。你要猜謎，我便說一個你猜。猜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受罰——若猜着了，也要領賞呢。』賈母道：『這個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亂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燈謎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體自堅硬。雖不能言，有言必應。」——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綵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姐兒們做的，再猜一猜我聽。」賈政答應，起身走到屏前，只見第一個是元妃的，寫着道：——

「能使妖魔膽盡摧，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打一物。」

賈政道：「這是「爆竹」呢。」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運人功理不窮，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只爲陰陽數不同。」——打一用物。」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階下兒童仰面時，清明妝點最堪宜。」

游絲一斷渾無力，莫向東風怨別離。——打一物。」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罷誰攜兩袖煙，琴邊衾裏兩無緣。曉籌不用雞人報，午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光陰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打一物。」

賈政道：「這個莫非「更香」？」寶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打一物。」

賈政道：「好！好！我猜「鏡子」。妙極！」寶玉笑回道：「是。」賈政道：「這一個

卻無名字，是誰做的？」賈母道：「這盞大約是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再看

寶釵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葉落紛離別，恩愛夫妻不到冬。——打一物。」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倒有限；只是小小年紀，作此等言語，更覺不祥，看來皆非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只是垂頭沈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體勞乏，又恐拘束了他衆姊妹不得高興頑耍，便對賈政道：『你竟不必在這裏了，安歇去罷；讓我們再坐一會子，也就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個「是」，又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來覆去，甚覺悽惋。

這裏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樂一樂罷。』一語未了，只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指手畫腳，信口批評——『這個這一句不好，那個做韻必出韻』——如同開了鎖的猴子一般。黛玉便道：『還像方纔大家坐着，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自裏間屋裏出來，插口說道：『你這個人，就該老爺每日合你寸步不離才好！剛纔我忘了，爲什麼不當着老爺攛掇叫你作詩謎兒？這會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說的寶玉急了，拉着鳳姐兒斷纏了一會。賈母又與李宮裁並衆姊妹等說笑一會，覺有些困倦，聽了聽，已交四鼓了，因命將食物撤去，賞與衆人，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還是節呢，該當早起』

。明日晚上再頑罷。」於是衆人散去。
要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三

紅樓夢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誌慶

五



。此書係由上海圖書館。丁巳年。...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警芳心

話說賈母次日仍領衆人過節。那元妃卻自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詠，命探春鈔錄妥協，自己編次優劣；又令在大觀園勒石，爲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大觀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薈等監工；因賈薈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子並行頭等事，不得空閒，因此又將賈藟，賈菱，賈萍喚來監工。一日，燙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

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庵兩處，一般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出在大觀園來，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打算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件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件事，便坐車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做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

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應承的。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都送到家廟鐵檻寺去，月閒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是了；說聲用，走去叫一聲就來，一點兒不費事。」王夫人聽了，便商之於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

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放下飯便步。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不管；若是爲小和尚，小道士們的那事，好歹依我這麼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了，把頭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帶笑不笑的瞅着賈璉道：「你當真，還是頑話兒？」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件事管管，我應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兒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柏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事出來，我包管叫芸兒管這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倒罷了——但只一件：昨兒晚上，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腳的。」鳳姐聽了，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笑

着一徑去了。

走到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爲小和尚的事，賈璉便依了鳳姐的主意，說道：『看來芹兒倒大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橫豎照在裏頭的規例，每月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小事，聽賈璉如此說，便依允了。賈璉回至房中，告訴鳳姐，鳳姐卽命人去告訴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感謝不盡。鳳姐又做情，央賈璉先支三個月的費用，叫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供給來，——白花銀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了一塊，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於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雇個腳驢自己騎，又雇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子，一徑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

如今且說賈元春在宮中編大觀園題詠之後，忽想起那園中的景致，自從幸過之後，父親必定敬謹封鎖，不叫人進去，豈不辜負此園？况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們，何不教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卻又想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

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又怕冷落了他，恐賈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須得也命他進去居住方妥。——想畢，遂命太監夏忠到榮府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在園中居住，不可封錮；命寶玉也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諭，命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牀帳。

別人聽了，還猶自可；惟寶玉喜之不勝。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丫鬢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着賈母，扭的扭股兒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況你做了這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園去住，他吩咐你幾句話，不過是怕你在裏頭淘氣。他說甚麼，你只好生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媽媽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嚇着他！』老媽媽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這邊來。

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鳳，繡鸞，綉鳳等衆丫頭，都在廊簷下站着呢。一見寶玉，都抿着嘴兒笑他。金釧一把拉着寶玉，悄悄的說道：『我

這嘴上是纒擦的香漬的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裏正不自在，你還要惱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門進去。

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裏間呢。趙姨娘打起簾子，寶玉挨身而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排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人都坐在那裏。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都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見賈環人物委瑣，舉止粗糙；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着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鬚髮，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平日嫌惡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分，半晌，說道：「娘娘吩咐：說你日日在外邊嬉遊，漸次疏懶，如今禁管你同姐妹們在園裏讀書，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連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邊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寶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沒有？」寶玉答應道：「還有一丸。」王夫人說：「明早再取十丸來，天天臨睡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自從太太吩咐了，襲人天天臨睡打發我吃的。」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王夫人道：「

是個丫頭。』賈政道：『丫鬢不拘叫個什麼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古人有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丫頭姓花，便隨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爲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碍，不用改；只可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艷詩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說道：『去罷，去罷。怕老太太等吃飯呢。』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笑着，伸伸舌頭，帶着兩個老媽媽，一溜煙去了。

剛剛至穿堂門，只見襲人倚門而立。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道：『叫你做什麼？』寶玉告訴他：『沒有什麼；不過怕我進園淘氣，吩咐吩咐。』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玉正在那裏，寶玉便問他：『你住在那一處好？』黛玉正在盤算這事，忽見寶玉一問，便笑道：『我心裏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別處幽靜。』寶玉聽了，拍手笑道：『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那裏

去住！我就在怡紅院。嗒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議，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哥兒姐兒們就搬進去罷。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

薛寶釵住了蘅蕪院，林黛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書齋，惜春住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媽媽，四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丫頭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

閒言少敘，且說寶玉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鬪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他會有幾首四時卽事詩；雖不算好，卻是真情真景。

春夜卽事云：——

『霞絹雲幄任鋪陳，隔巷蛙聲聽未真。枕上輕寒牕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

盈盈燭淚因誰泣？點點花愁爲我嗔。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卽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牕明麝月開宮鏡，室竊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涼。水亭處處齊紈動，簾捲朱樓罷晚妝。』

秋夜卽事云：——

『絳芸軒裏絕喧嘩，桂魄流光浸茜紗。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桐露濕棲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倚檻人歸落翠花。靜夜不眠因酒渴，沉煙重撥索烹茶。』

冬夜卽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罽鶻裘睡未成。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奴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卻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說寶玉閒吟，且說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

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薄子弟，愛上那風流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

，不時吟哦賞讚。因此上，竟有人來尋詩管字，倩畫求題的。寶玉一發得意，鎮日在家

做這些外務。

誰想靜中生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爛漫之時，坐臥不避，嬉笑無心，那裏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面鬼混，卻又癡癡的。茗煙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煩煩了的；只有一件，寶玉不曾看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歌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寶玉一看，如得珍寶。茗煙又囑咐道：『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寶玉那裏肯不拿進園去？踟躇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部進去，放在牀上，無人時方看；那些粗俗過露的都藏於外面書房內。

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

；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閣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

寶玉正踟躕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裏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擔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內拿着花帚。寶玉笑道：「好，好。來把這個花掃起來，擻在那水裏去罷。我纔擻了好些在那裏呢。」林黛玉道：「擻在水裏不好。你看這裏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麼沒有？仍舊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裏，埋在那裏，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寶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拾。」黛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瞧，好多着呢。」寶玉道：「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別人——真正這是好文章！你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遞了過去。

黛玉把花具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將十六齣俱已看完；但覺詞句

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卻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林黛玉聽了，不覺連腮帶耳通紅，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薄面含嗔，指着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說這些混帳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二字，早又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了忙，上前攔住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裏，叫個癩頭龜吞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馱一輩子碑去！」說的林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嚇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也是個「銀樣蠟槍頭！」」寶玉聽了笑道：「你說的是什麼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拾落花。

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裏沒找到，摸在這裏來！那邊大老爺身

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服罷。」寶玉聽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

這裏林黛玉見寶玉去了，聽見衆姊妹也不在房中，自己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牆角外，只聽見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女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聽，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

「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林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聽。又唱道是：——

「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道看戲，未必能領略戲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就誤了聽曲子。再聽時，恰唱道

「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

癡，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沒個開交，忽覺背後有人擊他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個女子。

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聯芳心

四六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尙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黛玉正在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下，說道：『你做什麼一個人在這裏？』林黛玉道：『你這個——』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卻是香菱。林黛玉道：『你這傻丫頭，嚇我一跳。你這會子打那裏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姑娘的，總找不着他。你們紫鵲也找你呢；說璉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回家去坐着罷。』一面說，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談講些「這一個繡的好，那一個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

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牀上看襲人的針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裏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安去。還不快去換』

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牀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水紅綾子襖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縐綢汗巾兒，臉向那邊，低着頭看針線，脖子上帶着扎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撫，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便挨上身去，涎臉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他，還是這麼着。」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寶玉道：「左勸也不改，右勸也不改，你倒是怎麼樣？你再這麼着，這個地方可也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服，同鴛鴦往前面來。

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旁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生的容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生得着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獃？連他也認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

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跳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給你做兒子！』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了？』賈芸道：『十八歲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聽寶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語說的好：「搖車兒裏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子。」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死了，這幾年也沒人照管；若寶叔不嫌姪兒蠢，認做兒子，就是姪兒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說着，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閒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兒你到書房裏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裏頑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廝隨往賈赦這邊來。

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便喚人來帶進哥兒去太太房裏坐着。寶玉退出來，至後面，到上房，那夫人見他，先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那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那夫人道：『那裏找活猴兒去！你

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弄得你黑眉烏嘴的，那裏還像個大家子讀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叔兩個——也來請安，邢夫人叫他兩個在椅子上坐着。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索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向賈蘭使個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起身，也就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各人母親好罷。你們姑娘姊妹們都在這裏呢，鬧的我頭昏，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着，便出去了。

寶玉笑道：『可是姊妹們都過來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裏去了。』寶玉說：『大娘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笑道：『那裏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娘兒兩個說着，不覺又晚飯時候。請過衆位姑娘們來。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寶玉辭別賈赦，回衆姊妹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

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說：『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嬸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芹兒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裏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那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做什麼？我那裏有這工夫說閒話兒呢？明日還要到興邑去一走，必須當日趕回來方好。你先去等着，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着，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一徑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

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裏回來；一見賈芸，便問爲什麼事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幫襯：要用冰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日也是我們鋪子裏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犯了，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

這小鋪子裏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到扁兒去：這是一件。二則你那裏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管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也要立個主意，賺幾個錢，弄弄穿的，吃的，我看着也喜歡。」賈芸笑道：「舅舅說的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事體；後來聽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去出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在我手裏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個，死皮賴臉的，三日兩頭兒來纏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有法兒呢。」

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個算計；你但凡立得起來，到你大房裏，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撞見你三房裏的老四，騎着大叫驢，帶着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廟裏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樣的事到他了？」賈芸聽了，嘍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吃了飯去罷。」一句話尚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裏買

半斤麵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裝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斤麵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個，明日就送來還的。」夫婦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蹤了。

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門，一徑回來，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走，低着頭，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一把拉住，罵道：「你瞎了眼！碰起我來了！」賈芸聽聲音像是熟人，仔細一看，原來是緊鄰倪二。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飯，專愛喝酒打架。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已在醉鄉，不料賈芸碰了他，就要動手。賈芸叫道：「老二住手！是我沖撞了你。」倪二聽了他的語音，將醉眼睜開一看，見是賈芸，忙鬆了手，趑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這會子那裏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兒！」倪二道：「不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誰；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鄰，管教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別生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便把

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二爺的親戚，我便罵出來！真正氣死我——也罷！你也不必愁；我這裏現有幾兩銀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們好街坊，這銀子是不愛利錢的。」一頭說，一頭從搭包內掏出一包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卻也因人而施，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就是了。因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既蒙高情，怎敢不領？回家照例寫了文約，送過來便了。」倪二大笑道：「這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你若寫文約，我就不借了。」賈芸聽了，一面接銀子，一面笑道：「我便遵命罷了，何必着急？」倪二笑道：「這纔是了。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有點事情到那邊去，你竟請回。——我還求你帶個信兒與我們家：叫他們閉門睡罷，我不回家了；倘或有事，叫我們女孩兒明天一早到馬販子王知腿家找我。」一面說，一面趑趄着脚兒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要來，便什麼處？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

加倍還得起他。」因走到一個錢鋪內將那銀子稱一稱，分兩不錯，心上越發歡喜。到家先將倪二的話告訴他娘子，方回家來。見他母親正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裏去了一天。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裏等璉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吃了，還留飯在那裏，叫小丫頭拿過來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

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街，在香鋪買了麝香冰片，便往榮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着大高的笞箠在那裏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裏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道：「二孀娘那裏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羣人簇擁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愛排場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搶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我們家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時常記望着孀娘，要瞧瞧總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就不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就敢在長輩跟前撒

謊。昨日晚上還提起嬖娘來，說嬖娘身子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嬖娘好大精神，竟料理得周周全全；要是差一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了！」鳳姐兒聽了，滿臉是笑，不由的止了步，問道：「怎麼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裏嚼說起我來？」賈芸道：「有個緣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裏有幾個錢，現開香鋪；因他身上捐了個通判，前月選了雲南，不知那一府，連家眷一齊去；他這香鋪也不開了，便把貨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像這個貴重的都送與親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賤買了可惜；若送人也沒有人家配使這些香料。因想嬖娘往年間還拿大包的銀子買這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上十幾倍；故此孝敬嬖娘。」一邊將一個錦匣遞過去。鳳姐正是辦端陽節的禮，須用香料，便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着你這樣知道好歹，怪不得你叔叔常提起你來，說你好，說話明白，心裏有見識。」

賈芸聽這話入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常提我？」鳳姐見問，便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被他看輕了，——只說得了這點兒香料便許他管

事了，——因又止住，且把「派他種花木」的事，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幾句淡話，便往賈母房裏去了。賈芸自然也難提，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故此吃了飯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霞齋書房裏來。只見茗煙在那裏淘小雀兒呢。賈芸在他身後，把脚一蹀道：「茗煙小猴兒又淘氣了！」茗煙回頭見是賈芸，便笑道：「何苦二爺嚇我們這麼一跳？」因又笑說：「我不叫茗煙了。我們寶二爺嫌「煙」字不好，改了叫「焙茗」了。二爺明兒只叫我焙茗罷。」賈芸點頭笑着同進書房，便坐下問：「寶二爺下來了沒有？」焙茗道：「今日總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我替你探探去。」說着，便出去了。

這裏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別的小子，都頑去了。正在煩悶，只聽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呀！」賈芸往外瞧時，只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也十分精細乾淨。那丫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要躲。恰值焙茗走來，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好！正抓不着個信兒。」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趕出來，問怎麼樣。焙茗道：「等了半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就是寶二爺屋裏的。」因說道

：『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來了。』

那丫頭聽見，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從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

聽那賈芸說道：『什麼「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似笑不笑的道：『依我說，二爺且請回去，明日再來；今兒晚上得空兒，我替回罷。』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叫二爺在這裏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不過口裏答應着，他肯給帶到麼？』

賈芸聽這丫頭的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名字；因是寶玉房裏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日再來。』說着，便往外去了。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爺喝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喝茶，我還有事呢。』口裏說話，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裏呢。

那賈芸一徑回來，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叫住，隔着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膽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

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嬪娘別提，我這裏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就求嬪娘，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哦！你那邊沒成兒，昨日又來尋我了。」賈芸道：「嬪娘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意，昨兒還不求嬪娘麼？如今嬪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攔開，少不得求嬪娘，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麼不成了？多大點兒事，就誤到這會子！那園子裏還要種樹，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來。早說不早完了？」賈芸笑道：「這樣，嬪娘明日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裏的煙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不好？」賈芸道：「好嬪娘，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件辦的好，再派我那件。」鳳姐笑道：「你倒會拉長線兒！——罷了，要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初時候來領銀子，後日就進去種花兒。」說着，命人駕起香車，徑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霞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裏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來，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

。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出來，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賈芸接着，那批上批着二百兩銀子，心中喜悅，翻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自是母子俱喜。

次日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還了銀子，又拿了五十兩銀子，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裏去買樹，不在話下。

且說寶玉自這日見了賈芸，曾說過明日着他進來說話，這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裏還記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卻從北靜王府裏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病了，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病着；還有幾個做粗活聽使喚的丫頭，料是叫他們不着，都出去尋夥覓伴的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寶玉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婆子走進來。寶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罷！罷！不用了。』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寶玉見沒丫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等我來倒。』

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接了碗去。寶玉倒嚇了一跳，問：『你在那裏的？忽然來了，嚇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笑着，回道：『我在後院裏；纔從裏間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脚步響？』寶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挽着髻兒，容長臉面，細巧身材，卻十分俏麗甜淨。寶玉便笑問道：『你也是我這屋裏的人麼？』那丫頭道：『是的。』寶玉道：『既是這屋裏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丫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不認得的也多呢，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眼前的事，一件也做不着，那裏認得呢？』寶玉道：『你爲什麼不做那眼前的事？』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日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焙茗回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裏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唏唏哈哈的笑着進來，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擦衣裳，趑趑起起，潑潑撒撒的，那丫頭便忙迎出去接。那秋紋，碧痕，正對抱怨——『你濕了我的衣裳！』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

進房看時，並沒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

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找着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裏作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裏的？只因我的手絹子不見了，往後頭找去，不想二爺要吃茶，叫姐姐們一個也沒有，是我進去倒了碗茶，姐姐們便來了。』秋紋兜臉啐了一口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倒叫我們去，你可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麼？你也拿那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咱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他在這裏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說着，只見有個老媽媽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緊些；衣服裙子，別混曬混晾的；那土山一帶都攔着幃幕，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婆子道，『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心內明白，知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

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因「玉」字犯了寶玉，黛玉的名，便單喚他做小紅。原來是府中世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田房事務。這紅玉年十六，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大觀園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點了。這小紅雖然是個不諳事體的丫頭，因他原有幾分容貌，心內妄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千人，都是伶牙俐爪的，那裏插得下手去？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語，心內早灰了一半。正悶悶的，忽然聽見老媽媽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回房，睡在牀上，暗暗思量。

翻來掉去，正沒個抓尋，忽聽窗外低低的叫道：「小紅，你的手絹子我拾在這裏呢。」小紅聽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裏拾着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那小紅急回身一跑，卻被門檻絆倒。

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話說小紅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卻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嚇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丫頭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面水。這小紅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手，腰中束一條汗巾，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兒見了他，也就留心；若要指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多心，二則又不知他是何性情，因而納悶；早晨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了窗子，隔着紗羅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個丫頭打掃院子，都擦脂抹粉，插花帶柳的，獨不見昨日那一個。寶玉便鞞了鞋，走出了房門，只裝做看花，東瞧西望。一抬頭，只見西南角上游廊下欄杆旁有一個人倚在那裏，卻爲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近前一步，仔細看時，正是昨日那個丫頭在那裏出神。

此時寶玉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見碧痕來請洗臉，只得進去了。

卻說小紅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嗔們的噴壺壞了，你到林姑娘那邊借用一用。」小紅便走向瀟湘館去。到了翠煙橋，抬頭一望，只見山坡高處，都攔着帷幙，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原來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裏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工。小紅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悄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無精打彩，自向房內躺着。衆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論。過了一日，原來次日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裏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便不去了；倒是薛姨媽同着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

王夫人正過薛姨媽院裏坐着，見賈環下了學，命他去抄金剛經呪嘍誦。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點了蠟燭，拿腔做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霞倒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剪燭花；又說金釧擋了燈亮兒。衆丫頭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只有彩霞還和他合得來，倒了茶給他，因向他悄悄的道：「你安分些罷。何苦討人厭？」

嗽道：「我也知道！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了，不理我，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牙，向他頭上戮了一指頭，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

兩人正說着，只見鳳姐跟着王夫人過來了。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時，寶玉也來了；見了王夫人，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去了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裏。王夫人使用手摩挲撫弄他，寶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王夫人道：「我的兒！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的；你還只是揉搓，一會子鬧上酒來。還不在那裏靜靜的躺一會子去呢。」說着，便叫人拿枕頭，寶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只向着賈環，寶玉便拉他的手，說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一而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我就嚷了！」二人正鬧着，原來賈環聽見了。素日原恨寶玉，今見他和彩霞頑耍，心上越發按不下這口氣，因一沉思，計上心來，故作失手，將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燭，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嗷呀的一聲，滿屋裏人都嚇一跳，連忙將地下盞燈移過來一照，只見寶玉

滿臉是油。王夫人又氣又急，一面命人替寶玉擦洗，一面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上炕去替寶玉收拾着，一面說道：「老三還是這樣毛脚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臺盤！趙姨娘平時也該教導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遂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黑心種子來，也不教訓教訓！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一發得了意了！一發上來了！」那趙姨娘只得忍氣吞聲，也上去幫着他們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邊臉上起了一溜燎泡，幸而沒傷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罵一頓；又安慰了寶玉，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寶玉說：「有此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只說我自己燙的就是了。」鳳姐道：「就說自己燙的，也要罵人不小心，橫豈有一場氣生。」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

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的門，便悶悶的，晚間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知道燙了，便親自趕過來瞧，只見寶玉自己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藥。林黛玉只當十分燙的利害，忙近前瞧瞧，寶玉卻把臉遮了，搖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潔，故不要他瞧——林黛玉也就罷了，但問他疼得怎樣。寶玉道：「也不很疼，養一兩日就好

了。」林黛玉坐了一會，回去了。

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自己承認自己燙的，賈母免不得又把跟從的人罵了一頓。過了一日，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洋婆到府裏來，見了寶玉，嚇了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歎息。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口內咕咕唧唧的又呪誦了一會，說道：「包管好了，這不過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老祖宗，老菩薩，那裏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大凡王公卿相人家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裏便有許多促狹鬼跟着他，得空便搯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着推他一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問道：「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便說道：「這個容易；只是多替他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兒孫康甯，再無撞客邪祟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麼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說：「也不值什麼；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一天多添幾斤香油，點了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也做

個好事。」馬道婆說：「這也不拘多少，隨施主願心。像我家裏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安南郡王府裏太妃，他許的願心大，一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略小些；錦鄉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斤油；再有幾家，或十斤八斤，三斤五斤的，不等——也少不得要替他點。」賈母點頭思忖。馬道婆道：「還有一件：若是爲父母尊長的，多捨些不妨；若老祖宗爲寶玉，若捨多了，怕哥兒擔不起，反折了福。要捨，大則七斤，小則五斤，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就一日五斤，每月打總兒來關了去。」馬道婆道：「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叫人來吩咐：「以後寶玉出門，拿幾串錢，交給他小子們，一路施捨與僧道貧苦之人。」說畢，那道婆便往各房間安，閒逛去了。

一時來到趙姨娘房裏，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倒茶給他吃。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見炕上堆着些零碎綢緞，因說：「我正沒有鞋面子，奶奶給我些零碎綢子緞子，不拘顏色，做雙鞋穿罷。」趙姨娘歎口氣道：「你瞧！那裏頭那裏還有塊成樣的麼——就有好東西，也到不了我這裏！你不嫌不好，挑兩塊去就是了。」馬道婆便挑了幾塊，

掖在袖裏。趙姨娘又問：『前日我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去，你可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歎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裏但凡從容些，也時常來上供；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大了，得了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還怕不能麼？』趙姨娘聽了笑道：『罷！罷！再別提起！如今就是榜樣兒！我們娘兒們跟得上這屋裏那一個兒？寶玉兒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見，大人偏疼他些，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了兩個指兒。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嚇的忙搖手。起身掀簾子一看，見無人，方回身向道婆說：『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說，便探他的口氣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裏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倒也好。』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麼？』馬道婆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也難怪——明裏不敢怎麼樣，暗裏也算計了，還等到如今！』趙姨娘聞聽這話裏有話，心內暗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麼暗裏算計？我倒有個心，只是沒這樣的』

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了這話，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裏知道？這些事罪罪過過的！」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人家來擺布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麼？」馬道婆聽如此，便笑道：「若說我不忍你們娘兒兩個受別人委屈還猶可；若說謝，我還想你們什麼東西麼？」趙姨娘聽這話鬆動了些，便說：「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糊塗了？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絕了，這家私還怕不是我們的？那時候你要什麼不得呢？」馬道婆聽了，低頭半日，說：「那時節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說：「這有何難？我攢了幾兩體己，還有些衣服首飾，你先拿幾樣去；我再寫個欠銀文契給你，到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使得。」趙姨娘將一個小丫頭也支開，連忙開了箱櫃，將衣服首飾拿了些出來，並體己的散碎銀子，又寫了五十兩一張欠約，遞與馬道婆，道：「你先拿去，作個供養。」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又有欠字，遂不顧青紅皂白，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拿了，然後收了欠契；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遞與趙姨娘，叫把他二人的年庚寫

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鉸了五個青面鬼，叫他併在一處，拿針釘了：『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驗的。』說完，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道：『奶奶可在那裏？太太等你呢。』二人散了，不在話下。

卻說林黛玉因寶玉燙了臉，不大出門，倒時常在一處說閒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又同紫鵲等作了一會針線，總悶悶不舒，一同行步出來，看庭前纔進出的新笋，不覺出了院門。來到園中，四望無人，惟見花光鳥語，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只見幾個丫頭舀水，都在迴廊上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笑聲，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裏。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兩個？』黛玉笑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的？』鳳姐道：『我前日打發人送兩瓶茶葉與姑娘，可還好麼？』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謝想着。』寶玉道：『我嘗了不好，不知別人嘗了怎麼樣？』寶釵道：『味倒好，只是沒甚顏色。』鳳姐道：『那是暹羅國貢的；我嘗了也不覺甚好，還不如我們常吃的呢。』黛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麼樣的？』寶玉道：『你說好，把我的都拿了去吃罷。』鳳姐道：『我那裏還多着的呢。』黛玉道：『我叫丫頭取去。』

鳳姐道：『不用，我打發人送來。我明日還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來。』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家一點子茶葉，就使喚起人來了。』鳳姐笑道：『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衆人都大笑不止。黛玉紅了臉，回過頭去，一聲兒不言語。寶釵笑道：『我們二嫂子的談諧是好的。』黛玉道：『什麼「談諧」！不過是貧嘴賤舌的，討人厭罷了！』說着，又啐了一口。鳳姐笑道：『你給我做了媳婦，少些什麼？』指着寶玉道，『你瞧瞧。人物兒配不上？門第兒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那一點兒玷辱了你？』黛玉起身便走。寶釵叫道：『顰兒急了。還不回來呢！走了倒沒意思。』說着，站起來拉住。纔至房門，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都來瞧寶玉。寶玉與衆人都起身讓坐，獨鳳姐不理。寶釵正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裏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過去呢。』李宮裁連忙同着鳳姐兒走了。趙周兩人，也辭了出去。寶玉道：『我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說：『林妹妹，你略站一站，與你說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林黛玉道：『有人叫你說話呢！』便把林黛玉往後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

這裏寶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又不說話，黛玉不覺又紅了臉，掙着要走。寶玉道：「嗚呀！好頭疼！」黛玉道：「該！阿彌陀佛！」寶玉大叫一聲，將身一跳，離地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盡是胡言。黛玉並衆丫鬢都嚇慌了，忙報知王夫人與賈母。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裏，都一齊來看。寶玉一發拿刀弄棍，尋死覓活的，鬧的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一見，嚇的抖衣亂戰；兒一發，肉一聲，放聲大哭。於是驚動了衆人：連賈赦，邢夫人，賈政，賈珍並璉，蓉，芸，萍，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千家中上下人等，及丫鬢媳婦等，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個主意，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見鷄殺犬，見了人，瞪着眼，就要殺人；衆人一發慌了。周瑞家的帶着幾個力大的女人上前抱住，奪了刀，抬回房中，平兒，豐兒等，哭的哀天叫地，賈政也心中着忙。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說送祟的，有說跳神的，有薦玉皇閣張道士捉怪的——整鬧了半日，祈求禱告，百般醫治，並不見效。日落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

次日，王子騰也來問候；接着小史侯家，那夫人弟兄並各親戚，都來瞧着——也有

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也有薦醫的——他叔嫂二人，一發糊塗，不省人事；身熱如火，在牀上亂語。到夜裏更甚，因此，那些婆子丫鬚，不敢上前；故將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着人輪班守視。賈母，王夫人，邢夫人並薛姨娘，寸步不離，只圍着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上下不安。賈赦還各處去尋覓僧道，賈政見不效驗，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總由天命，非人力可強。他二人之病，百般醫治不效，想是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去！」賈赦不理，仍是百般忙亂。

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寶玉，躺在牀上，連氣息都微了；合家都說沒有指望了；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等，更哭的死去活來；只有趙姨娘，外面假作憂愁，心中稱願。

至第四日早，寶玉忽睜開眼向賈母說道：「從今以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發我走罷！」賈母聽見這話，如同摘了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他受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裏，也受罪不安。」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

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帳老婆！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願意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作夢！他死了，我只合你們要命！都是你們素日調唆着，逼他念書寫字，把膽子嚇破了；見了他老子，就像個避貓鼠兒一樣！都不是你們這起小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他，你們就隨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面哭，一面罵。賈政在旁，聽見這些話，心裏越發着急，忙喝退了趙姨娘，委婉勸解了一番。忽有人來回：『兩口棺木都做齊了。』賈母聞之，如刀刺心，一發哭着大罵，問：『是誰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來打死！』鬧了個天翻地覆。忽聽見空中隱隱有木魚聲，念了一句『南無解冤解結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險的，我們善醫治。』賈母，王夫人，便命人向街上找尋去。

原來是一個癩和尚同一個跛道士。

那和尚是什麼模樣？

鼻如懸膽，眉長，目似明星有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腌臢更有一頭瘡。

那道人是如何模樣？

一足高來一足低，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卻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因命人請了進來，問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長官不消多話；因知府上人
口欠安，特來醫治的。」賈政道：「有兩個人中了邪，不知有何方可治？」那道人笑道
：「你家現有希世之寶，可治此病，何須問方？」賈政心中便動了，因道：「小兒生時
雖帶了一塊玉來，上面刻着「能除凶邪」，然亦未見靈效。」那和尚道：「長官有所不
知：那「寶玉」原是靈的；只因爲聲色貨利所迷，故此不靈了。你今將此寶取出來，待
我持誦持誦，就依舊靈了。」賈政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塊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擊
在掌上，長歎一聲道：「青埂峯下，別來十三載矣！人世光陰迅速，塵緣未斷，奈何奈
何！——可羨你當日那段好處呵：

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

只因煅煉通靈後，便向人間惹是非！

可惜今日這番經歷呀！

粉漬脂痕污寶光，房櫺日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冤債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了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於臥室上檻，除自己親人外，不可令陰人沖犯。三十三日之後，包管好了。」賈政忙命人讓茶，那二人已經走了，只得依言而行。

鳳姐，寶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漸漸醒來，知道餓了，賈母，王夫人，纔放了心。衆姊妹都在外間聽消息，林黛玉先念一聲「佛！」寶釵笑而不言。惜春道：「寶姐姐笑什麼？」寶釵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度化衆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說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一時林黛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都不是好人！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着鳳丫頭學的貧嘴！」一面說，一面掀簾子出去了。

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八〇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仍回大觀園去，這也不在話下。

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裏，那小紅同衆丫環也在這裏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小紅見賈芸手裏拿着塊絹子，倒像是自己從前掉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牕外問道：「姐姐在屋裏沒有？」小紅聞聽，在牕眼內往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一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裏呢，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牀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在院子裏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裏

送茶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絹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小紅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陣子心裏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小紅道：「說那裏的話？好好的家去做什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小紅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倒乾淨！」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小紅道：「你那裏知道我心中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個地方，本也難站。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香了願，教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裏面？我心裏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還能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就是不殷勤小心，也拚不得；只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

幾個都算在上等裏去！仗着寶玉疼他們，衆人都捧着他們，你說可氣不可氣？」小紅道：「也犯不着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園兒紅了；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的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收拾房子，怎麼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熬煎是的！」

小紅聽了，冷笑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手裏拿着些花樣子並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小紅擲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到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你，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牕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提起腳來，蹭蹬蹭蹬又跑了。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裏了？怎麼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因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己取去罷。」小紅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閒磕

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徑往寶釵院內來。

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嬾嬾從那邊來，小紅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裏去了？怎麼打這裏來？」李嬾嬾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好好的又看上那個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裏聽見，可又是不是？」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着他去叫麼？」李嬾嬾道：「可怎麼樣呢？」小紅笑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就回不進來纔是。」李嬾嬾道：「他又不傻，爲什麼不進來？」小紅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兒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是不好麼？」李嬾嬾道：「我有那們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徑去了。小紅聽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裏，便問道：「紅姐姐，你在這裏作什麼呢？」小紅抬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小紅道：「那裏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着，一徑跑了。這裏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

墜兒引着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紅一溜，那小紅只裝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恰好相對，小紅不覺把臉一紅，一扭身，往蘅蕪院去了，不在話下。

這裏賈芸隨着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總管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籠子，籠着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樣欄扇，上懸着一個匾，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這四個字。」正想着，只聽裏面隔着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見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爛爍，卻看不見寶玉在那裏。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對兒——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裏頭屋裏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櫺，只見小小一張填漆牀，上懸着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服，鞞着鞋，倚在牀上，拿着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帶笑立起身

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坐了。寶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裏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偏又遇着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咱們一家子的造化。」說着，只見有個丫鬢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裏和寶玉說話，眼睛卻瞧那丫鬢：細挑身子，容長臉兒；穿着銀紅襖兒，青緞子背心，白綾細摺兒裙子。那賈芸只從寶玉病了，他在裏頭混了兩天，都把有名人口記了一半。他看見這丫鬢，知道是襲人。——他在寶玉房中，比別人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寶玉又在旁邊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替我倒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裏，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倒罷了。」寶玉道：「你只管坐着罷。丫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房裏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致，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裏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

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明兒閒了，只管來。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出去了。

出了怡紅院，賈芸四顧無人，便脚步慢慢的，停着些走；口裏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房裏幾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倒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手帕子的？——我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的，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

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這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小紅問墜兒，知是他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中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

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我的。」墜兒滿口裏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忙來找小紅，不在話下。

如今且說寶玉打發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牀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牀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你悶的很，出去逛逛不好？」寶玉見說，攔着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裏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就好了；只管這麼歲蕪，越發心裏膩煩了。」寶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就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兒，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裏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着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磕了，那時候纔不演呢！」說着，順着脚，一徑來至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正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

地，悄無人聲。走至牕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往裏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歎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牀上伸懶腰。寶玉在窗外笑道：「爲什麼『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裏，裝睡着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鵲，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牀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錫，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道：「你給個樵子吃呢！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寶玉笑道：「紫鵲，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鵲道：「那裏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鵲道：

「他是客，自然先倒碗茶來，再舀水去。」說着，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牀？」林黛玉登時撻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一面哭，一面下牀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敢說這樣話，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

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寶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是爲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裏就知道。」一面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中還是狐疑，只聽牆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見薛蟠拍着手，跳出來，笑道：「要不說姨父叫你，你那裏肯出來的這麼快！」焙茗也笑着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賠不是；又求：「不要難爲了小子，都是

我央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
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爲求你早些出來，就
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寶玉道：『嗚呀！越發的該死
了！』又向焙茗道：『反叛的！還跪着做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
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
那裏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西瓜；這麼長，這麼大一個選
羅國進貢的靈柏香薰的暹羅豬，魚。你說，這四樣禮物可難得不難得？那魚，豬，不過
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着給你們老太太，姨
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還配
吃，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
面來至他書房裏，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并唱曲兒的，都在這裏。見他
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便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
廝七手八腳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

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兒來拜壽，打算送什麼新鮮禮物？」寶玉道：「我沒有什麼送的。若論銀錢穿吃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算是我的。」薛蟠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着實好；上面還有許多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來是什麼「庚黃」的。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裏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裏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麼？」薛蟠道：「怎麼看不真？」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可是這兩個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是「糖銀」「菓銀」的？」正說着，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康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

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

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裏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倒也託庇康健。近來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掛出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再不嘔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教兎鶻捎了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月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閒瘋了，咱們幾個人吃酒聽唱的不樂，尋那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卻有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今日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裏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教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

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爲這個，還要特治一個東兒，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奉懇之處。」說着，撒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

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因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着，你且高樂去；也到底打發個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着，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我叫他留着送與別人罷；我知道我是命小福薄，不配吃這個。」說着，丫鬚倒了茶來吃茶，說閒話兒，不在話下。

卻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

寶玉來了，心裏要找他問問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房內去了，自己也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爛灼，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門已閉了，黛玉即便叩門。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性情，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丫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別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麼？』晴雯偏生還沒聽見，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呢！』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棲；如今認真惱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裏面一陣笑語之聲。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

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願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

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宿鳥棲鴉，聽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正是「花魂點點無情緒，鳥夢癡癡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稀，獨抱幽芳出繡闥；

嗚咽一聲猶未了，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嚶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旁，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尙望着門灑了幾點淚；自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妝。紫鵲，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委屈，用話來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着牀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饒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謝，花神退位，須要餞行。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小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棵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裏繡帶飄颻，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不盡。

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兒，香菱衆丫頭們，都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着，等我去關了他來。」說着，便丟了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閒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找他們去，我找林姑娘去就來。」說着，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不忌，喜怒無常；況且黛玉素昔猜忌，好弄小

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將欲過河去了。倒引的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趕到池邊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

剛欲回來，只聽那亭裏邊噦噦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欄，蓋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欄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腳，往裏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難道白找了來不成？」又答道：「我已經許了謝你，自然不是哄你的。」又聽說道：「我找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那揀的人，你就不謝他麼？」那一個又說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況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

。「半晌，又聽說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一個誓。』」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人，嘴上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噯呀！噤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榻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噤們在這裏，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若是到跟前，噤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窗，見我在這裏，他們豈不臊了？——況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裏紅兒的言語。他素日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壳」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蟹兒！我看你往那裏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小紅，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往前趕，兩個人都嚇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裏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着林姑娘在這裏蹲着弄水兒呢。我要悄悄的嚇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

；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裏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是鑽在山子洞裏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

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裏，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了，也半日不言語。小紅又道：「這可是怎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若是寶姑娘聽見，倒還罷了；林姑娘嘴裏又愛尅薄人，心裏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着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小紅，小紅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麼事？」鳳姐打量了一回，見他生的乾淨俏儷，說話知趣，因笑道：「我的丫頭今兒沒跟我進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誤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

姑娘房裏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小紅道：「我是寶二爺房裏的。」鳳姐聽了笑道：「噯呀！原來是寶玉房裏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裏桌子上汝窯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才家的來要，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裏頭牀頭上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小紅聽了，轉身去了。

不多時，回來了，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裏出來，站着繫裙子，便趕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裏去了？」司棋道：「沒理論。」小紅聽了，回身又往四下裏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小紅上來陪笑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裏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裏找去。」小紅聽了，再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霞，碧痕，秋紋，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小紅，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裏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弄，就在外頭逛。」小紅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日不該我的

班兒，有茶沒茶休問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罷。」小紅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有。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裏了！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會，就把他興頭的這一個樣！這一遭兒半遭兒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一面說着，去了。

這裏小紅聽了，不便分證，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裏和李氏說話兒呢，小紅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纔張才家的來取，當面秤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來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小紅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過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人來，說舅奶

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裏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算送在我們奶奶這裏；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呀呀！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小紅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嚼字，拿着腔兒，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裏知道？先是我們平兒也是這麼着，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裝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說着，大家都笑了。李紈又笑道：「都像你潑辣貨纔好！」鳳姐道：「這一個丫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角，就很剪斷。」說着，又向小紅笑道：「明兒你伏侍我去罷，我認你做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小紅聽了，撲嗤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比你大的趕着我叫媽，我還不理他呢！今兒抬舉了你了！」小紅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兒了：我

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做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的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兒。」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成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鰥，一個地啞。那裏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歲了？」小紅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字。小紅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小紅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嫂子不知道。我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裏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丫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着，他總不挑，倒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紈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他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的他媽？」鳳姐說道：「你這麼着，明兒我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小紅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學些眉高眼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小紅回怡紅院去

，不在話下。

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做「餞花會」，恐人笑他癡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便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了我不會？我懸了一夜心。」黛玉便回頭叫紫鵲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櫺，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竟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爲昨兒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得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沖撞了他的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裏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

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會叫你？」寶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城裏城外，大廊大廟的逛，也沒見過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器，沒處擇的古董；再就是綢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挖的香盒兒，膠泥漿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歡喜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不做什麼，拿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包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樸而不俗，直而不拙的這些東西，你多多的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了穿，比你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個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裏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的——半日還說：「何苦來

！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踢拉，襪踢拉的，沒人看的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沒有人的？一般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婆子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着沒事，做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瞎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裏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益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下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他忒昏聩的不像了！還有笑話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買那些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就說是怎麼沒錢，怎麼難過。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攢的錢，爲什麼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呢。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

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的是哥哥妹妹了；撩下別人，且說體己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

寶玉因不見了黛玉，便知是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日，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嘆道：『這是他心裏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等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後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二人去遠了，便把那花兒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那邊有嗚咽之聲；一面數落着，哭的好不傷心。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屋裏的丫頭，受了委曲，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遊絲軟繫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着處；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初疊成，樑間燕子太無情；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樑空巢亦傾？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花開易見落難尋，階前愁殺葬花人；獨把花鋤淚暗灑，灑上花枝見血痕。杜鵑無語正黃昏，荷鋤歸去掩重門；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怪奴底事倍傷神？半爲憐春半惱春；憐春忽至惱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願奴膏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塚？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杯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如污淖陷渠溝。爾今死去儂收葬，末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

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歎；次又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裏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甯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覆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

那時林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癡病，難

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抬頭一看，見是寶玉，黛玉便道：『啐！我當是誰，原

來是這個很心短命——』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長歎一聲，自己抽身便走

了。這裏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

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

你且站着。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以後擦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

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說了，你

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歎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

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道：『噯！當初

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見姑娘也

愛吃，連忙收拾的乾乾淨淨，收着；等着姑娘到來，一桌子吃飯，一牀兒上睡覺；丫頭

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到。我心裏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

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底，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裏，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妹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淚來。那時林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這般形像，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着我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幾句，打我幾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就是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脫；還得你申明了緣故，我纔得脫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俱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爲什麼我來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詫異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要是這樣，立刻就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來；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

就出來的。」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丫頭們懶得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

二人正說話，見丫頭來請吃飯，遂都到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疎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一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八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寶玉道：「我只記得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裏人

都笑了。寶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搥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爲這個搥我。」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寶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還不敷呢！四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藥，不算爲奇；只在羣藥裏算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嚇人一跳！前年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倒是真話呢，倒說撒謊！」口裏說着，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

後抿着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畫着羞他。鳳姐因在裏間房裏看着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前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做什麼，他說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裏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不記得。他又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妹妹尋。妹妹就沒散的花兒，那頭上下來的也使得。過後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枝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長上用大紅紗，拿乳鉢乳了麵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裏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經按這方子，那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裏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裝裹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裏爲這個去刨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聽了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就是墳裏有，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尸倒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寶玉因向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林黛玉說，卻拿眼睛瞟着寶釵。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

他只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很會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裏住着，那薛大哥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這裏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纔在背後，以爲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着，見賈母房裏的丫頭找寶玉和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扶了那丫頭走，那丫頭道：『等着寶二爺，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不同咱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己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趟；他心裏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

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着，二則也記掛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瞧林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裏胡鬧些什麼？』寶玉吃了茶，

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在門前站着，登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來個小廝們擲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裏，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太紅妝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各色上用紗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帳，又不是禮物，怎麼個寫法兒？」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裏有個丫頭叫小紅的，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一個，可使得麼？」寶玉道：「我屋裏的人也多的很，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麼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罷。」說着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回來罷。」

說着，便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了飯。賈母因問他：「跟着你娘吃了什麼好的？」寶玉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姑娘在那裏。賈母道：

『裏頭屋裏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線，黛玉彎着腰，拿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做什麼呢？纔吃了飯，這麼控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綢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熨罷。』黛玉便把剪子一撩，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做什麼呢？』因見林黛玉裁剪，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剛纔爲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裏就不受用了。』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罷。』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爲抹骨牌纔來麼？』說着，便走了。黛玉道：『你倒是去罷；這裏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丫頭們，『這是誰叫他裁的？』黛玉見問丫頭們，便說道：『憑他誰叫我裁，也不干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

呢。」寶玉聽了，忙回身來到。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

寶玉來到外面，只見焙茗說：「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就自己往書房裏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裏等出門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啐道：「呸！放你娘的屁！寶二爺如今在園裏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園裏，你又跑了這裏來帶信兒了！」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徑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毬，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給焙茗。回到書房裏，寶玉換上，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雙瑞，壽兒，四個小廝去了。

一徑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裏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們並唱小旦的蔣玉函，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說的「幸與不幸」之事，我晝夜懸想；今日一聞呼喚

卽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倒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喝一杯，恐怕推託，故說下這句話。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遞酒，然後命雲兒也過來敬三鍾。那薛蟠三杯落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體己新鮮曲兒唱個我聽，我喝一饅子好不好？』

雲兒聽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想着你來又慍記着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茶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唱畢，笑道：『你喝一饅子罷。』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饅，再唱好的來。』

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個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卻要說出女兒來

；還要註明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裏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

聽寶玉說道：「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妝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衆人聽了，都說道：「好！」薛蟠獨揚着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全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搯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於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牕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嚙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裏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捫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采，獨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

下該馮紫英，說道：「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大風吹倒梳妝樓。」——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說兒，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裏細打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雞肉，說道：「鷄聲茅店月。」」令完。

下該雲兒，雲兒便說道：「女兒悲，想來終身依靠誰？」薛蟠笑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衆人都道：「別混他。」雲兒又道：「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嘴，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

又道：「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裏。女兒樂，住了簾管弄絃索。」說完，便唱道：——
「豈蕊花開三月三，一個蟲兒往裏鑽。鑽了半日，鑽不進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唱畢，飲了門杯，便拈起一個桃來，說道：「桃之天天。」令完。

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快說。」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兒一般，便說道：「女兒悲——」又咳嗽了兩聲，方說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做忘八，怎麼不傷心呢？」衆人笑的彎腰，忙說就：「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罷。」薛蟠瞪了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繡房鑽出個大馬猴。」衆人哈哈大笑道：「該罰！該罰！先還可恕，這句更不通！」說着，便要斟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好的

了！聽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衆人聽了，都詫異道：「這句何其太雅！」薛蟠道：「女兒樂，一根私把往裏戳。」衆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使唱道：「一個蚊子哼哼哼——」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兩個蒼蠅嗡嗡嗡嗡——」衆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聽不愛聽？這是新鮮曲兒，叫做「哼哼」韻兒。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倒別耽誤了別人家。」

於是蔣玉函說道：「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姣，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鳳鸞，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敲，剔銀燈同入鴛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副對子，只記得這句，可巧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乾了酒，拿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衆人倒都依了，完全。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罰！

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麼說起寶貝來？」蔣玉函忙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着寶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函等猶問他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

少刻，寶玉出席解手，蔣玉函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裏去。還有一句話問你——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他如今名馳天下，可惜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卻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裏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寶玉道：

「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請二爺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裏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

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裏丟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裏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那條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裏後悔，口裏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歎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我的東西給那起混賬人！也難為你心裏沒個算計兒！」欲再說幾句，又恐惱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裏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

「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裏呢，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就解下，說道：『我不稀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勸解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個空箱子裏，自己又換了一條繫着，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小紅去了。他原要等你來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做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很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節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丫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簪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別人也都是這個？』襲人道：『老太太多着一個香玉如意，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個香玉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的都沒有。大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

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樣，倒是寶姑娘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麼會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裏的，我去拿了來了。老太太說了，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趟。」說着，便叫了紫鵲來，「拿了這個到你們姑娘那裏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鵲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

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裏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之人罷了。」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裏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裏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裏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裏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

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起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很知道你心裏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這樣的。」林黛玉道：「昨兒寶了頭不替你圓謊，爲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

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裝沒看見，低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裏，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也在這裏。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爲婚姻」等語，所以總遠着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寶玉一樣，心裏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惦记着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道：「寶姐姐，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呢。」

可巧寶釵左腕籠着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一時褪不下來。寶玉在旁邊看着雪白的胳膊，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姑娘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沒福！」忽然想起「

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含丹，眉不畫而橫翠；比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呆了；寶釵褪下串子來給他，也忘了接。

寶釵見他呆呆的，自己倒不好意思的起來。扔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黛玉登着門檻子，嘴裏咬着絹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裏？」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裏來着？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鸚鵡！」寶釵道：「鸚鵡在那裏呢？我也瞧瞧。」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的一聲飛了。」口裏說着，將手裏的絹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寶玉不知，正打在眼上，嘎呀了一聲。

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一三二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帕手子扔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倒嚇了一跳，問是誰。林黛玉搖着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姐要看獸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約着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的。」鳳姐道：「他們那裏涼快，兩邊又有樓；咱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上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閒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自家去。這些日子也悶得很了！家裏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就笑道：「既這麼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更是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

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旁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裏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飲備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打發人去到園裏告訴，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進去。」這個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聽了這話，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攛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

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況且又是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

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薛姨媽，每人一乘四

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頭紫鵲，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金釧，彩雲——也跟了鳳姐兒來；奶子抱着大姐兒另在一車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媽媽，奶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們：——墨壓壓的，站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尙未坐完。這個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個說，「你壓了我們奶奶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招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碰了我的扇子！」——咕咕呱呱，說笑不絕。周瑞家的過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笑話！」說了兩遍，方見好了。

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寶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響，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旁迎接。

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見了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塑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趕不上賈母，自己下了轎，忙要上來攙；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剪筒照管剪各處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裏。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罵道：「小野雜種！往那裏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打！」賈母聽了，忙問是怎麼了。賈珍忙出來問，鳳姐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燭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嚇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那裏見過這個勢派？倘或嚇着他，到怪可憐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着燭剪，跪在地下亂顛。賈母命賈珍拉起來，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阿哥，帶他去罷。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別叫人難爲了他。」賈珍答應，領他去了。這裏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層的瞻

拜觀玩。

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幾百錢，不要難爲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領了下去。賈珍站在臺礎上，因問管家在那裏。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來。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裏地方大，今兒嚙們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在這院裏罷；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裏去；把小么兒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姑娘奶奶們都出來，一個閒人不許到這裏來。」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裏跑了出來。賈珍道：「你瞧瞧他！我這裏也沒熱，他倒乘涼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便有個小廝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還眼向着他，那小廝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垂着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並且連賈璉，賈琏，賈瓊等也都忙了，一個一個從牆根下慢慢的

溜下來。賈珍又向賈蓉道：『你站着做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裏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連聲的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麼的！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捆着手呢麼！馬也拉不來！』要打發小廝去，又恐怕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趟，騎馬去了。

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旁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裏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裏，我只在這裏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爲「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爲「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爲「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府裏去的，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咱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揪了你的呢！還不跟我進來！』耶張道士呵呵大笑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攙他來。』賈珍忙去攙了過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甯？』

衆位奶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這裏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託老太太的萬福，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倒罷了，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這裏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乾淨，我說請哥兒來逛逛，怎麼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解手去了纔來，忙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忙抱住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裏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生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兒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歎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着，兩眼流下淚來。賈母聽了，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趕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又呵呵大笑道：「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

十五歲了，生的到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示下，纔敢向人家張口呢。」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裏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如今也隨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幾兩銀子；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見奶奶在這裏，也沒道謝。寄名符早已有有了。前日原想送去的，不承望娘娘來做好事，也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待我取來。」說着，跑到大殿上去。

一時拿了一個茶盤，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裏拿出，罷了，又用個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裏不乾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

倒嚇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爲送符，倒像是和我們化佈施來了。」衆人聽說，鬨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拔舌地獄！」鳳姐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省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騭，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卻不爲化佈施，只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麼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歲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況是個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中了骯髒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着，捧了出去。

這裏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託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稀罕；都沒什麼敬賀；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願意爲敬賀之禮。雖不稀罕，哥兒只留着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

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寶嵌，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裏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要不下，倒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這樣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個，跟着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話說的也是。』張道士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稀罕，也到底是幾件器皿。若給了窮人，一則與他們也無益，二則反倒糟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就散錢給他們呢？』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上拿錢施捨罷。』說畢，張道士方纔退出。

這裏賈母和衆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歸坐，鳳姐等上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一時，賈珍上來回道：『神前拈了戲，頭一本是「白蛇傳」。』賈母問：『是什麼故事？』賈珍道：『漢高祖斬蛇起首的故事。第二要是「滿牀笏」。』賈母點頭道：『這倒是第二本？也還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如此。』又問第三本。賈珍道：『

第三本是一「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下來，走至外邊預備着申表，焚錢楮，開戲，不在話下。

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旁邊，因叫個小丫頭子捧着方纔那一盤子東西，將自己的玉帶上，用手翻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拿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是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一個的。」寶釵笑道：「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麼往我們家來住着，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他纔是留心呢。」寶釵聽說，便回頭裝沒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裏；忽心裏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他就留着這件；因此，手裏揣着，卻拿眼睛瞞人。只見衆人都倒不理論，惟有林黛玉瞅着他點頭兒，似有讚歎之意。寶玉不覺心裏沒意思起來，又掏出來，向着黛玉越笑道：「這個東西倒好頑，我替你留着，倒家穿上你帶。」黛玉將頭一扭道：「我不稀罕！」寶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

着。』說着，又揣了起來。剛要再說，只見賈珍之妻尤氏和賈蓉新近續娶的媳婦——婆媳兩個——來了。見過賈母，賈母道：『你們又來做什麼？我不過沒事來逛逛。』一句話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

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裏打醮，連忙預備豬，羊，香燭，茶食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聽了，忙趕過正樓來，拍手笑道：『嗻呀！我卻不防這個！只說嗒們娘兒們來閒逛逛，人家只當嗒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不曾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兩個婆子，上樓來了。馮家兩個未去，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於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母打醮，女眷都在廟裏，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麼正經齋事，我們不過閒逛逛，沒的驚動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得去。鳳姐又說：『打牆也是動土』，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逛逛。』賈母因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噙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今以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爲什麼原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

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

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病了，心裏放不下，飯也懶得吃，不時來問。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因說道：『你只管聽你的戲去，在家裏做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事，心中不大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裏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自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白認得我了！那裏像人家有什麼配得上的呢？』寶玉聽了，便向前來，直問到臉上道：『你這麼說，是安心呪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兒還爲這個賭了幾回呪，今兒你到底又重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可有什麼益處？』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戰戰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呪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姻緣；你心裏生氣，來拿我煞性子！』』

原來那寶玉有一種下流癡病；况從幼時和黛玉耳鬢斯磨，心情相對，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癡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既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卽如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着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裏眼裏只有你？你不爲我解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裏一時一刻皆有你，你心裏竟沒有我了。』寶玉是這個意思，只口裏說不出來。那林黛玉心裏想着：『你心裏自然有我；誰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起金玉，你只管了然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無毫髮私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裏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卻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寶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願；你知也罷

，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那纔是你和我近，不知我遠。」林黛玉心裏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爲我把自已失了？殊不知你失我也失，可見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遠你了。」——如此看來，卻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意。

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難以盡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裏乾噎，口裏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摘下「通靈玉」來，咬咬牙，很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勞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破，便回身找東西來砸。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摔砸那啞吧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着，紫鵲，雪雁等忙解勸。後來見寶玉下死砸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襲人忙趕了來，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眼睛都變了，從來沒氣得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和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砸壞了，叫他心裏臉上怎麼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

，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裏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鵑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來搥，紫鵑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着。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了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鵑。又見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喘，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不該同他較證；這會子的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裏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着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寶玉的手冰涼，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麼委屈悶在心裏；二則又恐薄了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淚來。紫鵑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搨着，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得傷起心來，也拿手帕子拭淚。——四個人都無言對泣。

一時襲人勉強笑向寶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趕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就剪。襲人，紫鵑剛

要奪，已經剪了幾段。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纔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橫豎不帶他！——也沒什麼！』

只顧裏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唾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連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急的襲人抱怨紫鵲：『爲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鵲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爲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鵲兩個人身上，說：『爲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來，卻不管了！』因此，將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平服。

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裏擺酒唱戲，賈府諸人都去了。寶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裏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

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溼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裏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因為是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玉帶，還得我穿了他纒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

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只說趁今兒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裏孽障，偏生遇見這麼兩個不省事的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憑這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生不曉這口氣！」自己抱怨着，也哭了。

這話傳入寶黛二人耳內，他二人竟從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這句話的滋味，都不覺潛然泣下。雖不會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灑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卻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麼？

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裏小廝們和他的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還罵小廝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麼着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個再這麼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賠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也好。」

寶玉聽了，不知依與不依，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選壽星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齡官畫蔷癡及局外

話說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鵡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那寶玉脾氣，難道咱們也不知道的？爲那玉，也不是鬧了一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鵡笑道：「好好的，爲什麼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麼樣。」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鵡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說：「不許開門！」紫鵡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曬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裏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着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誰知道這

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爲什麼不來？——我
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鵲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裏氣
還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麼氣。」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牀
上哭。那黛玉本未曾哭，聽見寶玉來，由不得傷心了，止不住滾下淚來。寶玉笑着，才
近牀來笑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因便挨在牀沿
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旁人看見，好像是咱們又拌
了嘴似的。若等他們來勸咱們，那時節，豈不咱們倒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罵
，憑着你怎麼樣，千萬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幾十聲。黛玉心裏原是
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叫別人知道咱們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
又可見得比別人原親近；因又拿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來哄我！從今以後，不敢親
近二爺，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裏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
寶玉笑道：「我跟了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
黛玉一聞此言，登時把臉放下來問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家倒有幾

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日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做和尚？明日我倒把這話告訴去評評！」寶玉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漲，低了頭，不敢則一聲。幸而屋裏沒人，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屢了一聲，說不出話來。見寶玉逼得臉上紫漲，便咬着牙，用指頭很命的在他額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着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子來擦眼淚。寶玉心裏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覺滾下淚來。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擦。黛玉雖然哭着，卻一眼看見了他穿着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己拭着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來向寶玉懷裏一擗，一語不發，仍掩面而泣。寶玉見他擗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了些，伸手挽了黛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黛玉將手擗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還這麼涎皮賴臉的，連個理也不知道！」

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嚷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嚇了一跳。回頭看時，

只見鳳姐兒跑了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裏怨天怨地，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麼可拌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爲什麼又成了「烏眼雞」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說着，拉了黛玉就走。黛玉回頭叫丫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做什麼？有我伏侍呢。」一面說，一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我及至到那裏要說和，誰知兩個人倒在一處，對賠不是，對笑對說，倒像黃鷹抓住鷄子的腳，兩個都扣了環了；那裏還要人去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

此時寶釵正在這裏，那黛玉一言不發，挨着賈母坐下。寶玉沒甚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去磕，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懶，推故不去呢。倘或明兒閒了，姐姐替我分辦分辦。」寶釵笑道：「這也

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終日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麼不看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寶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趣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貴妃，原也體胖怯熱。」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又不好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倒像楊貴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着，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他道：「你要仔細！我和誰頑過，你來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

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着許多人，便是比纔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別人搭趣去了。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着實得意；纔要搭言也趁勢取個笑，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說道：「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麼戲？」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

忽又見他問這句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寶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麼連這一齣戲的名兒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串？」——這叫做「負荆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荆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荆請罪」；我不知什麼叫「負荆請罪」。」一句話未說完，寶玉，黛玉二人心裏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也笑問道：「這麼大熱天，誰還吃生薑呢？」衆人不解其意，便說道：「沒有吃生薑的。」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詫異道：「既沒人吃生薑，怎麼這樣辣辣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意思了。寶釵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羞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笑收住。別人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一笑。一時寶釵，鳳姐去了，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着人說呢？」寶玉正因寶釵多心，自己沒趣；又見黛玉來問着他，越發沒好氣起來。欲待要說兩句，又恐黛玉多心，說不得忍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

誰知目今盛暑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大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背着

手到一處，一處鴉雀無聲。從賈母這裏出來，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必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幾個丫頭手裏拿着針線，卻打盹兒；王夫人在裏間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坐在旁邊搥腿，也乜斜着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撥。金釧兒睜眼見是寶玉。寶玉便悄悄笑道：「就困的這麼着？」金釧兒抿嘴一笑，擺手叫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裏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一丸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裏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着手，悄悄的笑道：「我和太太討你，咱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來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金釧兒掉在井裏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告訴了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子裏拿環哥兒和彩雲去。」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着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一個嘴巴子，指着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

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煙跑了。

這裏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忙跪下哭道：『我再也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發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所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也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

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架，只聽見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那邊架下有人。此時正是五月，那薔薇花葉茂盛之際。寶玉悄悄的隔着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蹲在花下，手裏拿着根縮頭的簪子在地上掘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呢。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癡丫頭，又像釵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

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爲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倒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內一個；卻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脚色來。寶玉忙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顰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不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嫋嫋婷婷，大有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癡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畫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畫，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裏用指頭按着他方纔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個「薺」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了，故在地下畫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寫，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裏畫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薺」字；再看，還是個「薺」字。裏面的原是早已癡了，畫完一個

「薺」，又畫一個「薺」，已經畫了有幾十個；外面的不覺也看癡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裏卻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說不出的大心事，這麼個形景。外面他既是這個形景，心裏不知怎麼熬煎呢！看他的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裏那裏還攔得住煎熬？——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

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一陣涼風過了，颯颯的落下雨來。寶玉看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了；他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聽說，倒嚇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要寫，下大雨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着，剛露着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寶玉，噯呀了一聲，纔覺得渾身冰涼；低頭看看自己身上，也都濕了，說：「不好了！」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裏卻還記望着那女孩子沒處避雨。

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

寶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內，拿些綠頭鴨，花鵝，彩鴛鴦，捉的捉，趕的趕，縫了翅膀，放在院內頑耍，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笑。寶玉見關着門，使用手扣門。裏面諸人只顧笑，那裏聽見？叫了半日，拍得門上響，裏面方纔聽見了。料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雪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麼來？』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別叫他淋着回去。』說着，便順着游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鷄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笑的彎腰拍手道：『那裏知道是爺回來了？你怎麼大雨裏跑了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裏要把關門的踢幾腳；方開了門，並看不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們，便抬腿踢在肋上。襲人啞呀了一聲，寶玉還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擔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拿着我取笑兒了！』口裏說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啞呀！是你來了！踢在那裏？』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了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着許多人，

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料着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說道：『沒有踢着。還不換衣裳去？』寶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日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偏生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也不論事之大小好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日順手也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關門，都是那起小丫頭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早已恨得人牙癢癢，他們也沒個怕懼。你原打諒是他們，踢一下子嚇嚇也好。剛纔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着，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上疼得心裏發惱，晚飯也不會吃。至晚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倒嚇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嗚呀之聲，從睡中哼出。

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穩；夜間聞得嗚呀，便知踢重了，自己下牀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牀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來；嗚呀一聲，睜眼見了寶玉，倒嚇一跳道：『做什麼？』寶玉道：『你夢裏嗚呀，必定踢重了，我

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裏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看。』寶玉聽了，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其意則謂：且其不四公難。

其心亦不律也。

其意則謂：且其不四公難。其心亦不律也。其意則謂：且其不四公難。其心亦不律也。

其意則謂：且其不四公難。其心亦不律也。其意則謂：且其不四公難。其心亦不律也。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麟麒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裏覺得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膠峒丸來，襲人扯住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打緊，鬧起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你明兒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況且定要驚動別人，不如且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

玉去伏侍。那天剛亮，寶玉願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

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臂。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過節。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受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喜歡，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姊妹見衆人沒意思，也都沒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

那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冷清？既冷清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爲歡喜時，他反以爲悲。寶玉

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寶玉因歎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一把扇子，就這麼着急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此說道：『你不要忙，將來有散的日子！』

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

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不是。」晴雯聽了他說「我們」二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教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那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裏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是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證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的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裏配和你說話？我不過奴才罷咧！」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裏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好大家保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久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

說着，便往外走。

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越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設的！」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裏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就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平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乾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鬢見吵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瞧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歎

了一聲，在牀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旁亦哭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

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爲爭糉子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只問你也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着，還有人說閒話，還攔得住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就先哭死了。』寶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

了。

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終席而散。

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麼？』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卻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你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拉扯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做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裏！』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麼睡着呢？』晴雯沒的說，嗤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咱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

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
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牀腿，連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笑了幾天
！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日也涼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
我倒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裏呢；叫
他們打發你吃去。」寶玉笑道：「既這麼，你也不許去；只洗洗手，拿菓子來吃罷。」
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裏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盤子，
還更了不得！」寶玉便笑道：「你要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樣，
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搨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使得；只是不可生氣
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若歡喜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
得；只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
拿扇子來我撕；我最歡喜撕的。」寶玉聽了，便笑着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
聲，撕了兩半；接着又聽嗤，嗤，幾聲。寶玉在旁笑着說：「響的好聽，再撕響些。」
正說着，口見麝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裏扇子也奪了

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就撕作兩半了，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是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扇子都搬出來，讓他儘力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樣孽。他沒撕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牀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了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

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中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鬢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迎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便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湘雲道：「都是二嬸娘叫穿的。誰願意穿這些？」寶釵在旁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那別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

三四月裏，他在這裏住着，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耳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笑說：「扮作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裏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個新新的大紅猩猩氈斗篷放在那裏，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兩個汗巾子攔腰繫着，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交栽倒溝跟前，弄了一身泥！」說着，大家都想着前情，笑了一場。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裏還是咕咕呱呱的，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着？」賈母因問：「今日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問道：「寶玉哥哥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別人，

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

剛說着，只見寶玉來了，說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日打發人接去，你不來？」

王夫人道：「這裏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着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瞧，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道：「襲人姐姐好麼？」寶玉道：「好，多謝你想着。」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手帕子來，挽着一個挖搭。寶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麼什？」說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日巴巴的自己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真你是個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這東西，

須得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是那一個丫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設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記不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來還罷了；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個戒子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白？」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了？」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黛玉說笑去了。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嫂子們去罷。園裏也涼快，同你姐姐們去逛逛。」

湘雲答應了，因將三個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裏，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刻，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

待就是了。』

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單剩下湘雲，翠縷兩個。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湘雲道：『時候還沒到呢。』翠縷道：『這也和咱們家池子裏的一樣，是樓子花兒。』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咱們的一樣。』翠縷道：『他們那邊有棵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爲他長！』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脈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要說同人一樣，我怎麼沒見過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呢？』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況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是陰，陰盡了就是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就糊塗死了我！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

道：「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賦了，纔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日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蚋蚤，蠓蟲兒，草兒，花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咱們這手裏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就爲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來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低頭看見湘雲身上「金麒麟」掛着，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難道這個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牝爲陰，牡爲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雲笑道：「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咱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沉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

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撲嗤的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湘雲拿手帕子掩着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麼樣兒！」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爲陽，奴才爲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很懂得！」正說着，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着問道：「你看那是什麼？」翠縷聽了，忙趕去拾起來，看着笑道：「這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裏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裏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卻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

正自出神，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道：「你們兩個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來道：「正要去呢。咱們一處走罷。」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

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向別情，一面進來讓坐。寶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嚶呀了一聲，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裏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失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要知歡喜的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了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何時拾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前日你大喜呀。」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一聲也不答應。襲人笑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可記得十年前，咱們在西邊暖閣上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臊了？」史湘雲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咱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兒來了。既你拿小姐的款，我怎麼敢

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冤枉！冤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趕先瞧瞧你；不信，你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猶未了，襲人和寶玉都勸道：「說頑話兒，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倒說我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已，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日你親自又送了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子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

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嘆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我天天在家裏，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咱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沒妨碍的！」說着，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罷！不用提起這話了！」史湘雲道：「提這話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可是爲這個不是？」襲人在旁，嗤的一聲，笑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笑道：「好哥哥，你

不必說了，叫我惡心。只會在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好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有正一件事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裏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麼兒，就敢煩你做鞋子？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我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到成了你們奴才了！」寶玉忙笑道：「前日的那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扎的

絕出奇的花兒，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較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着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肯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年來，還沒見拿針線呢。」

正說着，有來人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寶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裏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他纔要會你。」寶玉道：「罷罷！我也不稱雅！我乃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爲

官作宰的，談談講講那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庶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裏，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姐妹屋裏坐坐！我這裏仔細懣了你知經濟學問的人！」襲人道：「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裏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己過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不會？要是說過，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帳話」！」

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裏，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縵：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

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帳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驚又喜；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爲我知己，自然我亦可爲你知己；既你我是爲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而又何必來一寶釵呢！我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爲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爲你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縱爲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

這裏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裏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沒乾

，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耍死了。做什麼這般動手動腳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就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好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

呪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太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還有什麼筋都疊暴起來，急得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

「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都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爲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歎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的心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的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多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

；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卻怔怔的望着他。此時寶玉心中有萬句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卻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口裏說着，卻頭也不回，竟自去了。寶玉望着，只管發起獸來。

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與他。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了，趕着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日我大膽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爲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裏，我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裏夢裏，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嚇得驚疑不止，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裏的話？敢是中了邪？還不快去？』寶

玉一時醒過來，方知是襲人送扇，寶玉羞得滿臉紫漲，奪了扇子，便抽身的跑了。

這裏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不覺的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間，忽見寶釵從那裏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裏去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聽了，忙說道：『噯呀！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他出去教訓一場罷。』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裏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你可說麼？』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日粘的那雙鞋子，明日求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近來我看着雲姑娘的神情，風裏言，風

裏語的；聽起來，在家裏一點點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爲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眼前，他就說家裏累得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裏含糊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自然從小沒了爺娘的苦。我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

『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將就使罷；要勻淨的，等明日來住着，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姑娘這話，想來我們求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裏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樣，我也不該求他的！』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裏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家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概不要家裏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裏哄得過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

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何如？』襲人笑道：『當真的？這

樣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親自過來。」

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裏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投井死了！」襲人聽得，嚇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裏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房裏的。前日不知爲什麼攆他出去，在家裏哭天哭地的，也都理會他，誰知找不着他。纔有打水的人說，那東南角上井裏打水，見一個屍首；趕着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還只管亂着要救活，那裏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歎。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安慰，這裏襲人回去不提。

卻說寶釵來至王夫人房裏，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裏間房內垂着垂淚，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裏來？」寶釵道：「從園裏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裏來，可曾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裏去。」王夫人點頭歎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

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一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幾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個然是這樣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是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頑，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性呢？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爲可惜。」王夫人點頭歎道：「這話雖然如此，到底我心不安！」寶釵笑道：「姨娘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剛纔我賞了五十兩銀子與他；原要還把你妹妹們新衣服給他妝裹，誰知鳳丫頭說：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況且他原也三災八難的。既說了給他做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妝裹，豈不忌諱？」——因爲這麼樣，我纔現叫裁縫趕着做一套給他。要是別的丫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金釧兒雖然是個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裏說着，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日倒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的時候，也穿過

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寶姑娘去。

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着垂淚。王夫人正在說他，因見寶釵來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此景况，察言觀色，早已知覺了七八分，於是將衣服交明，王夫人將金釧母親叫來拿去了。

要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一九六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卻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了，又吩咐請幾個僧人，念經超度他，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五內摧傷；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看見寶釵進來，方得便走出，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頭，一面感歎，一面慢慢的信步走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裏走，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嚇了一跳。抬頭看時，不是別人，卻是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住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嗒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葳葳蕤蕤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嗷聲歎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是什麼緣故！」寶玉

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卻爲金釧兒感傷，恨不得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今如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會聽明白了，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見門上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裏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時，卻是忠順府長府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敘談，那長府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支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找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命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先生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柳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啓明王爺。王爺亦說：「若是別

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家境，斷斷少不得此人。」求老先生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一躬。

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官」兩個字，不知爲何物；况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哭。賈政未及開口，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呢？」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府官冷笑兩聲，道：「現有證據，必定當着老大人說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裏？」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知道？……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不過他，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

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如今他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裏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裏也未可知。」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裏了，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的告辭走了。

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呆，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時，忽見賈環帶着幾個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給我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嚇得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麼？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裏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叫：「跟上學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會跑；只因從那井邊經過，那井裏淹死了一個丫頭，我看腦袋這麼大，身子這麼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纔趕着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待下。——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操尅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殞

輕生的禍來！若是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令叫賈璉，賴大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老爺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屋裏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句，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丟，小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裏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叫：「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給他，和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鬢毛剃去，尋個乾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寶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連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繩來！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裏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着，有幾個來找寶玉。

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裏知道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

在廳上旋轉，怎得個人來往裏頭通信，偏生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裏。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來拉住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死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是耳聾，不會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寶玉急得手腳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疎學業，淫逼母婢；只喝命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只得將寶玉按在凳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自知不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板子來，很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寶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還亂嚷亂哭；後來漸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像了，趕着上來，懇求奪勸。賈政那裏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

，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弑父弑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急了，忙又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

王夫人不及去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賈政方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添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很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了！」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日教訓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他，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弄死他，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裏也得個倚靠！」說畢，抱住

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歎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腿看至臂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一來。因哭出「苦命的兒一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裏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了，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

正沒開交處，忽聽丫鬢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顛巍巍的響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乾淨了！」賈政聽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自己走來？有話只叫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了，便止步喘息，一面厲聲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卻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了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

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得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着，也不覺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都是做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幾聲，說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乾淨！」說着，便命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爲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是不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了，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裏乾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着，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寶玉；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過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勸解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丫鬢媳婦等上來要

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這個樣兒，如何攙着走得？還不快進去把那藤屜子春凳抬出來呢！」衆人聽了，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玉抬放春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

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來。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去，還在這裏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

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裏。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即便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什麼事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卻

是爲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七八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抬到他房中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牀上臥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了，襲人方進來，經心服侍。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二〇八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歎氣說道：『不過爲那些事情，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得很，你瞧瞧打壞了那裏。』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一動，寶玉便咬着牙叫饜呀，襲人連忙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闊的傷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得這步田地！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着，只見丫鬢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牀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裏托着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

：『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些，便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裏也有——』剛說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姣羞怯怯，竟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想道：『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也無足歎惜了！』正想着，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樣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悄悄說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存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從來不是這樣，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

也不至吃這樣虧。你雖然怕我存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慾，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爲一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人，你何曾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裏有什麼，口裏說什麼」的人呢？』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話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己的疑心，更覺比先心動神移。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着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了；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門去。襲人趕着送出院外，說：『姑娘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就好了。要想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裏只管取去，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朵裏，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敵

，終是要吃虧的。」說着，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着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牀上，無奈臂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熱如火炙；略輾轉時，禁不住嚶呀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卻有兩三個丫鬢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

這裏寶玉昏昏沉沉，只見蔣玉函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是金釧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剛要訴說前情，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卻是林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卻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嚶呀一聲，仍舊倒下；歎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來？雖然太陽落下去，那地下的餘熱未散，走來倘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是裝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真信。」此時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

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歎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爲這些人死了，也是甘心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我從後院子裏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得跺脚，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笑開心了！』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

黛玉三步兩步，轉過牀後，剛出了後院，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裏取去。』接着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往來的，聽見寶玉捶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嬌娘們略來遲了一步，二爺睡着了。』說着，一面陪他們到那邊屋裏坐着，倒茶給他們吃。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來，你替我們說罷。』

『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麝月，秋紋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屋裏，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徑出了園子，來至上房。

王夫人坐在涼榻上，搖着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又丟下他，教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說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都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倒就誤了事。』王夫人道：『也沒有甚話，只問問他這會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裏；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裏，更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膏子和了，吃了小半盞；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呀！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幾瓶子

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胡糟塌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絮煩，你把這個拿兩瓶去。一碗水裏，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即忙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糟塌。等不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卻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籤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個寫着「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籤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別糟塌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住，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會聽見這一個話沒有？你要聽見，告訴我，我也不吵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倒沒聽見這話。只聽見說爲二爺霸占住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爲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爲這個，只是還有別的原故呢。」襲人道：「別的原故，實在不知道。我今日大膽在太太跟前說句冒撞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

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說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着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常苦着口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也好，過後來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着，由不得滾下淚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着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

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什麼別的說；我只想着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以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了怪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裏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俗語說的好：「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爲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裏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

還好；心不順，就編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二爺後來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備的爲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爲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裏？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爲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好歹留心；不保全了他，就是保全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着去了。

回來正值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卽令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望着黛玉病，心裏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

那裏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令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裏看看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做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樣搭趣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擦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帕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牀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去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了，抽身回來；一路盤算，不解何意。

這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纏綿，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閒拋卻爲誰？尺幅鮫綃勞惠贈，教人焉得不傷悲？』

『拋珠滾玉只偷潛，鎮日無心鎮日閒。枕上袖邊難拂拭，任他點點與斑斑。』

『彩線難收面上珠，湘江舊跡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識香痕漬也無？』

那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合壓倒桃花，卻不知病由此深。一時方上牀睡去，猶拿着帕子思索，不在話下。

卻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裏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寶釵方回。

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猜度，意認作十分真切了。

薛蟠因素日是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卻不是他幹的；竟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裏，說了幾句閒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爲什麼？』薛姨媽正爲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裝腔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證；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個不防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說是你幹的，不

用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寶釵勸他不要逛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賭神發誓的分辨。又罵衆人：「誰這樣編派我！我把那囚攬的牙敲了！分明是爲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拿我做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了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父打了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我替他償命，大家乾淨！」一面嚷，一面找起一根門門來就跑。慌得薛姨媽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得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就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耐些兒罷！媽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你倒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媽；便是旁人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願前不願後的形景。」薛蟠道：「你這會怨我願前不願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在外頭招風惹草的

呢？別說別的，只拿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日見了他，連姓名還不知，就把汗巾子給與他？——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爲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爲一個寶玉就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是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前媽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勞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着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妹哭了，便知道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裏安歇不提。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了房裏，整哭了一夜。

次日，一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玉獨在花陰

之下，問他那裏去，寶釵因說：『家去。』口裏說着，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淚來，也醫不好棒瘡！』

不知寶釵如何對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刻薄他，因記望着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徑去了。這裏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卻向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丫鬢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內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丫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鵝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倒底要怎

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與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裏，天氣熱，到底也該小心些。大清早起，來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歇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着紫鵲，回瀟湘館來。

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二句來；因暗暗的歎道：「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裏，又欲滴下淚來。不妨廊上的鸚哥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你作死呢！又搗了我一頭灰！」那鸚哥又飛上架去，便叫：「雲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叩架道：「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歎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黛玉，紫鵲，聽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這都是姑娘素日念的，難爲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鈎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內

陰陰翠潤，几簾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

且說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是梳洗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下，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道：「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呢？」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着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着客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裏多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着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從那裏說起？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又接着道：「你只會聽見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

？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必煩惱。從今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逛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妹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爲我一個教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媽爲我生氣，還猶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爲我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裏說着，眼睛裏禁不住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吊起傷心來。寶釵勉強勸道：「你鬧穀了！這會子又招着媽媽哭起來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媽哭起來？——罷！罷！罷！罷！罷！丟下這個別提了！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

不吃茶。媽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做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服，拉着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

這裏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裏外迴廊上許多的丫頭老媽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裏。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裏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媽，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媽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倒不想吃什麼；倒是那一回做的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想，這模子是誰收着呢？」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問管廚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半日，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副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兒聽說，又想了一想，記得也交上來了；就記不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裏。又叫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會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看看，原來是個小匣子，裏面裝着四副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

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認不得這是做什麼用的。』鳳姐也不等人說完，便笑道：『姑媽那裏曉得？這是去年備膳，他們想的個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麵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呢？那一回呈樣的做了一次，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着，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裏立刻拿幾隻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託賴着，連我也嘗個新兒。』賈母聽見，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錢做人情！』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做得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裏：『只管好生添補着做了，在我帳上領銀子。』婆子答應着，去了。

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神看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裏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姐

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多了。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獻好兒。鳳姐兒嘴乖，怎麼怨得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倒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看待。若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姊妹裏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們，不是我當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裏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丫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裏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倒不是說假話。」寶玉勾着賈母，原爲讚林黛玉，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倒也事出望外，便看着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

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着罷；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着鳳姐兒，讓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出來咱們吃！」薛姨媽道：「老太太也會搯

他的。時常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多。」鳳姐兒笑道：「姑媽，你倒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完，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裏也掌不住笑。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着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內，你和他說，煩他們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繯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繯子，可得閒麼？」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閒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尙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替你兄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裏閒的丫頭多着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寶釵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閒着淘氣。」大家說着，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掐鳳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

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得腿酸，便點

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那婆娘丫頭們忙着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裏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上坐下了，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裏，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至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那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着意了。

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裏了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筯，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寶釵，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鳳姐先忙着要乾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

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裏，便命玉釧與寶玉

送去。鳳姐道：『他一個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二爺正斗尔去，繸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着，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個道理。』說着，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內，命他端了跟着，他兩個卻空着手。

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碗過來，同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怎麼來的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小杌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卻倒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了。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鶯兒出來，到那邊屋裏去吃茶說話去了。

這裏麝月等預備了碗筋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肯吃，便問玉釧兒：『你母親身

上可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哭喪着臉，便知他是爲金釧兒的緣故；待要虛心下氣的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因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樣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嘗嘗！」玉釧兒道：「我從來不會餵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餵我；我因爲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去。我只管耽誤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動，我少不得忍着疼下去取來。」說着，便要下牀來。扎掙起來，禁不住屢呀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耐不住，起身說道：「躺下去罷！那世裏造下的孽，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嗤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裏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挨罵了。」玉釧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

的！我不信這樣話！」說着，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嘗一嘗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嘗了一嘗。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寶玉哄他吃這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

丫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傅二爺家的兩個媽媽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媽媽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賴賈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着實看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裏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昔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卻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秋芳，也是個閨瓊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佳；」雖未目覩，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們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着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

不肯輕易許人，所以就誤到如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尙未許人。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廝鬧了，手裏端着湯，卻只顧聽；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倒不曾燙着，嚇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倒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裏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聽了，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

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像貌好，裏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獸氣的！他自己燙了手，倒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獸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裏許多人抱怨，千真

萬真的，有些獸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裏看見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明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歎的，就是咕咕噥噥的。且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都是好的；糟塌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回去，不在話下。

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絡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願說話，就忘了你。煩你來不爲別的，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閒着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裏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要黑絡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色配桃紅。」寶玉道

：「這纔姣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葱綠柳黃，我是最愛的。」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也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梅，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裏，我們怎好去呢？」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裏說起？正經快吃了飯來。」襲人等聽了，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呼喚。

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閒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裏打着，一面答說：「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字倒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個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算疼你了。到明兒，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了去。」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

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狡腔婉轉，語笑如癡，早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寶釵來？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裏？好姐姐，告訴我聽！」鶯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

正說着，只聽見外面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裏去看。纔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用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還不叫

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道：「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說，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口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

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這裏寶玉正看着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着實記望着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纔那菓子拿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

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二四二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一則打重了，要着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嬾嬾，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索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卻每日甘心爲諸丫頭充役，倒也得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了，說：『好好

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蠹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爲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衆人見他如此瘋癲，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

閒言少述，如今且說鳳姐自見金釧兒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斷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裏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裏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來這起人也太不知足。錢也賺殼了，苦事情又攤不着；弄個丫頭搪塞身子就罷了，又要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也不能容易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耽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

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裏大家吃西瓜，鳳姐兒得便回

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的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個人了；太太或看准了那個丫頭，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穀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是舊例。別人屋裏還有兩個哩，太太倒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聽了，又想一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個雙分子也不爲過。』鳳姐答應着，回頭望着玉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媽，周姨媽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媽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得奇，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串錢，是什麼原故？』鳳姐忙笑道：『姨媽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串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媽們每位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

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串錢。這也抱怨不着我，我倒樂得給呢。他們外頭又扣着，我難道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的，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倒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爲是；他們說，只有這個數，叫我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裏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裏幾個一兩的？」

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并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裏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爲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裏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一串；佳蕙等八個小丫頭們，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似的！只聽他的帳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

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丫頭送給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裏，拿出二兩銀子一串錢來給襲人去。以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這麼着。那孩子模樣兒不用說，只是他那行事兒的大方，見人說話兒的和氣裏頭帶着剛硬要强，倒實在難得的！』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裏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還強十倍呢！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彀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一輩子，也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裏，豈不好？』王夫人道：『這不好：一則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他的丫頭，縱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做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着，等再過兩三年再說。』說畢，鳳姐見無事，便轉身出來。

剛至廊簷下，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天？可別熱着罷！」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站着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裏過堂風倒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天的話，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幾件刻薄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婦們，別做娘的春夢了！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抱怨了嗒們！也不想一想，自己也配使三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

卻說薛姨媽等這裏吃畢西瓜，又說了一會閒話，方各自散去。寶釵與黛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還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寶玉去說話兒，以解午倦，不想步入院中，雅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遊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牀上橫三豎四，都是丫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榻子，來至寶玉的房內，寶玉在牀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旁，手裏做

針線，旁邊放着一柄白犀塵；寶釵走近前來，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裏，還有蒼蠅蚊子？還拿蠅刷子趕什麼？』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寶釵，忙放針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不防，嚇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蟲子從這紗眼裏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叮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裏頭又香，這種蟲子都是花心裏長的，聞香就撲。』說着，一面就瞧他手裏的針線。原來是個白綾紅裏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呀！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得費這麼大工夫？』襲人向牀上努嘴兒。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裏縱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耐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瘦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就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躡身，剛剛的也坐在

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因又見那個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就替他作。不想黛玉因遇見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裏去找襲人去了。那黛玉卻來至窗外，隔着窗紗，往裏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牀上；寶釵坐在身旁做針線，旁邊放着蠅刷子。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著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見他這般光景，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看。纔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裏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晌午要到池子裏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們那裏找他去。」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

這裏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金玉姻緣」！我偏說「木石姻緣」！」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進來笑道：「還沒醒呢嗎？」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曾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襲人紅了臉，笑道：「總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

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爲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裏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與王夫人磕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倒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緣故，襲人且含糊答應。

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裏走了一趟，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裏沒着落，終久算什麼；說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嚇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敢來叫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以來，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便走。』寶玉笑道：『就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叫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有什麼意思呢？』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的？難道下流人，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個死呢！人活百歲，橫豎要死。這口氣沒了，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你別說這些話了！』

！』襲人深知寶玉情性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見這些近情的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日喜歡的，說些春風秋月，粉淡脂紅；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死的上頭，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聽至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的死節，便只管胡鬧起來。那裏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諫之臣？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戰；他只顧圖汗馬之功，猛拚一死，將來棄國於何地？』襲人不等說完便道：『古時候兒這些人，也因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啊。』寶玉道：『那武將要是疎謀少略的，他自己無能，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麼？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裏，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若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釣譽，並不知君臣的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趁着你們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殼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

，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託生爲人：這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再答言，那寶玉方合眼睡着；次日，也就丟開了。

一日，寶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兒中有個小旦齡官，唱的最好，因出了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中。見寶玉來了，都笑迎讓坐。寶玉問他們齡官在那裏，都告訴他說：「在他屋裏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躺在枕上；見他進來，動也不動。寶玉在身旁坐下，因素昔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就近前來陪笑，央他起來唱一套「裊晴絲」。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起身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畫「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樣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告訴了他。寶官笑說道：「只略等一等，薔二爺來了，他叫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

因問：『鶯兒那裏去了？』寶官道：『鶯兒出去了。一定就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爲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鶯兒從外頭來了，手裏提着個雀兒籠子，上面扎着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裏來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麼？』賈鶯兒笑道：『是個玉頂金頭。』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鶯兒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屋裏來。

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只見賈鶯兒進去笑道：『你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賈鶯兒道：『買了個雀兒給你頑，省得你天天發悶。我先頑個你瞧瞧。』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在那戲臺上亂串，啣鬼臉旗幟。衆女孩子都道：『有趣！』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着去了。賈鶯兒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裏學這個勞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兒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會幹這個！你分明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鶯兒聽了，不覺忙起來，連忙賭神發誓；又道：『今兒我那裏的脂油蒙了心

！費了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罷！放了生，倒也免你的災病！」說着，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便把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裏；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打發人來找你，叫你請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偏是我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愛害病！」賈薈聽說，連忙說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就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薈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賈玉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癡了，這纔領會過畫「薈」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薈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願送人，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

那賈玉一心裁奪盤算，癡癡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歎，說道：「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襲人只道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又提起來，便笑

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寶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爲誰！』

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裏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聽見說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不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我。』襲人道：『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裏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來，到那裏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尙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着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

正說着，忽見史湘雲穿得齊齊整整，走來辭說家裏打發人來接他。寶玉，黛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

，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時，寶釵趕來，愈覺繾綣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孀娘，待他家去，又恐怕受氣；因此，倒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他，倒是史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咐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着，好等老太太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來。

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雲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二五八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話說史湘雲回家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游，吟詠不題。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卻是書香世代；因特將他點了學差，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這賈政只得奉了旨，擇於七月二十日起身。

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起身而去。寶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外面諸事，不及細說，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

這日甚覺無聊，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仍舊進園來了。剛換了衣服，只見翠墨進來，手裏拿着一幅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要瞧瞧三妹妹去的』

。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涼着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謹啓二兄文几：

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不忍就臥；漏已三轉，猶徘徊桐檻之下，竟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後又數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魯公墨跡見賜，抑何惠愛之深耶？

今因伏几處默，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北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因一時之偶興，每成千古之佳談。妹雖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間，兼慕薛林雅調。風亭月榭，惜未讌集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鬚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耶？

若蒙踏雪而來，敢請掃花以俟。」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

就走，翠墨跟在後面。

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裏拿着一個字帖兒，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着呢。這是我送來的。」寶玉拆開看時，上寫道：——

「不肖男芸恭請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於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託大人洪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並叩台安。男芸跪書，一笑。」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笑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爲他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裏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裏了。

衆人見他進來，都大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個

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笑道：「此時還不算遲，也沒什麼可惜——但是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大家評論。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很呀！要起詩社！我自舉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曾做詩，瞎鬧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咱們就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又累贅。這裏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倒好。」探春道：「有了。我是喜芭蕉的，就稱「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別緻！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燉了鹿脯子來吃酒。」衆人不解。黛玉笑道：「莊子云：「蕉葉

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麼？快做了鹿脯來。」衆人聽人，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衆人道：「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了，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也不言語。李執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衆人忙問：「是什麼？」「我是封他爲「蘅蕪君」，不知你們以爲何如？」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得很。」李執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了。」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得很，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着就是了。」寶釵道：「還是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卻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閒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執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迎春道：「我

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執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執道：「立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裏地方大，竟在我那裏作社。我雖不能做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容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於是要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卻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寶玉道

：『既這樣，咱們就往稻香村去。』李執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寶釵說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我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願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裏去，或附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個主意最好。』探春道：『這原係我起的主意，我須得先做個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高興。』李執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州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鬮公道。』李執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詠起他來？』迎春道：『花還未賞，倒先做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耳。若等見了做，如今也沒這些詩了。』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韻。』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書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頭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丫頭正

倚門站着，便說了個「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了。這頭一個韻要「門」字。」說着，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扇，又命那小丫頭隨手拿四塊，那丫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頭們嘲笑。迎春又命丫頭點了一支「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爲限。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

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己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卻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着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願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卻善看，又最公道。你的評閱優劣，我們都

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春探的稿，上寫道：——

詠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爲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詠黃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盥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豔，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着，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爲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着，提筆一揮而就，擲與衆人。李紈等，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爲土玉爲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采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爲上。』李執道：『若論風流別緻，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執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論最公。』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執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執道：『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裏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海棠詩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

略用些酒菓，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無話。

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那裏來的，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一遍。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裏坐了，自己走到房內，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拾花兒的小子們；這個錢，你們打酒喝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領方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裏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裏拿錢，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着去了。

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卻見榻子上碟槽空着。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裏去了？」衆

人見問，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巴巴的拿這個去。』晴雯道：『我何嘗不是這樣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說好看。連碟子放着，就沒帶來。你再瞧，那鬮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個瓶來，我又想起笑話來了。我們寶二爺的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見園裏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裏纔新開的鮮花兒，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拿着，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索日不大同我說話，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兒的，生得單弱：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原是小事，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裏，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

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旁邊湊趣兒，誇寶二爺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着衆人，太太臉上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豎也得；卻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呸！媽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裏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我甯可不要，沖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道：『給這屋裏誰的？我因爲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自聽了歡喜歡喜。那怕給這屋裏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不去管別的事。』衆人聽了，都笑道：『罵得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陪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

取了碟子來是正經。」麝月道：「那瓶也該得空收來。老太太屋裏還罷了；太太屋裏，人多手雜，別人還可以，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裏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事，不如早些收了來是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針帶道：「這話倒是，等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統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裏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裏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着，又笑道：「你們別和我裝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裏取了碟子來。

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宋媽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襲人聽了，便端過兩個小撮絲盒子來，先揭開一個，裏面裝的是紅菱，鷄頭兩樣鮮菓；又揭那一個，是一碟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

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咱們這園裏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嘗嘗。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裏頭是姑娘上日叫我做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將就着用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媽媽道：「寶二爺不知還有什麼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別又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是在三姑娘那裏麼？」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裏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做詩。想來沒話，你只管去罷。」宋媽媽聽了，便拿東西，出去穿戴了。襲人又囑咐他們：「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着呢。」宋媽媽去了，不在話下。

一時寶玉回來，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媽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裏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裏若少了他，還有個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裏，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若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着，宋媽媽已經回來

道：『生受。』與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做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做詩呢。史姑娘道：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轉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着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

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至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詩與他看。李執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脚。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願。』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詩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着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說道：『我卻依韻和了兩首；好歹我都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志，遞與衆人。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兩首？那裏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

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詠白秋海棠和原韻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耐冷，非關倩女欲離魂。

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卻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蘅芷階通薜荔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爲悲秋易斷魂。

玉燭滴乾風裏淚，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月色昏！」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做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的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

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院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裏你又做不得主，一個月通共那幾串錢，你還不够使；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孀娘聽見了，一發抱怨你了；

——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够，難道爲這個家去要不成就還是和這裏要呢？」

——一席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舖裏有一個夥計，他家田裏出的好螃蟹，前兒送了幾個來；現在這裏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房裏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裏賞桂花吃螃蟹；因爲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同一請；等他們散了，咱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他幾隻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鋪子裏取上幾罇好酒來，再備四五桌菓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道：「想的週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爲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法。」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了。我憑他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呢！我若不把姐姐當親姐姐一樣看待，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幾隻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了人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

無話。

這裏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裏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亦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件，主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閒了，倒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着。因笑道：「我如今心裏想着：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個菊花詩何如？」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爲賓，以人爲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使用通用的；如此，又是詠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很做，也不能落套。賦景詠物，兩關着；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卻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的上。我又

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索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着，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使念。

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索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個，說道：『既這樣，一發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好；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爲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詠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爲畫菊，若是默默無言，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若能解語，使人狂喜不禁，便越要親近他，第九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詠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這便是三秋
的妙景妙事都有了。』

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生平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爲韻所縛？嗜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爲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爲以此難人。』湘雲道：『這話很是。既這樣，自然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嗜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做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膽去，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能那一個，就做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可；不能的，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爲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趕着又做，罰他便完了。』湘雲道：『這也罷了。』二人商議妥帖，方纔安寢。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蘼蕪院夜擬菊花題



二八〇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話說寶釵，湘雲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倒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棵桂花，開的又好，河裏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做亮？』——看着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這話很』。』說着，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

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迴廊，也是跨水接峯，後面又有曲折橋。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着賈母，口裏說道：『老祖宗只管邁步大走。不相干，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個上

面設着杯筋酒具，一個上面設着茶筴，茶具，各色盞碟——那邊有兩三個丫頭搨風爐煮茶；這一邊另有幾個丫頭，也搨風爐燙酒呢。賈母忙笑問：「這茶誰想的？很好。且是地方東西都乾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幫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槩，菱藕香深瀉竹橋。』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裏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姐妹們這麼大年紀，同姐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上來，到底被那木釘碰破頭了。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碰破的。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了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

衆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兒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裏；討老祖宗笑一笑開心，一高興，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着我，我倒常常笑笑，覺得開開心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爲喜歡他，纔慣得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日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歡喜他這樣；況且他又真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們神鬼似的做什麼？」說着，一齊進入亭子。

獻過茶，鳳姐忙着安放杯箸。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史湘雲，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邊靠門一小桌：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內，拿十個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剝着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得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燻的綠豆麵子

，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個，便下座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擺了兩席，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裏伺候，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着，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舊下來張羅。

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得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做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丫頭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挺脖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殼子黃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回也吃了。笑道：『你們坐着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鴛鴦紅了臉，道：『啐

！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着，趕來就要抹。鳳姐兒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鴛鴦頭要去了，平丫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沒有吃了兩個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呢！」平兒手裏正剝了個滿黃螃蟹，聽如此奚落地，便拿着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旁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鳳姐臉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嚇了一跳，嚶呀了一聲，衆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瞎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趕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纔是現報呢！」

賈母那邊聽見，一疊連聲問：「見了什麼了？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兒的，那小腿子，臍子，給他吃點子也完了。」鴛鴦等笑着答應了，高聲的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弱，不

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也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向賈母說：「這裏風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逛逛。」賈母聽了，說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麼說，你們就都去罷。」回頭囑咐湘雲：「別讓你寶哥哥，林姐姐多吃了。」湘雲答應着。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兩個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

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咱們且做詩，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熱螃蟹，來請襲人，紫鵲，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毯，命支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牆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只怕做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是不喜限韻。」林黛玉

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個繡墩，倚欄坐着，拿着釣竿釣魚，寶釵手裏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會，俯在窗檻上瀉瀉了桂蕊擲在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咬嚼。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正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卻獨在花陰下拿着花針兒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旁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殼肉給他吃。

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座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丫頭看見，知他要飲酒，忙着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纔有趣兒。」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卻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裏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接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另拿了一隻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一個「蘅」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已有了四句了，你讓我做罷！」寶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

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個（夢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瀟」字。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怡」字。探春起來看着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又指着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着，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裏如今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寶釵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裏也有一個水亭，叫做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還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

沒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寫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冷月清霜夢有知。」

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遍。誰憐我爲黃花瘦？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閒趁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掛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處處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和井徑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疎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佳甚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坐香分三徑露。拋書人對一枝秋。」

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詠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繞籬欹石自沉音。毫端韞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

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蘼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

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閒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

圃露庭霜何寂寞？雁歸蛩病可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妝。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

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旁。」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徑中。窗隔疎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

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踏碎處，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

睡去依依隨雁斷，驚迴故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煙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帶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

半牀落月蛩聲切，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分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執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詠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瀟湘妃子爲魁了。然後簪菊，對菊，畫菊，憶菊，供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道：「極是！極公！」黛玉道：「我那個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

「李紈道：『巧的卻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敵得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沈着。「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得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借誰隱」，「爲底遲」，真真把個菊花問得無言可對！』」李紈笑道：『你那「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這場我又落第了！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跡」，「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日閒了，我一個人出做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螯蟹來，就在大園桌上

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還敢做？』

說着，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搗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竟無腸。』

臍間積冷饑忘忌，指上沾腥洗尙香。原爲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做了，還褒貶人！』黛玉聽了，也不答言，略一仰首微吟，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
一首。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

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香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采，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道：『我做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個很好，——比方纔菊花詩還好，你留着他給人看。』寶釵笑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來取笑兒罷。』說着，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裏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裏，衆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看底下道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看畢，都道：「這是食蟹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思，纔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來。

不知做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做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裏得空兒來？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圓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執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旁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執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着，又命媽媽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

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個盒子裏，方纔舅太太那裏送來的菱粉糕和雞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

：「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鍾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執攪着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命卻平常，只落得屋裏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做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着，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這樣摸的我怪癢癢的。」李執道：「噯呀！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是鑰匙。」李執道：「有什麼要緊的東西怕人偷了去，卻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馱着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有個鳳丫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來打趣着取笑兒了。」寶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裏頭挑不出一個來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執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裏要沒那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記不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營着，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常替人說好話兒；還倒不倚勢欺

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日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裏比得上他？』寶玉道：『太太屋裏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面老實，心裏有數兒？太太是那麽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應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執道：『那也罷了。』指着寶玉道：『這一個小爺屋裏，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鳳丫頭就是個楚霸王，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丫頭，他就得這麼週到了？』平兒道：『先時賠了四個丫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兒了！』李執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個膀臂了！』說着，不覺眼圈兒紅了。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倒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着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

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洗杯盤，襲人便知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屋裏

坐坐，再吃一鍾茶。平兒回說：『不吃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還沒放呢，是爲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左近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爲什麼？嚇的你這個樣兒。』平兒消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爲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嘗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拿着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他這體己利錢，一年不到，有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歎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裏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彀了，我打發人取去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徑出了園門。

只見鳳姐那邊打發人來找平兒，說：『奶奶有事等你。』平兒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我叫大奶奶拉扯住說話兒，我又不逃了，這麼連三接四的叫人來找！』那丫頭說道：『你去不去由你，犯不上惱我！你自己敢與奶奶說去！』平兒啐了一口，急忙走來，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裏。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老老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邊屋裏，還有張才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裏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劉老老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裏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為莊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擔糧食，瓜菓蔬菜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嘗嘗。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吃個野菜兒，也算我們的窮心。』平兒笑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坐了，又讓張嬀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頭倒茶去。周瑞，張才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

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才家的笑道：「我們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稱兩個，三個。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張才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彀。」平兒道：「那裏都吃？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也有摸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老老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彀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老老道：「見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着，又往窗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得城，纔是饑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着，一徑去了。

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太遠的，難爲他扛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

夜，明日再去。」這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着，催劉老老下來前去。劉老老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笑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生，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

二門口該班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個又跑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平兒問道：「又做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日住兒去了，三爺偏生叫不着。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你今日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着，我還要使你呢。再睡の日頭曬着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着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若不交來，奶奶

不要了，索性送他使罷。」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

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裏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個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個丫鬢在那裏搥腿，鳳姐兒站着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着笑，福了幾福，口裏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也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着。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硬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老老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莊家活計也沒人做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老老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記不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話，我都不會。不過嚼得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會就完了。」劉老老笑道：「這正是

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了好些瓜菓來，我叫他快些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裏現結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裏的好吃。」劉老老笑道：「這是野意見；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相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着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裏，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裏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嘗嘗，帶些家去，也算是看親戚一趟。」鳳姐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裏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裏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村裏人，老實，那裏攔得住你打趣？」說着，又命人去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老老吃了茶，便把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說與賈母聽，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請劉老老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老老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老老去洗了澡，自己去挑了兩件隨常的衣

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裏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裏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

那劉老老雖是個村野人，卻生來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件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聽；便沒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莊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裏雨裏，那裏有個坐着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涼亭，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得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頭柴草響。我想着，必定有人偷柴草來了。我爬着窗眼兒一瞧，卻不是我們村莊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老老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極標致的一個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襖子，白綾裙兒——」剛說到這裏，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嚇着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樣了？」丫鬢回說

：「南院馬棚子裏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經救下了。」賈母最膽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嚇得口內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足足的看火光息了，方領衆人進來。

寶玉且忙問劉老老：「那女孩兒，大雪地裏做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裏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老老便又想了一篇話，說道：「我們莊子東邊莊子，上有個老奶奶，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裏來託夢，說：「你原該絕後的；因你這樣虔心，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得什麼似的；落後果然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生得粉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記掛着「抽柴的」故事，因悶得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咱們回去

商議着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咱們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咱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咱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咱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咱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着，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

一時散了，背地裏寶玉到底拉了劉老老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老老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莊子北沿兒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裏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老老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什麼若玉，知書識字的，老爺太太愛的像珍珠兒。可惜這若玉小姐長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聽了，跌足歎惜，又問：「後來怎麼樣？」劉老老道：「因為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了，人也沒了，廟也破了，那像也就

成了精了。」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不死的。」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當他成了精呢。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莊店道上閒逛。我纔說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莊上的人還商議着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要平了廟，罪過不小！」劉老老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日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日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攛了錢，把這廟修蓋，再裝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好不好？」劉老老道：「若這樣時，我託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莊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老老便順口謊了出來。寶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

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焙茗幾百錢，按着劉老老說的方向地名，着焙茗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作主意。那焙茗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得「熱鍋上螞蟻」一般。好不容易等到日落，方見焙茗興興頭頭的回來了。寶玉忙問：「可找着了？」焙茗笑道：「爺聽得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像爺聽的一樣，所以找了一天。找

到東北角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寶玉聽說，喜得眉開眼笑，忙說道：『劉老老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焙茗道：『那廟門卻倒也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嚇的我又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焙茗拍手道：『那裏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子事都幹不來！』焙茗道：『爺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聽了誰的混話，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碰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真是有的，你也積了陰騭。我必重重的賞你呢。』說着，二門上小廝來說：『老太房裏的姑娘們在二門口找二爺呢。』

不知找他有何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攪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緻？」賈母聽了，說：「很是。」卽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嗜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裏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

次日清晨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明。李紈清晨起來，看着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老老，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緊

。』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要忙着去。』劉老老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着人搬罷。』李紈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小廝叫幾個來。李紈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抬。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紈道：『好生着！別慌慌張張，鬼趕着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老老笑道：『老老也上去瞧瞧。』劉老老聽說，巴不得一聲兒，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裏面，只見烏壓壓的，堆着些圍屏，桌，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窩，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着。』衆人答應，又復開了門，色色的搬了下來，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船隕裏撐出兩隻船來。正亂着，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

，一面碧月早已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裏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老老，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個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衆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捧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老老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話間，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丫鬢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欄坐下，命劉老老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老老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開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逛逛！想着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裏有這個真地方？誰知我今日進這園裏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着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瞧瞧，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老老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

好模樣兒，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託生的罷！」

賈母少歇一回，自己領着劉老老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老老讓出路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卻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上來走，仔細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繡鞋，別沾了泥！」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果踏滑了，咕咚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起來，自己也笑着說道：「纔說嘴，就打嘴！」賈母問他：「可扭腰不會？叫丫頭們搥一搥。」劉老老道：「那裏說的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已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老老因見窗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滿的書，便問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

劉老老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裏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丫頭們答說：「在池子裏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執忙回說：「纔開樓拿的。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有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後就不翠了。這個院子裏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咱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笑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裏還有好幾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蝙蝠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有見過這樣的，拿了兩疋出來做兩牀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說道：「呸！人人都說你沒有沒經過沒見過的，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

太何不教導了他，連我們也聽聽。」鳳姐兒也笑說：「老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你認做蟬翼紗，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紗，正經名字叫「軟煙羅」。」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煙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櫺，遠遠的看着，就似煙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煙羅。那銀紅的又叫做「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櫺；後來我們拿這個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應着。衆人看了，都稱讚不已。劉老老也覷着眼看，口裏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件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兒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的襟子拉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

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上用內造的，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若有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有雨過天青的，我做一個帳子掛。下剩的配上裏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丫頭們穿。白收着霉壞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便笑道：「這屋裏窄，再往別處逛去罷。」劉老老笑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牀，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裏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屋曬東西，預備這梯子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爲開頂櫃，取放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裏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裏！」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着，一徑離了瀟湘館。

遠遠望見一羣人在那裏撐船，賈母道：「他們既備下船，咱們就坐一回。」說着，向紫菱洲蓼溼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裏都捧着一色捏絲戧金五彩大盒子走

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裏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裏就在那裏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裏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裏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着端飯的人，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我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湊趣兒的，拿他取笑兒。咱們今兒也得一個女清客了！」李紈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卻知說的是劉老老了，也笑說道：「咱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小孩子，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很不與大奶奶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丫頭端過兩盤茶來。

大家吃畢，鳳姐手裏拿着西洋布手巾，裏着一把烏木三鏤銀箸，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來，讓劉親家挨着我這邊坐。」衆人聽說，忙抬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的囑附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

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着迎春，姊妹三人一桌。劉老老挨着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頭在旁邊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偏接過麈尾來拂着。丫鬢們知他要撮弄劉老老，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老道：「姑娘放心。」那劉老老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又巴子比我那裏鐵掀還沉，那裏拿的動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鬢上來揭去盒蓋，裏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

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豬，不抬頭！」自己卻鼓着腮幫子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想，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只叫「噯呀！」寶玉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的攬着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

鳳姐兒，卻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裏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裏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着他的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無一個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來替他姊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還只管讓劉老老。劉老老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使；又道：「這裏鷄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只忍不住，琥珀在後搥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正誇鷄蛋小巧，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便伸筷子要夾。那裏夾的起來？滿碗裏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筷子要親自去撿，早有地下的人撿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就沒了！」

「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筷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會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老

老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裏若有毒，這銀子下去就試出來了。』劉老老道：『這個菜裏有毒，我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氣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媽媽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

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閒話。這裏收拾殘桌，又放了一桌。劉老老看着李紈與鳳姐兒對坐着吃飯，歎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剛纔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老老別惱，我給你老賠個不是。』劉老老笑道：『姑娘說那裏話？咱們哄着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要心裏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爲什麼不倒茶給老老吃！』劉老老忙道：『剛纔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你和我們吃罷，省的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箸來。三人吃畢，劉老老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

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裏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在這裏等着，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裏平兒送去。』鳳姐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吃不了，餵你的貓。』婆子聽了，快揀了兩樣，拿盆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裏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裏一處吃，又找他做什麼？』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裏，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會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答應了。

鳳姐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開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着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煙雨圖」；左右掛着一副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煙霞閒骨格，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官窰的大盤，盤內盛着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着一個白玉比目盤，旁邊掛着小槌。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槌子來擊。丫鬚們忙攔住他，他又拿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着臥榻拔步牀，上懸着葱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來看，說：「這是螻蛄，這是蚱蜢。」劉老老忙打了一個巴掌，道：「下作黃子！沒乾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裏隔街倒近。」王夫人等忙回道：「街上的那裏聽的見？這是嗒們的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嗒們可又樂了。」鳳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面吩咐擺下條桌，鋪上紅氈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聽。回來嗒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闊，又聽的近。」衆人都說：「那裏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嗒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喜歡人來，生怕髒了屋子。」

。噲們別沒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裏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卻好；只有兩個主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噲們偏往他們屋裏鬧去！」說着，衆人都笑了。

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老老，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船。然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撐船。賈母在艙內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裏，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來！」鳳姐笑道：「怕什麼？老祖宗，你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晃，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去。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船，隨着跟來。其餘老媽媽衆丫頭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閒了一閒？天天逛，那裏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寶玉

道：『果然好句！以後階們別叫拔去了。』說着，已到了花溲的灘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興。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

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院，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杯而已；牀上只弔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賈母歎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裏沒帶了來。』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着鳳姐兒：『爲什麼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等都笑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道：『他在家裏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看着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裏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

姐們，也不要很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爲什麼不擺？若很愛素淨，少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閒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體己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來，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照屏，還有個墨煙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設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些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裏，還得慢慢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

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來。

一徑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裏鳳姐兒已帶着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着錦裯蓉簾；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着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都

是一椅一几。東邊劉老老；劉老老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櫺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盃自斟壺，一個十錦琺瑯杯。

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咱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個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是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咱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吃了二杯。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着，故聽了這話，都說：「很好。」鳳姐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站着的理。」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

，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鴛鴦未開口，劉老老便下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卻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丫頭子們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劉老老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老老方住了。

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去，至劉老老止。比如我說牌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語，比上一句，都要合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個『五合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了一張『六合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個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着喝采，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又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朵風前舞。」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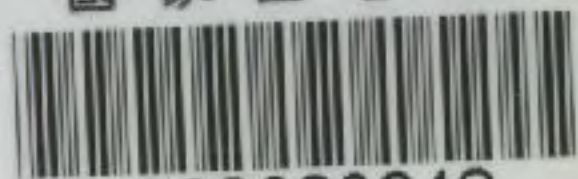
鴛鴦道：「右邊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嶽。」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副了。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聞花落地聽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鴛鴦道：「湊成一個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卻被鳥啣出。」說完，飲了一杯。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長三」。」寶釵道：「雙雙燕子語樑間。」鴛鴦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鴛鴦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鴛鴦道：「湊成鉄鎖練孤舟。」寶釵道：「處處風波處處愁。」說完，飲畢。鴛鴦又道：「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聽了，回頭看着他。黛玉只願怕罰，也不理論。鴛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鴛鴦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兔引朝儀。」鴛鴦道：「湊成籃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香桃芍

藥花。」說完，飲了一口。鴛鴦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笑道：「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飲了一口。

原是鳳姐和鴛鴦都要聽劉老老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鴛鴦代說了一個，下便該劉老老。劉老老道：「我們莊家閒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但不如此麼說的好聽，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鴛鴦道：「左邊「大四」是個人。」劉老老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莊家人罷？」衆人鬨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老老也笑道：「我們莊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姑娘姐姐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老老道：「大火燒了毛毛蟲。」衆人笑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鴛鴦笑道：「右邊「么四」真好看。」劉老老道：「一個蘿蔔一頭蒜。」衆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老老兩隻手比着，就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又大笑起來。

要知席間再有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國家圖書館



002323642